



杜惜冰著

第三集

中國抗戰史演義

東方書店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印

著作者 杜惜冰

出版及
發行者 東方書店

發行所 東方書店

上海北京西路一三四號

目次

第三十七回	大戰豫南中流訪砥柱	竄擾浙東日暮歎窮途	一
第三十八回	防套匯放棄黑市場	發偽鈔展開經濟戰	一四
第三十九回	爭權奪利李十羣登場	辣手狠心吳四寶造孽	二四
第四十回	月黑風高中行釀血案	林深苔密上高敗日軍	三六
第四十一回	孤軍營圍長遭毒手	中條山日寇患盲腸	五二
第四十二回	日美談判東亞兆風雨	羅邱會晤世界現曙光	六四
第四十三回	炫武力長沙再會戰	拚孤注東條初登場	七七
第四十四回	偷襲珍珠港行同盜賊	放棄夏威夷預兆敗亡	九〇
第四十五回	半夜驚砲聲滬市全陷	天堂變地獄香島沉淪	一〇九
第四十六回	白衣渡江長沙三會戰	助紂爲虐馬來陷日軍	一二六
第四十七回	席捲南洋倭寇忘形骸	漫游印度領袖竭蓋謀	一四二
第四十八回	魏銳特孤軍守非島	蔣委員長遣兵援緬甸	一五六

第四十九回	反攻太平洋倭奴喪膽	空襲東京區日寇亡魂	一七一
第五十回	威克島美軍長征	珊瑚海日艦遭殲	一八六
第五十一回	小試鋒鏘奏捷中途島	勢同弩末再興浙贛兵	一九八
第五十二回	徒勞無功望梅難止渴	棋差一着失敗定終身	二〇九

第三十七回

大戰豫南中流誇砥柱

竄擾浙東日暮歎窮途

却說華中一帶的戰局，自從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日軍在鄂中襄河東西兩岸戰鬥失敗後，我軍和日軍在正面相對峙的陣線，橫互豫鄂皖三省，自湖北宜昌以北的遠安起，經荊門、鍾祥北面，沿大洪山、南麓、桐柏山、東麓、明港、皖北、豫東而至河南蘭封，全長達四百公里。在我軍正面的日軍，約步兵七個半師團，獨立騎兵一個旅團，獨立戰車三個聯隊，獨立野戰重砲一個聯隊，共計步兵十五萬餘，騎兵約八千五百餘，砲五百五十餘門，戰車三百餘輛，裝甲車二百餘輛，並集中空軍於安陽、新鄉、淮陽、信陽各地，約一百餘架。日寇因為在桂南慘敗後，其他各戰場又都缺乏進展，便想在我豫南方面蠢動。從民國三十年一月上旬起，就由長江下游，向信陽附近輸送彈藥器材，並調集空軍於信陽附近，不斷向我後方偵察。一月十七日，華北空軍也向安陽基地集中，同時各地上部隊也祕密向豫南集中。到了一月下旬，集中在豫南方面的日軍，計有下列各部：（一）第三師團全部附第四師團第八聯隊，及水野戰車部隊，歸第三師團長豐島指揮，是為左翼兵團。（二）第十七師團（久一聯隊）附第十五師團第六十七聯隊及吉松楠瀨等戰車部隊，歸第十七師團長平林指揮，是為中央兵團。（三）第四十師團主力，歸該團長天谷指揮，是為右翼兵團。以上三個兵團，統歸團部和一郎指揮，由豫南北犯。此外，皖北、豫東方面，另有日軍騎兵第四旅團全部，附若干戰車聯隊為一路，由亳

州向渦陽進犯，又有第二十一師團的太田聯隊，由南宿州向西進犯，尙有第三十五師團的湯口聯隊，小林聯隊，附太田工兵聯隊，及騎砲兵戰車裝甲車各一部，分由開封、通許、朱仙鎮沿黃河以北，向鄭州北岸，並沿黃河汜濫區南下。以上各路，均爲策應他豫南方面軍隊的作戰。蔣委員長事先綜合諸般情報，判斷豫南方面的日軍，將集中主力，沿平漢路北進，以求打擊我軍的主力，同時皖北豫東的日軍，也將西犯以行策應，乃訓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叫他避免和日軍正面作戰，只以一部兵力在正面節節抗戰，牽制日軍主力，一部兵力抄向日軍後面截斷他的交通，主力則分由兩翼側擊而擊破他，這仍舊是打擊敵人「錐形突擊」最有效的側擊戰術。李宗仁將軍遵照了蔣委員長的指示，便積極布置，在平漢路正面，僅配置一師兵力於西北附近，主力則埋伏在預計日軍進犯路線的兩側縱長區分，充分保持着機動性，準備日軍向汝南、鄆城、舞陽分路北進時，向日軍的兩側及背後機動圍擊而擊破他的主力。一月二十三日早晨，鄂中襄河東西兩岸的日軍第三十九師團第十八混成旅團等部，先對我馮治安王纘緒兩集團軍進犯，企圖牽制該方面的我軍，以便利他的主力在豫南方面活動。到了二十五日早晨，豫南日軍開始分六路前進，計左翼三路向小林店、固城、查山攻擊，中央一路向明港攻擊，右翼二路向陡溝、槐河鎮強渡槐河攻擊。同時日空軍也協同地面作戰，對我各陣地猛烈轟炸，二十六日，日軍進至確山、邢店、高邑、泌陽之線，二十七日，更進至駐馬店、春水鎮之線。我軍的應付方略，是由在北方的湯集團軍的李軍主力，向上蔡附近機動，張軍

向象河關以南的日軍尾隨追擊，曹軍由唐河向泌陽前進，馮集團的黃軍則向南陽前進。二十九日，日軍左路在舞陽南方的接官廳、尙店、小史店附近，被我張軍攻擊，激戰甚烈。右路於上蔡、東南、汝南附近，被我李軍攻擊，展開激戰。中路日軍沿平漢路及平漢路西側北進，因我軍北撤而致撲空。這時日軍最右最左的兩縱隊，受我軍優勢兵力的打擊，傷亡甚重，尤以接官廳附近的戰鬥，日軍傷亡達三千餘。到了三十一日，日軍乃變更部署，以第十五師團的一部由遂平經上蔡左右迂迴，企圖與由汝南北進的日軍，對我李軍南北夾擊。第十七師團的主力，則由遂平、西平分兩路向舞陽方面左側迂迴，第三師團的主力，和第四師團的一部，也西向舞陽前進，企圖由北向南，夾擊接官廳、尙店、小史店。我張軍。但我軍於日軍合圍未成之先，李軍主力已向商水、鄆城間沙河以北地區轉移，張軍已向葉縣以北地區轉移，同時我豫西主力，劉曹黃各軍，分由泌陽、唐河附近向舞陽日軍側擊，而皖西我莫軍及游擊隊則向正陽北進，並於二十九日克復正陽。日軍因對我湯集團軍的主力，沒有在他所希望的地點形成優勢兵力，反而以劣勢兵力被我軍打擊，他的側背又感受我劉曹黃各軍的威脅，遂於二月二日夜間，開始南退。當這一路的日軍南退的時候，日軍左翼兵團第三師團主力，以一部安置在舞陽、保安、安，牽制我張軍，主力則於當晚由方城向南陽西竄。我張軍向當面的日軍猛攻，克復保安、安、舞陽後，就尾隨在日軍後面，向方城追擊。二月三日，我黃軍於南陽東側沿白河之線防禦，日軍分路由南陽北側大石橋鎮向南陽、鎮平間迂迴，遂於四日夜陷南陽，我黃軍乃轉移於南陽西

側澗河西岸防禦。這時我張軍的主力，已經進出於方城，向日軍後方攻擊，曹軍已向南陽南側前進。六日拂曉，黃軍復向日軍反攻，三路夾擊，遂克復南陽，日軍向唐河東竄。當日軍攻陷南陽時，我豫南民衆因戰火蔓延，紛紛逃難，流離的慘狀，宛似一幅鄭俠流民圖，使人目不忍睹。河南本是中原四戰之地，也是我們國內最不寧靜的一塊地方，過去差不多沒有一年沒有內戰，自從國難發生後，內戰雖然停止了，却又不斷發生了水災，旱災，弄得饑饉遍地，盜匪如毛，老弱填乎溝壑，少壯散乎四方，這時經日軍侵入，在兵荒馬亂，猛烈的砲火洗禮下，更加被蹂躪得不成模樣。一切橋樑都斷了，一切有軌無軌的路線都毀了，屋子變成了廢墟，樹木變得光禿禿的，麥田不見麥，麻園不見麻，桑枝掛着破碎的衣服，平地開了許多窪沼，喜鵲隨着烏鴉飛鳴，杜鵑鳥不敢來報春，農家的守門犬瘦骨稜稜的，朝着天空噓，每個窗門都關得密騰騰的，每一座堡寨都罩上了疏瑣的烟幕。這個戰場打掃乾淨了，那個戰場又怒吼起來；平原地帶靜寂了，山岳地帶又騷動起來，豫南的山岳和河流，竟成爲我軍天然的保障。當張軍由方城向南陽的日軍追擊時，是取着散兵式的，猛撲過來，像平地引起的沙風一樣。日軍陣地在南陽的西偏，砲火像無數流星似的向這面起落，時候已近黃昏，祇見一陣陣的烟雲在荒涼的麥田上漸次增多，漸次掩蓋起來；有些地方，發出猛烈的爆炸，土屑和石塊跟着掉落下來。到了黃昏時，砲火失却了鵲的，顯得很忙亂，這一支散兵在砲光照耀當中蛇行前進，有時一點光亮閃照在他們臉上，個個容貌都顯得非常寧靜，好像在決定着這一次的勝利。夜幕慢慢的覆蓋下來。

了，夜的黑暗幫助着我軍緩緩的向日軍陣地移近，日軍的砲火已由緩而衰，由衰而停止，代替的是密密的機關槍和步槍的呼叫。夜的黑暗使日軍的步槍也失去了鵠的，牠們的怒吼彷彿是向面前數百碼內的許多黑影做着恫嚇的姿勢，同時在無代價的消耗子彈。少頃，麥田上的反響又散佈開來，機關槍又繼續密密地響着，每顆子彈劃破了黯灰色的長空，發着尖銳的叫嘯。戰事一直延長到半夜，日軍的壕塹終於被我軍攻克了，等到我軍進據壕塹時，月亮已從偏東的地平線上升起，淡淡的光，照着這一羣黑影在塹壕當中移動，他們在清檢着日軍遺棄下來的東西，器械、衣着、鋼盔、包裹、食品和屍體。日軍的戰術是奇特的，我軍剛剛佔據壕塹，立腳還沒有定，他忽然又和猛獸一樣的反襲過來，地平線上又可見到一亮的閃光和潮汐一樣向這面推移過來的烟霧。剛剛縮回去的難民，又排山倒海似的跑轉來，老人、婦女和孩子們，圍着麥田和堡寨平房四周坐臥，疲憊而且飢餓，兵士們咆哮着，叫他們趕快往後方退，以免妨礙軍事，難民們齊聲哀叫着：「大爺！大爺！我們跑不動呀……肚裏又餓……我們都願意死在這地方……我們跑不動呀！」在一個小小的礮堡後面，有一家六個人蹲在那裏，老頭子和他的兒子媳婦，兩個姪孫，一個雇工，在啃饅饅，無情的槍砲聲在猛烈地響着，砲彈落在地上開花，地皮震動了一下，他們的臉上也就跟着起了一陣痙攣。這時有兩個將官騎着馬，來回的巡視陣地，他們用望遠鏡瞧瞧西邊，又瞧瞧東邊，馬慢吞吞的從礮堡後面經過，老頭子忽的一下跳起來，扔掉了手裏的饅饅，在後面追着喊道：「將軍！將軍，我有一個計劃！我有一

個計劃！兩個將官都拉住了馬，回過頭來，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那老頭子的全身，前面的將官是短鬚髯的，後面的將官是紅臉的，那紅臉的將官道：「你說，你有什麼計劃？」老頭子在馬旁立得很端正的，略帶一些喘息的道：「咱們都是中國人，不用說，有話，有意見，全是爲着一點報効心思。鄧食其邀漢高祖於道左，鄧禹追光武帝於中途，那不用說，都是爲的一片赤誠——」前面那位短鬚髯的將官聽到這裏，有些不耐煩了，連忙攔住了他的話頭道：「着着老……老……這不是那一套兒，你別作文章，咱們沒有工夫。」那紅臉將官却耐心地問老頭子道：「你不是說有什麼計劃嗎？」老頭子點頭道：「是將軍，你聽我慢慢的說。」短鬚髯將官道：「你可快一點兒，軍情緊急，我們不能太多耽擱。」老頭子道：「咱們這地點，東有源潭鎮，西有清化鎮，將軍的大隊人馬可要駐紮在那個地點，孫子兵法說得好……」紅臉的將官點頭道：「咱們的部下正是在那一帶地方把守。」老頭子道：「從前南北朝，蒯道恩不過一名馬士，尚且捨下馬，表明自己的志向，咱們通謀略的人，是更不用說啦，將軍，若依拙見，何不由將軍發令，另外派兩個支隊，一支隊從源潭鎮再東二十多里出發，一支隊從清化鎮偏東十多里出發，包抄他們的陣地，他們的陣地不保，咱們不就可以反守爲攻了？」

一紅臉的將官點頭說：「做過了，做過了，咱們收復方城，就用的這方法。這個方法很普通，就因爲太普通，日軍如果碰到這種場合，就有許多解救的套數。他們的哨兵派得多，站得遠，情報又很快，很正確。所以如果要想包抄他們，必須用重兵，單是派遣一兩個支隊，是沒有用處的，反而有被他們消

滅的危險。有一次我們包抄他們，反而中了他們的伏兵，損折不知多少人。」老頭子說：「倘若這樣不成，咱又想到那個以伏誘敵的戰略啦。倘若咱們把大部隊伍調開壕塹，在後面一帶山頭把守，他們衝進來，咱們從兩旁給他一個猛襲不行嗎？」紅臉將官說：「不行！不行！老先生，你這方法不好，要知道我們現在是在平地上戰爭，雖說這一帶有山有樹，利於把守，可是這種山這麼小，這麼低，祇可以阻擋一下他們的鐵甲車，小坦克車，旁的沒有用。照你的意思，撤下這些小山把守，退後賺他們進來，再用伏兵從旁反襲，老先生，兄弟固然佩服你知道這些古人的用兵方法，可是現在的戰具不同了，那些方法拿來應用多半失效。他們佔了我們的山頭，你說再怎麼辦呢？用鐵甲車、小坦克車拚命的向前搜索，橫衝直撞，東奔西跑，你的伏兵中什麼用，你的伏兵祇可以打他們的步隊，不能夠打他們的鐵甲車、坦克車。等他們這樣的搜索完了，我們的伏兵已經是潰不成軍，他們的步隊再開過來，你瞧，怎麼辦？你的古法有什麼用？」老頭子的頭不覺低下去了，過了一會，才吞吞吐吐的說：「咱們的伏兵當中，自然也有大砲，咱們可以先用砲隊打他們的鐵甲車。」短鬚髯的將官聽到這裏，已經忍耐不住了，連忙搖手道：「算了！算了！你下去，等會兒你們預備往後方跑好了。你固然有智謀，可惜遲生了一百年！」說罷，的得兩聲，兩條鞭同時着在馬腹上，兩個將官絕塵的飛馳而去，他們在馬上還談着方才那老頭子叩馬獻計的事，紅臉將官道：「了不得！我們這次戰爭，真是全民族的戰爭，連草野小民，也不甘藏拙，要挺身而出，貢獻蕝蕝了。他建議的計劃也未可厚非，兩翼包抄和側擊，正是

我們最高統帥所手定的抗日戰術，可惜那老頭子只見其偏而不見其全，他不知道我們這一支軍隊在全盤戰局中只負擔着一部分的任務，必須協同其他友軍動作，纔能克奏全功，現在他要我們負擔起全盤戰局的任務來，那如何能夠成功？因此他所貢獻的計劃，也就變成笑話，一無足取了。」短鬚髯將官道：「像他生長在一隅的人，如何能夠識得全局？這正所謂井蛙不足以語於天之大，他倘若知道我們最高統帥對全盤戰局早已智珠在握，有了統盤的計劃和支配，並且知道這統盤計劃是如何的偉大，那他一定自願藏拙，默爾而息，不敢再出來貢獻什麼計劃了。」短鬚髯將官的話說得不錯，我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對於豫南戰局早已有統盤的計劃和支配，而且由於他的料敵如神，所以早已掌握着全局的勝算。果然不出兩天，我張黃曹三軍便協同克復了南陽。當日軍第三師團主力竄抵南陽時，他的中央兵團第十七師團主力及第十五師團第四師團各一部，也由舞陽經象河關向泌陽、唐河南竄，企圖與由南陽東竄的日軍會合，夾擊我劉曹陳各軍。當他竄到象河關附近時，被我劉軍猛烈截擊，日軍傷亡慘重，遺棄軍用品很多。及至竄到泌陽附近，又被我陳軍迎頭痛擊，日軍傷亡甚重。至二月七日夜，日軍被我四面圍擊，乃以一部沿唐泌大道，主力沿桐柏信陽大道向信陽附近退却。我李軍向泌陽東南追擊，黃曹兩軍各一部，及張陳兩軍，向信陽附近追擊，日軍狼狽潰竄，幾不成軍。先是皖北豫東的日軍，為策應豫南方面的會戰，與一月二十五日豫南日軍進犯同時，分路西犯，一路為二十一師團的太田聯隊，由南宿州向西進犯，另一路為騎兵第四旅團，附

平戰車聯隊，由亳州分三路向渦陽、汴河集、雙橋西犯，與我騎兵何軍的馬師在十字河、倪邱集附近展開激戰，另一路爲第三十五師團的湯口聯隊，由通許、朱仙鎮向黃河、汜濫區進犯，與我賀師激戰；另一路爲小林聯隊，則沿黃河、鄭州北岸西犯。這時安陽附近的日空軍也不斷出動，向周家口、鄭州、郟城、葉縣、襄城、舞陽、洛陽各城市及我第一線轟炸。一月二十九日，日軍進至三塔集附近，被我李軍攻擊，傷亡甚重，淮陽附近的日軍爲策應起見，乃向我軍左側威脅，我何李二軍遂退守阜陽、太和、界首之線。未幾，日軍以砲兵戰車向太和、界首進攻，兩地遂於二月五日相繼失陷。六日晨，我何李二軍向日軍反攻，克復太和、界首，日軍向東北退却，我軍與日軍遂回復原來對峙的局面。總計這次會戰，自一月二十五日起，至二月十日止，前後十七天，完全擊敗來攻的日軍，日軍傷亡約九千餘，由南陽退却時，焚燬汽車三百餘輛，軍用品被我軍鹵獲無算，我軍雖然也頗有傷亡，但却比日軍爲小。這因爲世界風雲緊急，戰區越來越擴大，雖說一邊是正義勢力，一邊是侵略陣線，正義終有一天會戰勝暴力，但是似這般兵連禍結，究不知要到何年何月爲止，有心人惘然憂之，上海方面有人扶卮叩問時局，那卮仙倒也很妙，他判了八句四言韻文，每一句都是用的成語，並且用藏頭露尾體，把每一個國家的命運都用一句成語來加以概括，道是：「德威兼施，法不能守，英雄氣短，美不勝收，日暮途窮，中流砥柱，義無反顧，后來其蘇。」這裏第一、二、三、四、七、八等句，分明道着德、法、英、美、蘇各國，因爲不在本文範圍以內，所以這裏略而不論，單說他的第五、六兩句，道的是日本和中國，他批評日本爲

「日暮途窮」而讚揚中國爲「中流砥柱」，真是十分恰當。日本這時在中國屢戰屢敗，軍事上毫無進展，政治陰謀完全失敗，國內充滿了反戰厭戰的聲浪，國際間一無出路，的確可說已經到了「日暮途窮」的絕境。至於中國，確實不愧爲「中流砥柱」。本來日德義三國，號稱軸心國，訂有反共公約，都屬於侵略陣線，不過因爲地理關係，日本在東亞，德義在西歐。這三個軸心國家無法聯結起來，而所以不能聯結，又因爲有中國在作着「中流砥柱」，阻止日本侵略勢力前進，要是沒有中國砥柱中流的話，那麼日本西進，德義東下，軸心國家得以攜起手來，這一片侵略怒潮瀾漫世界，將要把整個世界弄成什麼局面，真使人不堪設想了。閒話休提，且說那「日暮途窮」的日本，在豫南又吃了一次敗仗，一時失去了進攻目標，便像流寇一樣的在浙閩沿海一帶竄擾起來。浙東方面，日軍自從佔領杭州、嘉興、平湖以後，他的前線，西邊僅進展到富陽、餘杭、武康、吳興一帶，南邊則未越錢塘江一步，大有隔江而守不復向西向南前進的模樣。我國以東南戰區，在整個戰局上，已處於次要的地位，所以把駐紮浙省的國軍，紛紛他調，留存浙江境內的少數部隊，僅夠担任前哨的防務，兵力非常單薄。日軍探悉後，就於二十九年一月，乘着漫天大雪，我軍警戒疏忽的時候，偷渡錢塘江南岸，佔領蕭山附近的橋頭堡陣地，並繼續前進，停止於臨浦、義橋之線，作爲他日後進展的基點。這一節事情，並不是作者筆下疏忽，沒有敘到，實在因爲一來國內戰區廣大，不能完全照着時序寫，只好按着事件的性質，可詳則詳，可略則略；二來做小說究竟非寫正史可比，倘若一定要記賬式的記

述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發生戰事，那就令人索然寡味了。却說杭州淪陷以後，浙東商業重心，就轉移到了寧波，寧波市面，每天一到傍晚，就呈現異常熱鬧的情況。爲什麼要到傍晚時候才熱鬧起來呢？這因爲日間要防日機轟炸的緣故。寧波人的心理，非常奇妙，起初他們以爲寧波是「阿德哥」虞洽卿的本鄉，「阿德哥」在上海灘上大有面子，日本人總得賣點面子，誰知接二連三的大轟炸，才明白日本人並不知「面子」爲何物，同時也就提高了他們的警覺性，訓練了他們一種躲避劫難的逃難藝術，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不問是白晝或深宵，只要一聲警報，男女老小，就會以非常機警的動作空巷而逃，霎時間逃得無影無蹤，那動作真是迅速無比。例如有一家豆腐店老闆，他的財產就是兩扇豆腐，一聲警報，他肩膊一聳，就挑上兩扇豆腐，飛奔而去，日機雖來，也無奈他何。這些無拳無勇的戰士，每一家都準備着小船，這小船竟可和日軍的汽艇爭一日的短長，久而久之，浙東一帶的民衆，就訓練成一種「目中無敵」的心理。這種心理上的轉變，對於敵人顯然也是很不利，他所慣用的恫嚇我民衆的神經戰術到此也失去效用了。這時「華中日軍總司令」已經改換了畑俊六，他到中國來後的第一步動作就是進擾浙東，日軍進擾浙東的用意，與其說是對我國作戰，毋寧說是對第三國尤其是對英美作戰，所以經濟的意義更重於軍事。四月十三日，日會畑俊六率領海軍陸戰隊在浙東沿海一帶登陸，先攻佔紹興，接着復沿浙贛鐵路西進陷諸暨，他的先頭部隊進達義烏縣的蘇溪鎮，不久就被我軍擊退，但紹興却從此淪陷了。日軍於佔領紹興後，復進軍竄擾寧波。

率化、慈谿、餘姚、上虞等縣，相繼淪陷，我軍乃退至四明山脈，會稽山脈一帶，與日軍對峙。餘姚在滬杭甬鐵路線上，距車站約里許的某山頂，有古蹟陽明洞一處，該洞相傳是明代大儒王陽明先生講學的地方，洞內供有陽明先生巨像一尊，而神龕的上端，有紅色巨匾一方，上書「禮義廉恥」四字，則是蔣委員長所手書，據說這匾額還是民國二十年蔣委員長巡視該地時寫了懸掛的，已經有多年歷史了。當餘姚淪陷之初，陽明洞的看守人，以爲此項匾額極富「危險色彩」，倘若被日軍上山看見，必將招致禍水，所以便星夜趕製黑布袋一口，將匾額全部遮住，以防不測。果然，隔了不久，日會烟俊六知道餘姚有這個古蹟，竟帶領大批隨員前來觀光，因爲王陽明先生在歷史上是很有聲譽的。烟俊六走進陽明洞，就四處仔細觀察，當他看到神龕前那塊被黑布遮住的巨匾時，便命隨從把布挑去審視，這時那守洞人在旁邊惴惴不安，一顆心在腔子裏不住卜通卜通的跳，惟恐烟俊六見了匾額旁邊「蔣介石書」四個醒目大字，要罪及自己。不料烟俊六對那匾額看了一遍，忽然冷不防的對守洞人說：「王陽明先生是我們日本人最崇拜的中國人，蔣先生也是大人物。」說完話，便命隨從把帶來的香燭在龕中點燃起來，接着，竟雙膝跪地，在拜墊上撲撲撲的接連磕了三個響頭。殺人不怕血腥氣的猛獸，登時竟溫馴若羔羊一樣，在一旁觀看的鄉民，莫不目瞪口呆，暗地稱奇不置。這到底是日會實服我民心的舉動，還是他衷誠崇拜我最高領袖的偉大人格，我們雖不得而知，但自古以來，邪不勝正，蔣委員長秉天地正氣，爲我國近代一偉大人物，他的聲威所至，自足以

使日寇氣懾，從這上面也可看出中日戰爭的勝敗之數，已經不待著龜了。這時，另有一部日軍，在海門登陸，陷黃巖、臨海，我守備指揮官蔣志英陣亡殉國。同時，在溫州方面，先有一架日機在市空低飛，向海關商輪等處投下五顆橡皮丸，內中附有日海軍第五艦隊司令署名限第三國商輪及僑民在第二天正午以前退出甌江的通告。當晚，溫州全市發生了一些騷動，外輪於第二天早晨就全部開出，預定到埠的四艘外輪，也逗遛甌江口外，不敢內駛。市中重要機關除軍事機關外，也作疏散撤退準備，海關人員更是迫不及待的連夜帶着眷屬擁上外輪向香港、上海投奔，因為戒嚴司令部禁止公務人員出口，因此還串演了一齣「攔江截斗」的好戲。四月二十日，日軍登陸溫州，第二天，復由閩江口登岸陷福州。但他對我浙閩沿海本是竄擾性質，所以除了沿滬杭甬線及浙贛線的幾個重要城市外，不久便都自動的退去了。

第三十八回 防套滙放棄黑市場 發偽鈔展開經濟戰

却說日本軍閥知道軍事的進攻絕對不能降服中國，政治的陰謀也毫無用處，因此他不得不配合着經濟的陰謀，發展着經濟的進攻。日寇很明白，經濟的進攻比起軍事的進攻來更為有效，更不費力。日寇所佈置的經濟戰，以摧毀我國法幣的外匯價格為預定目標之一，他所用的狠毒工具，如有計劃的傾銷仇貨及走私，劫奪我國的資源，以及多量的使用軍用票，利用偽組織濫發毫無準備金的「華興」偽紙幣等，都是很毒辣的。首先，他有計劃的組織漢奸，通過走私的方式，把仇貨大量的向內地傾銷，浙閩粵沿海一帶接近戰區的地方不必說了，就是大後方的重慶、貴陽、昆明、衡陽、桂林、韶關等地，也無不仇貨充斥，這對於我國正在猛進中的新興工業無疑地是個很大的打擊。另一方面，他更利用走私的方式，源源的劫奪我國大後方的物資，我們的錫、桐油、糧食，都源源不絕的被漢奸和奸商偷運資敵，日寇把仇貨大量傾銷，換取我法幣，便到上海黑市場上來套購外匯，同時更把他劫奪來的物資也在上海黑市場結匯，運銷歐美各國，這正是他「以華制華」手段最毒辣精彩的一幕。本來，在上海淪陷以後，我國政府就應毅然決然的和上海經濟絕緣，但一來因為上海是個國際性的都市，我軍雖然撤退，英美勢力却依舊存在，為了顧慮第三國商人的利益，所以暫時沒有考慮到放棄上海黑市場的舉動；二來因為上海租界內還有我數百萬市民，他們依舊

流通使用着法幣，日寇雖然濫發偽幣，推行軍用票，却爲我上海忠貞市民所一致拒用，政府爲維繫淪陷區的人心起見，自不得不穩定法幣的外匯率，以免人民對法幣的信仰發生動搖，並使人民的財產遭受直接損失，所以從上海淪陷後一年半之間，政府對上海的外匯黑市始終沒有什麼特殊的舉措，上海市民遂得享一年半生活指數低降之福。可是凡事有利必有弊，過分顧全了第三國商人和淪陷區民衆的利益，便不免要使政府自身蒙受日寇經濟攻擊的大害。僅以民國二十七年一年而論，日寇所傾銷入我國內地的仇貨，總值便達法幣七千萬元，依黑市匯率可套換二百萬鎊上下，這真是一個巨大的漏卮，我國爲要博取抗戰勝利，自不容這經濟漏卮永遠存在，語云：「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所以便從二十八年五月起，正式宣告放棄上海外匯黑市場。我國對英匯率官價爲法幣一元折合一先令二便士半，上海的外匯黑市約爲八便士半，最低曾落至五便士半，我政府放棄上海黑市場後，一度瀉至二便士七，這對於第三國商人顯然是很不利的，匯率漲落不定，已可阻礙外貨的輸入，物價猛漲，購買力薄弱，更可使外貨的銷路呆滯不靈，第三國財富隨法幣匯率的低落而無形貶值，第三國貨物又以物價比價值增高而銷場停滯，這都是間接受了日寇經濟攻勢的害。但在日寇方面，也未嘗佔着什麼便宜，他一面要摧毀我法幣信用，一面又要用我法幣去套取外匯，像這樣的雙管齊下，正等於自扳磚頭自壓脚。所以抑平物價和維持法幣匯率，不但成爲第三國政府和商人考慮的問題，也成爲日本軍閥與財閥衝突的主因之一，我們中國倒彷彿成爲置身局外

的第三者似的，不十分去焦慮。至於日寇摧毀我法幣信用的陰謀，更差不多完全歸於失敗。我政府的放棄上海黑市場，雖不免使法幣匯率低落，連帶的使法幣價值也發生變化，但我民衆擁護法幣的心理却始終不變，這就無形中形成一種巨大的力量。日本經濟學家木村增太郎曾從財政上分析中國的抗戰力說：「日本一部分說客，多極度輕視中國法幣的基礎，每說法幣不出半年即行崩壞。然而這種謬誤的判斷，在今日正被相反的事實矯正着。中國的國民生活，依賴國際貿易的程度本來極低，尤其是事變以來，中國民衆就實行了極度的自給自足經濟，所以即使外匯準備金完全涸竭了，或者即使英國完全不給予助力，或甚至法幣的對外價值崩潰到對外購買力等於零，也不見得就能給中國的國民生活以直接的致命打擊，尤其是民衆對法幣的信賴程度極高，所以法幣的對外價值即使崩潰了，也不能斷定牠的對內價值跟着立刻就崩壞……由此看來，中國雖增發紙幣，也並無通貨膨脹的徵候，因之國內戰費的籌措自不成問題，牠這種有着潛力的金融通貨政策，將來必定是愈來愈強化的。」這觀察，大體上極為正確，法幣在中國民間的潛力確實不容輕視，這裏且以淪陷區裏的民衆為例，在完全受游擊部隊控制的偏僻的鄉下，差不多都盛行物物交換制度，沒有什麼大買賣，就是法幣自然行得通。靠近城市的鄉村，日軍用刺刀來推行軍用票，民衆處於威壓之下，雖然不敢作聲，可是他們拿到了軍用票，馬上就把這軍用票到城裏去購買日貨，那些日本商人又怎敢不用？這樣一來，軍用票都用到他們自己小商人的頭上去了，民衆手裏有得留

存的還是留一些法幣，法幣在鄉下人眼裏差不多正等於白銀一樣。至於城市裏的交易，日幣、偽幣、軍用票都有，可是城市裏的民衆也是聰明的，偽幣、軍用票過手不留，千方百計的換成日幣，有機會就把日幣換成法幣，有錢的人還是收藏法幣，總而言之，還是法幣最「吃香」。從上面所說的這種情況看來，日寇想利用毫無準備的不值錢的偽幣，儘量的推行，來打擊我們的法幣信用，不用說是徒勞無功的了，他在華北發行的「聯合準備銀行」偽幣，到民國三十年六月底止，數達七億元之多，而在南方發行的「華興商業銀行」偽幣，到偽「維新政府」解體時止，最高發行額也達一千萬元之多。用這樣許多不值錢的偽幣來搜括我物資，貽害我民衆不算，還要利用汪逆所組織的「偽政府」設立偽「中央儲備銀行」，無限制的發行偽幣，想把我們的民衆膏血，完全供他作侵略的犧牲，用心的毒辣陰險，真使人爲之髮指。偽「中央儲備銀行」成立於民國三十年一月六日，後來在日偽積極佈置之下，上海分行也緊接着於一月二十日舉行開幕禮。當時京滬兩地市民，對這兩所所謂「唯一國家銀行」莫不投以驚訝和輕視的眼光，明知這就是淪陷區中最新設立的吸血大本營，所以經過南京新街口或上海外灘這兩處中央銀行舊址的人們，一看到門口「偽警」佈崗那一種戒備森嚴的景象時，腦海裏總會下意識地浮現出兩隻吸血魔鬼張牙舞爪迎面撲來的恐怖幻影。「中儲上海分行」開幕的第二天，在上海出版的正言報記者，便用正義的筆觸，替他描下了一幅醜惡的速寫道：「昨天我們看到了一件趣事，首先演出的是各馬路電車公共汽車上

歪歪斜斜貼滿了許多傳單，寫着自拉自唱的祝賀字句，同時更有許多授命之徒，在各處散發同樣的傳單，紙蝶紛飛，所費一定很鉅，可是所得到的結果却完全相反，在曾經散發傳單過的馬路上，記者看見無數整張的傳單被扯得粉碎，給路人踐踏着，張貼在汽車、電車上的，也在一剎那間被撕得體無完膚，僅留漿糊痕跡，還沒有撕去的，路人們雖也略一注目，可是當他們看完了上面的字句，所得的只有惡劣的印象。爲了一看「開幕」的「盛況」，記者又急急的趕到二馬路外灘現在被強佔爲「中儲上海分行」的中央銀行原址，在大廈的外面，三四十個巡捕，其中大多是日籍的，緊張的情形使人不寒而慄，記者在對面立了一刻鐘，竟沒有發現一個人走進去，可是爲了獲知情形，記者終於在路人的注目下，老着臉皮跨進裏面。入口處是一張桌子，「新貴」們在紅簿上簽了名字，交驗了「入場證」，在虎視眈眈的「警察」環伺下步上二樓，上面就是所謂「營業部」，長長的櫃檯，玻璃招牌分隔成十幾個部份，裏面人頭簇簇，看來有二三百人，倒相當「偉大」，多低頭寫字，一似工作忙碌，可是當記者走近一看，何來工作，不過是塗塗字紙而已！尷尬的情形，由他們無聊但又迫不得已的臉色一望可知的，記者在那裏站了近兩小時，只看見兩三個「新貴」走到「儲蓄部」故意開戶存款，聊作點綴，過後便寂然無聲，數百個「行員」露着無公可辦的苦笑。在樓下兌換「寧鈔」的地方，也同樣充滿着無聊的氣息，行員們面面相覷的靜坐着，一無作爲。記者在那裏也作着長時間的觀察，發見兩個少年去兌換些五角一角等「寧鈔」，當然他們的目的祇在玩

要而已。記者看見他們兌得的「寧鈔」，除了紙張粗劣和紙面上多「儲備」兩個字外，與法幣毫無二致，顯然有混蒙推銷的企圖。當記者正欲走出時，忽有兩個日僞份子拖了兩個行員立在櫃外，囑他們手持「寧鈔」，故作外界前來兌換的情形，並且叫他們面作笑容，在鎊光燈的一閃下拍入鏡頭。在歸途中，記者不自禁的竊笑着，在今天的日僞報紙上，一定又有「人山人海，擁擠不堪，足證深得人民信仰」的煌煌記事了。僞行是成立了。上海民衆對他的態度如何，這問題是足以決定僞行一部份的命運的。因此記者又訪問四川路一帶的錢兌莊和中外銀行，他們多一致的聲稱拒兌「寧鈔」，並且對記者講述「寧鈔」既無準備，且亦毫無用處，與廢紙無異，淪陷區中火車輪船等公用事業，仍以「軍用票」爲限，上海海關和「統稅局」等，雖曾強迫限用「寧鈔」，「納稅」，但日方所獲關稅統稅，仍須兌成法幣後始有用處，由此可見「寧鈔」的價值如何，他們又指出由於「寧鈔」的發行，物價會更見漲上，民衆的痛苦自然愈益增加了。以上便是僞「中儲上海分行」開幕當天的情形，由此可以看出我民衆對僞行成立的冷淡，和對僞幣經濟壁壘的森嚴。事實上，僞幣不但在京滬市場上到處遭受商民們的白眼，就是大部份的日人，對於這日僞雙方自認爲拿手傑作的僞幣，也都表示着不信任的態度，二月十日的「東洋經濟新報」上，有一段一針見血的言論，足可作爲日人對僞幣表示不信任態度的自白，那言論道：「南京新銀行所發行的紙幣，能有流通力嗎？究有多大流通力呢？要使其具有堅強的流通力，應該用什麼方法呢？這是人人所欲知

的問題。我們要解答上項的問題，必須從下面兩個問題考察：（一）如何收回舊法幣；（二）如何調整與軍用票的關係。就第一個問題來說，南京組織所定的辦法，雖是將「新幣」與法幣等價流通，逐漸收回法幣，但是這一辦法能否行得通，問題是在民衆究竟信用「新幣」還是法幣。關於這一問題，上海金融商業周報曾有論及，說是將「新幣」與法幣同時任人民使用，則人民將毫不猶豫的選用後者。如果南京組織想強迫使用「新幣」，則人民到手之後，立刻就換成法幣，這樣「新幣」對法幣跌價，發生暗市交易，是無可避免的。要使人民厭惡慣用的通貨，歡迎新發行的通貨，則必須使舊通貨價值如往昔「奉票」一樣的崩落。新通貨可以使人民安心使用。但目前的情形並不如此，法幣在「八一三」後對外匯值雖顯見低落，然猶未至如「奉票」一樣的地步，至少可以這樣說，「新幣」的內容與基礎是大家不知道的，而法幣却可以在中國任何地方購買物資，同時可以自由的購買外匯。更進一步來說，法幣是有英美巨大的資力在維持其價值的，但「新幣」是沒有這個條件。就第二個問題，如何調整新幣與軍用票關係的問題，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日本軍隊尙須大隊的駐紮在中國以前，巨額的軍費要由當地「淪陷區」來負責，是當然的事。如果此項巨額費用「新幣」來支付，則軍用票自無發行的必要，而「新幣」也許在短期之內，就能在淪陷區大量的流通。據估計目前在淪陷區內流通着的軍票總額，大約爲一萬萬二千五百萬元左右。南京組織要能收回軍用票，「新幣」才有發展希望，否則，我們認爲「新幣」的前途是困難重重。

的。如果要以「新幣」來收回軍用票，則結果「新幣」的發行，難免超過市場上實際的需要，發生通貨膨脹的現象，日本軍隊所需要的資金，就是用日圓來抵用，向「儲備銀行」開立存款的戶頭，事實上「儲備銀行」也恐不會表示歡迎，這樣說來，結果自然還是允許軍票照常流通了。如果軍用票並不收回，仍照常流通，則日本方面為要維持軍用票的價值，多少要有強制使用的必要。近來軍用票對法幣的漲價，要不外乎人工的使用，軍票多有使用機會的結果。在目前，華中與華南被佔領區內，軍用票差不多已成了法定的通貨。要是把現在的軍用票政策放鬆起來，如火車票、公共汽車票等，均可不必以軍票購買，則軍用票的價值就無法維持今日的水準，是不待言的。」就實際情形說：偽幣除在日本軍隊佔領地帶有流通可能外，是沒有流通餘地的。然而日本軍隊所佔領的地域，不過侷促於點線的一隅，在這狹窄的地域內，偽幣與軍用票能否相安無事的同時相容，在這裏却隱伏着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就因為偽幣推行的困難，日偽方面就只好用威迫利誘的手段強行使用。當偽「中儲上海分行」正式成立以前，偽「分行長」錢大櫨便由京抵滬，同時帶來大批行員，以壯觀瞻。滿以為偽幣既經日方規定商人繳納海關稅款時須以偽幣為本位，那麼今後流通市面的範圍，自亦不難作同樣擴展的，不料第一步就打破了穩瓶，我方經濟壁壘森嚴，上海銀行錢業公會一致決議，堅決拒絕與偽「中儲行」來往及收受偽幣，全市大小商店對偽幣也一致拒絕使用，錢大櫨沒有辦法，只好施用威嚇手段，強迫使用偽幣，於是便派遣大批流氓之類的特種人物

持偽幣分頭前往各大公司商店購物，如有拒絕收受的，立即拔槍出示，低聲恐嚇。這樣一來，果然有大部份小規模的商店因經不起他們的恐嚇，祇能忍氣吞聲，勉強收受了事，商民們對於偽行爲了強使偽幣而不惜出之以卑劣的恐嚇手段，莫不怨聲載道，敢怒而不敢言。錢大槐也知道單是用威嚇手段，要使人民對偽幣心悅誠服的樂於使用，是毫無希望的，而且威嚇手段也可一而不可再，於是便改威嚇的手段爲利誘，把偽幣與法幣的比率，定爲一與二之比，即每一元法幣，可以購買偽「中儲券」二元，雖然貶值求售，可是市民一看到那時剛發行的偽「中儲券」的斑斕面目，往往不勝驚奇，深訝這種像冥鈔一樣的偽幣，如何竟可以作爲「國家的本位通貨」？所以當時一般人的心目中，對偽幣的印象，可說惡劣已極，有些人甚至把牠看成冥鈔，當做最新鮮的笑談資料。只有一部份經營出口業的商人，因爲格於偽「海關監督」或偽「稅務署」的規定，凡繳納稅款，必須以偽「中儲券」繳付，否則便是「違反」，因此不得不到偽行去把法幣換成偽幣繳納。這樣的佈置，其實也是「偽府」的一種利誘政策，企圖誘使商人自動的行使偽幣，大量吸收法幣。因爲當時市面上偽幣與法幣的比率是一與二之比，無形中顯示偽幣的幣值，祇抵得上法幣的一半，商人們如果需要的話，可以直接到偽行兌換，按照一與二的比率大量拋售。因此有許多商人向偽方稅收機關繳納稅款時，都樂得趁此撈點油水，但也僅以進出口或棉紗、土酒、香烟等須完納「統稅」的商人爲限。這便是「偽府」看破商人的弱點，使用利誘政策，企圖流通偽幣的一幕醜劇。但用這樣

的方法推行偽鈔，也沒有發生多大效果，因為這祇是給一部分人在特殊需要情形之下造成這樣特殊的局面，每天都有錢莊掛牌，視供求的多寡而定行情的高下，而商人們則換來後就隨手繳納，對市場上的法幣通貨，簡直完全不發生影響。日僞看了這種情形，又不得不自認這一計劃失敗，遂又改利誘為威迫，由僞「財政部」下令，強迫上海租界內各大銀行錢莊必須收受偽幣，不許歧視，暗中並由特工機關分發匿名恐嚇信，說如有歧視等情，即用最嚴厲的手段對付。可是當時租界內的我各國家銀行行員也不肯屈服附逆，仍舊堅決拒絕與僞行來往及收受偽幣，於是僞方特工人員遂實行以各銀行為表演恐怖事件的最大目標，一時造成了上海金融界空前未有的大混亂局面。

第三十九回 爭權奪利李士羣登場 辣手狠心吳四寶造孽

提到偽方的特工人物，便不免要使人聯想起丁逆默，凡是讀過本書第二集的人，對於丁逆殺人綁票，包庇烟賭等種種罪行，大概還都能記憶得起。可是自從汪逆登台組織偽府以後，丁逆却漸漸的失勢了。前面曾經說過，丁逆是站在青幫秘密會社首腦的立場去爲日寇效勞的，一向和偽「維新政府」淵源不深，所以一到汪逆來滬以後，便給汪逆手下的直系心腹人物所看不起，到了「偽府」正式開幕以後，汪派黨羽日形充斥，以毫無黨派色彩的丁逆，這時給他們排擠是免不了的事。因此當漢奸組織的特務機關殺人魔窟極司斐而路「七十六號」成立的時候，這一所殺人魔窟的主人翁，已不是丁逆，而換上了李逆士羣。丁逆所以倒台的原因，綜合起來說，不外乎因爲第一，他只是憑着他個人超然的地位，和汪派黨羽時起齟齬，以致失道寡助。第二，他在汪逆登台以前所執行的工作，有大部份果然是「爲公」，但其餘却是「爲私」，而且不脫殺人越貨的強盜行徑，在汪派黨羽的心目中，失去了本質上的政治意味，便對他過去的「工作」表示懷疑。同時，在這一時期裏，上海租界警務當局對於丁逆和他手下的小嘍囉們殺人越貨的行爲，非常的憤恨，始終採取強硬的對立態度，有一時期，雙方形勢十分緊張，幾乎在滬西歹土邊境爲了職權問題大起衝突。這時汪逆剛到上海，正匿伏在滬西進行他的投降陰謀，覺得丁逆這種舉動，未免有些越軌，足

以影響到「偽府」組織的前途，於是遂不得不把丁逆排除，漸漸削弱他的實權，以期緩和與租界當局的緊張局面，結果第二任的殺人魔王李逆士羣便乘時崛起，接收了「七十六號」的大權，包辦起一切殺人勾當來了。李逆本來是丁逆手下的一員健將，汪系人物來滬之初，恐怕丁逆的勢力太膨脹，所以便採用了釜底抽薪的分化方法，不斷擢升丁逆手下的主要得力幹部人員，結果李逆首先被分化，率領大批得力幹部脫離了丁逆，於是丁逆便成了外強中乾的光桿，勢力一落千丈，許久爬不起來，而李逆却相反地從此大紅特紅起來了。李逆走馬上任之初，本來被委任為「調查統計部長」，後來滬西這塊歹士的地盤日見穩固，便又擴大機構，任為「政治警務署長」，從這兩個不同職位的遷調，便可以看出李逆的「功績」是和他的罪惡相等的，也可以說明李逆是憑藉着特殊勢力的機會而造成了他歹士上的「英雄」地位。關於李逆的種種罪行，一時也說不盡許多，總之，他在淪陷區一般人的心目中，已被公認為代偽方製造一切恐怖罪惡事件的能手，提起「李逆」這三個字來，很容易使人把他和德國的「蓋世太保」首領希姆萊的名字聯想在一起，同時也很容易使人感到這就是恐怖與死亡的象徵。在上海租界裏發生的大小恐怖案三千餘件當中，差不多全是由他的一雙血手所造成。當時李逆所主持的殺人魔窟極司斐而路「七十六號」，上海人差不多都談虎色變，在這「七十六號」裏，有着各種慘無人道的毒刑，如電刑、吊打、老虎凳、灌水……等等，非得把被捕進來的人弄得半死不活，不能滿足他們的野心，在這暗無天日的殺人

魔窟裏，不知有多少我方的愛國志士，地下工作者，以及上海第一二流的資產階級死在裏面。「七十六號」裏的魔頭，除了李逆士羣以外，還有潘達、吳四寶、張國震、夏仲明等一羣奸逆，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那潘達原是個第七八流的會計師出身，並沒有什麼真才實學，最初亡命在漢奸報館裏，由於他的胆魄過人，便被徵入這個滬西大魔窟去做特工，在他手中死傷過不少的愛國志士，和敲詐過許多商人的錢財，所以他後來也擁有巨產，除了自己的老婆外，還和一個姓葉的女人，在福開森路營築香巢，度他的逍遙日子。至於那吳四寶，提起來更是大名鼎鼎，他是李士羣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有「第二號混世魔王」之稱，是日偽豪養下最合式的一匹鷹犬。他原名吳少寶，字雲甫，通州人，「八一三」淞滬抗戰以前，還不過是跑馬廳裏的一個馬夫頭，誰知一年以後，他竟會變成一個縱橫活躍於租界裏的「風雲人物」。他在沒有參加「七十六號」暗殺魔窟以前，已經投入法租界流氓隊伍裏，開始他的冒險生涯，後來離開跑馬廳，改往法租界南京大戲院後面一家大賭窟「榮生公司」裏當一名「抱檯腳」，就是賭場中的保鏢。他一生得力於他的「賢內助」的地方很多，他的老婆名叫余愛珍，廣東人，是虹口武昌路一家廣東茶葉莊的女小開，稍具學識，後來給吳四寶看中，不久便舉行結婚禮，兩人的感情相當融洽，吳四寶本來是個粗漢，對於這位略具學識的「賢內助」，自然倍致敬仰，唯命是聽。當日偽在上海展開初步暗殺工作，「七十六號」的殺人魔窟還未成立起來的時期，李士羣奉命先在上海收羅一班亡命之徒，留為後用，吳四

寶因爲他的老婆和李士羣的老婆葉吉卿曾有過同學之誼，便仗其這一層裙帶關係，毫不費力的投身於李士羣的門下，後來「七十六號」成立，李士羣遂任吳四寶爲「大隊長」，從此吳逆便正式列於李士羣手下幹部之一，每天在上海大量製造恐怖事件，殘暴橫蠻，無惡不作，我愛國志士在他魔掌下慘遭毒手的不計其數。吳四寶具有特殊的手段和性格，特別對他手下一羣大小嘍囉，籠絡得非常服貼，他揮金如土，對黨徒有所需索，從不拒絕，十足一副白相人派頭，因此黨徒對他個個都誓甘效死。在他主持「七十六號」的後期，他廣收門徒，來者不拒，這是他畢生中最得意的黃金時代，聲勢浩大，儼然是一位大頭目，一羣「高徒」對他都尊之以師禮，尤其對他的老婆，更是敬畏備至，都叫她做「余師娘」，這位「余師娘」天性陰險，手段殘酷，有許多吳四寶想不到做不到的事，她都會替丈夫設想周全，而且每次都使吳四寶順利地完成他的任務，所以吳四寶遇有困難的事件，多半由他的老婆從中臂助，貢獻計策，然後由吳四寶發號施令，佈置停當，命令他的黨徒們依計行事的，因此嚴格地說起來，吳妻的罪惡，恐怕還要超過吳四寶本人以上。有一天，吳妻坐上新購來的八汽缸流線型汽車，前往國際理髮廳理髮，正當駛出愚園路轉過大西路，靜安寺路交通崗位的時候，恰巧遇見租界巡捕抄靶子，當時他們給一位外國三道頭喝令停車受檢，車內一共坐着四人，吳妻坐在後座，前座坐的是汽車夫和兩位保鏢，保鏢手裏分持快制駁壳手槍（即盒子砲）和左輪手槍各一支，另外汽車夫座下亦置有快制駁壳手槍一支。吳妻自己也持有左輪手槍一支。她

聽見喊「停車」的聲音，眼見形勢不對，一面暗中扳槍待發，一面即命各人從車窗內出示照會受檢。誰知經該外國三道頭細閱之下，原來拿出來的是左輪手槍的照會，當時公共租界警務當局以快制駁壳列爲特種武器，禁止一般人擅自使用，這種照會早已停止頒發，於是外國巡捕認爲照會與槍枝不符，私攜武器，有干禁令，須加以沒收，並拘送捕房究辦。當時四人連忙挺身下車，和這位外國三道頭展開一場劇烈的口角，正在相持不下之際，吳妻一個眼色拋過去，授意保鏢開槍，保鏢會意，砰然一聲，旁邊立着的兩個中國巡捕應聲而倒，這時槍聲大作，汽車夫和兩位保鏢當場死於外國巡捕的手提機槍之下，吳妻則臨危情急智生，連忙伏身汽車底下，得以倖免，結果毫髮無損，另雇黃包車返家。從這件事上，也可看出她胆識過人的一斑了。吳妻返家後，咆哮震怒，立刻命吳四寶親往租界交涉，聲言租界當局今後對滬西特工活動，不得無理干涉，否則將採取有效的措置，以示報復，其實也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另一方面，僞方故意要做點顏色給租界看，當這三個冤鬼出喪的那天，備極鋪張，盛大的儀仗行列中，還襯上許多「僞員」哀悼的輓聯，招搖過市，路人側目，同時僞方機關報中華日報和國民新聞也一致在社論上面狂吠，對租界當局大肆抨擊，要求租界當局尅日緝兇歸案，以保障「民權」而平「衆憤」。租界當局明知他們無理取鬧，置諸不理，結果雙方以不了了之。不過租界當局爲避免麻煩起見，後來終於和僞方獲得協議，成立了在滬西越界築路區域設置僞警的臨時協定。經過了這一會事以後，吳妻的胆子更加大了，差不多成了一位炙手可熱

的幕後人物。她既利用特殊機會造成吳四寶的地位，遂更利用她丈夫的勢力轉向投機市場，謀取經濟上的發展。那時正當上海淪為孤島的第二年，上海經濟市場呈現着空前的騷動，投機取巧，囤積居奇，展開了一幅混亂的局面。在一大羣投機者的行列中，李士羣和吳四寶居然都踏進交易所的大門，成爲有名的主顧，經營着怡和、棉紗等投機買賣。曾經有一時期，棉紗暴漲，那時吳四寶恰巧是空頭鉅戶，接連幾天行情上漲，使他虧蝕不貲，回家來愁眉不展，吳妻問他到底爲什麼不快樂，吳四寶老實告訴了她，吳妻不由得冷笑了一聲道：「我當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原來不過如此，真正好笑！難道你擁有這麼大的勢力，連區區一個交易所都對付不了嗎？」吳四寶被她的一番話提醒，立刻便又雄心勃勃，待到來朝，竟率領大批黨徒，持械直闖交易所，預備用武力強壓行情。到了交易所裏面，便出示武器，迫令市場依照他所規定的行情上市，否則立刻傳命門外的黨徒拋擲手榴彈，破壞市場買賣，置多頭大戶和經紀人於死地。結果他的高壓政策居然發生效力，棉紗市場中的經紀人敵不過吳四寶的淫威，只好照着他所定的價格做交易，吳四寶又把他所拋出的鉅大空額照他自定的低價補進，方始罷休。看官試想，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會有持械闖入交易所，以武力壓低行情的無法無天的事情做出來，可見當時這批特工惡魔是如何的猖獗橫行了。吳四寶手下還有兩個「高徒」，一個名叫郭忠和，一個名叫張國震，他們兩人，可稱吳四寶手下的啣哈二將。尤其是張國震，秉性兇悍殘忍，完全是粗線條作風，每次出馬，無不捨身以赴，所以深得吳四寶的信任，每逢有什

麼比較重大的案件，多是由張國震一手包辦的，所以有「血腥太歲」的綽號。郭忠和的生性則比較怯懦，如若把這兩人細加比較，無論在任何一方面，郭忠和顯然是比不上張國震的。「七十六號」成立了半年以後，郭張二人又在地豐路另設一秘密機關，表面上是俱樂部，實際上仍是附屬於「七十六號」的一個活動據點。原來那張國震本是一個窮光蛋，他的投拜吳四寶做老頭子，起初是爲了吃飯問題，到後來手裏有了幾個造孽錢，就一變他的本來面目，居然挾着武器，和吳四寶一同經營投機買賣，在市場裏搗亂經濟，一面繼續執行他的恐怖工作，綁票撕票，擄人勒贖，好比家常便飯一樣，胆子越弄越大，連他的師父和師娘都節制他不住。有一次，他的綁票工作，竟光顧到了李士羣的一位親戚身上，正在託人討價還價的時候，已被李士羣完全探悉，不禁勃然大怒，連忙把吳四寶叫來，責他處事糊塗，吳逆得知張國震闖下這滔天大禍，只好向李士羣道歉，答應今後嚴厲約束部下，不使再有同樣越軌行爲發生。其事方寢。吳四寶回去後，少不得要召張國震當面申斥一頓，張國震却絲毫不知斂跡，仍舊仗着吳四寶的淫威，繼續製造一批批的恐怖事件。他一方面在上海倚勢橫行，一方面暗中在蘇北南通設立所謂「保安司令部」，招兵買馬，自任「保安司令」，企圖另闢新地盤，割據自肥，他顯然懷有某種野心，暗中積極擴展勢力，想等軍事實力膨脹了，再來一次驚人的舉動，所以進行的經過非常秘密，在李士羣和吳四寶兩人面前，一點不露聲色。張國震不但好財，而且好色，手頭有了幾個造孽錢，便不時出入於歌場舞榭。有一次，上海百樂門舞廳新來了

一個北平籍的舞女陳曼麗，張國震和她往還了幾次，探悉她擁資甚鉅，不禁發生了覬覦，竟想動她的腦筋，弄一筆意外的錢財。後來探悉她旅居金門大飯店，遂欲選擇適當機會，誣她爲反動份子，實行擄人勒贖，同時還可把陳曼麗奸污。誰知事機不密，已被陳曼麗窺破奸計，恰好陳曼麗有一個客人，是日方某軍官陳曼麗得悉了張國震的陰謀，連忙把這事告訴日軍官，於是便由日軍官設計布局，在約期談判的時候，首先把張國震的黨徒二人捕獲，張國震一怒之下，便把陳曼麗從金門飯店劫出，撕票洩忿，這便是當時曾經在上海社會鬧動過一時的舞后暗殺案，讀者中記憶力強的，大概還能記憶起這件事，不過當時大家都不知道這事的內幕是張國震幹的罷了。事後日軍官搜集證據，提交李士羣，責令從速交出張國震，嚴辦示儆，李士羣馬上召吳四寶面詢此事經過，責令吳逆加以重辦。吳四寶才恍然明白張國震這次又闖下了滔天大禍，氣得肝胆俱裂，便在李士羣面前諉稱他對此事毫未預聞，一面便把張國震叫來責問，當時張國震自知事情鬧得太大，力圖洗脫罪名，只好懇求余師娘解救，結果在吳妻說項之下，仍是嚴重申斥一頓了事。吳四寶這樣的縱容張國震，到後來終於被他這位「高徒」所牽累，只落得命喪黃泉。這是後話，暫且慢表。却說自從偽方的殺人機關「七十六號」成立以後，我愛國志士和主持正義的文化人便不斷的遭他們的毒手，當時汪逆對我留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不斷的威脅利誘，企圖完成他外圍的拉攏工作，以增長他的聲勢。利誘方面，他在上海愚園路聯安坊某號設立了一個「文藝科學社」，專門做收買我文化人和新聞記

著的工作，規模宏大，陳設華麗，有「中央招賢館」之稱。該「文藝科學社」的主持人，係張資平、趙正平等一批文化漢奸，經費係由日僞方面每月津貼二萬五千元，僞府成立後，他們更到南京去接收中山文化教育館，並決定另藉該館名義，擴大組織，以便向文化界方面作進一步的拉攏工作，但我文化界人士大多潔身自好，沒有一個人肯受他籠絡，因此這「中央招賢館」只落得門庭冷落，車馬稀，只有寥寥幾個文化漢奸在裏面活動，有一天，該「文藝科學社」正預定舉行某種盛大宴會，不料就在這時候，在該社的內部，發現了幾顆巨大的定時炸彈，雖然還沒有爆炸，但「社友」們已如驚弓之鳥，從此均裹足不前，不敢再往冒險，至於炸彈的來歷，不用說是由我愛國志士所佈置的了，不過該社平日警衛森嚴，而地點又在滬西歹士心臟，居然竟會發生這種事情，可見我愛國志士活動的手段，實在有神出鬼沒之妙。汪逆見我文化人沒有一個受他的籠絡，而上海租界裏一批主持正義的報紙上對他的攻擊却更加厲害，不禁惱羞成怒，便開始進行他的恐嚇手段，居然狐假虎威地發表了一紙「通緝令」，裏面包括了八十三個上海的在野名流，新聞記者和文化人，當時香港的僞方機關報上也載有僞組織發表的僞「通緝令」，對於留居滬上的我忠貞人士，妄肆詆毀，我中央黨部對此痛加駁斥說：「汪逆兆銘係政府明令通緝的叛徒，這兩年來他叛黨賣國的言行，不獨為全國人民所共棄，且為全世界正義人士所指斥，他的非法組織，不獨為全國人民所反對，且為友邦所不齒，這種僞組織，不過供日人御用，作為滅亡中國的工具，他所發表的僞通緝令，自然

是受他主子的指使，爲虎作倀，殘害同胞，其實凡我忠貞爲國之士，早已抱定忠奸不並立的決心，決不因汪逆一紙僞通緝令，而減少其忠於國家民族的情緒，反而能堅定其忠勇奮發之決心，繼續奮鬥，故汪逆之僞通緝令，在實際上毫無價值可言，用不着注意。」云云。這話說得一些不錯，列名於汪逆「黑單」上的八十三人，沒有一個把他這一紙僞「通緝令」放在心上，仍舊照常進行他們本位內的救國工作，汪逆見這一紙僞「通緝令」變成潮濕爆竹，自覺沒有落台勢，又不能真的到租界上去展開他的「緝捕」工作，便只好仍舊利用他手下的一批特工，去施行暗殺手段，於是便把他的「黑單」交給李士羣，叫他手下的黨徒前去執行，這一來，便使我許多忠貞的文化人遭了他的毒手了。首先遭難的是大美晚報副刊夜光版的主編朱惺公，他的寓所在蘇州河北，而大美晚報館址則在愛多亞路外灘，他是個清寒的文化人，每天來去都是安步當車，有一天下午，他正從寓所走往報館去，行經蘇州河畔的時候，忽然從天后宮橋旁竄出三個壯漢來，兩人把他攔住，一人開槍狙擊，砰然一聲，槍彈正中朱惺公的左太陽穴，立時倒地殞命，這一件暗殺案，是由吳四寶的老婆余愛珍所指使，而由張國震他手下的黨徒去辦理的，因爲一擊便中，辦得敏捷，所以很受余師娘的嘉許，接着又有七月一日大光通訊社社長邵虛白的被暗殺事件，和七月十九日大美晚報董事張似旭的被害事件，張似旭是在靜安寺路起十林咖啡館裏約朋友會晤時，被暴徒闖進來開槍殺害的，他們兩人都是新聞界中的佼佼者，並且都在偽方所發「通緝令」中所列八十三人之內，平時一本愛

國良心，擁護中國抗戰立場，他們到底是死於何人之手，不問可知。同時更因偽方祇有「通緝令」而無被「通緝」人的照片，可供按圖索驥，因此往往有殺錯了人的事情發生，例如八月八日，有會計師董承標在寓所門前被暴徒殺害，董承標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市民，生平素無私仇，但他的居停主人陶樂勤，却是「黑單」上名列八十三人之一，爲偽方所欲得而甘心的人物，可見此案是出於誤殺，而被捕兇手供稱來自滬西，更可見幕後指使的是偽方殺人機關「七十六號」。當時偽方不但屢次暗殺我文化人，並幾次三番襲擊報館，文匯報曾三次被暴徒投擲手榴彈，申報也曾一度遭暴徒襲擊，經捕房查明，該案乃「東亞反共聯盟會會員」所爲，據被捕的人犯供述，他在閘北加入該會的分會，而總部即在極司斐而路「七十六號」，並經捕房獲有徽章爲證，這批強盜們外面情報網密佈，每次出發工作，均領有「死刑籤」或「活綁條」，我愛國志士和地下工作者，被他們得到了線索，往往於深更半夜，趁汽車去打門捉人，被捕入「七十六號」魔窟以後，就由吳四寶或吳妻余愛珍執行毒刑，這時吳妻在旁邊兩手撐住了腰，倒豎着眉毛，面上不但沒有一些同情，反而指揮手下如何毒打，她在旁邊還拍手稱快，自鳴得意，像這樣的女人，也真好說是喪心病狂，毫無心肝的了。三十年二月二日，申報記者金華亭被殺害後，不久，便隨着偽「中儲券」的發行，和銀錢業的一致拒絕收受，而相繼發生了中國銀行分行的炸彈案和中行別業血案，可說是敵僞在租界上的暴行最大而又最苛酷慘痛的一幕，提起來真足以使人驚心動魄，直到現在還有餘悸的。到底這兩大

慘案的真相如何，且聽我細細道來。

第三十九回 爭權奪利李士敏登場 辣手狠心吳四寶造孽

三五

第四十四回 月黑風高中行釀血案 林深青密上高敗日軍

民國三十年春天，殘留在上海「孤島」上的一線光明已經快要被敵僞的重重妖氛遮蔽得看不見了。在這一時期中，不但我方和敵僞不斷展開猛烈的「貨幣戰」，同時我方留滬的地下工作人員，也和敵僞不斷的展開「政工戰」，於是敵僞的魔手，本來以各報館、新聞記者和文化人爲對象的，這時竟進一步的伸展到金融圈內，而使我方留滬各銀行的大小從業員也都遭殃了。在小數十件的銀行恐怖案中，當以靜安寺路、同孚路口中國銀行分行的炸彈案比較駭人聽聞，自從上海租界淪爲「孤島」以來，我政府對淪陷區的經濟行政範圍，已經集中到租界裏一隅之地，而中國銀行當時更負有指導淪陷區內金融政策以及與僞方展開貨幣鬥爭的雙重使命，因此便成爲僞方嫉視的對象，不惜千方百計，以破壞中國銀行爲唯一目的。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十一點鐘左右，中國銀行同孚路分行正在業務忙繁的時候，不料忽而發出隆隆一聲巨響，預置的定時炸彈爆發了，當場死傷行員顧客共九人，血肉橫飛，慘不忍觀。最慘的是有一位姓徐的行員，結婚還不滿數天，因爲新婚燕爾，到行不免遲了一些，剛走進那玻璃旋轉門，便撞着了死神，炸彈爆發，首當其衝，竟被炸得皮骨無存。事後公共租界警務當局到場查驗，明知這次又是極司斐而路「七十六號」魔窟演出的拿手傑作，但因租界環境特殊，也只好循例的以緝兇了事，其實兇手就在「七十六

號，不過租界當局沒有胆量前往拘捕罷了。這齣拿手好戲，仍是由李士羣和吳四寶導演，而由張國震和他的徒弟一名通力合作的。他們事先佈置得很周密，在兩天以前，先行派人到外面劫取一個郵差的全套制服，郵袋和腳踏車，在巧妙的化裝之下，扮成一個郵差，假裝到同孚路中國銀行行去送信，乘間把定時炸彈一枚裝在郵袋裏，趁着銀行裏業務繁忙的時候，混將進去，大家都以為他是個郵差，並不留心，他就悄悄的把裝着定時炸彈的郵袋放在門旁不被人注意的所在，佈置好了，便混出銀行，騎上腳踏車飛馳而去，一些都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由此可見他們心計的巧妙。這事發生不久，在三月二十二日晚上十二時的一個「月黑風高夜」，滬西極司斐而路的「中行別業」裏，又展開了一幕大規模的政治綁票案。這案子的遠因還在二月中旬，有兩個僞「中儲分行」的職員，連續遭到我愛國志士的暗殺，其中一個當場傷重斃命，另一個姓張的則僅受微傷，乃自投四馬路仁濟醫院治療。這件事引起僞方的恐慌，宛如芒刺在背，寢食不安，於是便下令「七十六號」的特工人員，先把住在「中行別業」裏的中行職員全部捉起來，揚言以一抵十為質，餘下來的則加以監禁，留待將來能夠取得僞行員生命的安全保障時陸續取贖。這幕政治綁票案的臨陣指揮者仍是張國震，他從容不迫的將全部宿舍房間裏的人從睡夢中喚醒，有些來不及起牀的便捱一個嘴巴，有些來不及穿衣的也祇好瑟瑟的抖個不住，全體人數共計一百零八名，一律加上手銬，集中在大廳上，由張國震按照「黑單」上的名字逐一點名，然後分批押上汽車，馳往「七十

六號」去。當晚不加詢問，到了第二天晨光熹微時，又急忙把他們押解到另外一個地方，經過「訓話」之後命全體行員集中拍照，繼續看押起來，直到三星期以後，才命全體行員具結連保，陸續釋放。關於中行同人遇難的情形，有一位姓林的行員曾寫過一篇文章，說得非常真切，現在特把他所寫的錄在下面，以見真相：「時在民國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午夜後，滬西極司斐而路中行別業裏公用的電燈到了晚上十二點鐘照例已關了，在萬籟俱寂中，突然聽見有急促的敲門聲，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不免一驚，妻也醒了，我把牀旁的小燈開開，忙得外衣也來不及披上，妻圓瞪着兩眼，輕聲說：『強盜！強盜！』我倒沒有想到強盜會來臨，以為又是隔壁九十四號裏的日本憲兵來搜查戶口，外面敲門聲像在打急鼓，我趕忙去開門。門外黑魃魃地什麼也不見，祇聽見有一個人粗聲粗氣地問我：『你是姓林的嗎？』我說：『是的，有什麼事？』那人說：『你自己做的事體還裝不曉得，快點跟我走。』語氣很強橫。我心裏想：『咦！怪了！』簡直像墮入雲霧裏一樣，不禁一怔。在模糊中，有一個熟識的面孔伸前來說：『林先生，不要緊的，他們帶你去問問就放回來。』這是中行別業的管理員。我想這一定是日本憲兵隊又在疑神疑鬼地在調查什麼事了，倒放心了一大半，回頭對妻說：『我回頭就來。』隨手把門帶上。我剛轉身，兩個粗壯的傢伙就把我左右手臂挾住往樓下跑，後面還跟了好幾個人。外面一天烏雲，弄內漆黑，有一個人用電筒照着朝門房那裏走去。門房裏的燈亮着，門口有四個穿西裝的人把守着，手裏都拿着短槍。我一進門，看見已有四個同事坐在那裏，手上帶

着手鏢，嚇得面色都蒼白了。有一個粗漢用手槍指着我坐下，把我也鏢起來，然後押我來的那幾個人返身走出，這情形實在大異於往昔，我剛想開口問那幾位同事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却急急地異口同聲先罰起我來，倒使我瞠然不知所以了。隔了沒有多少時候，胖胖的徐君也被押進來，頭上和左右頰流着鮮紅的血，氣呼呼地打着紹興腔罵個不停。他是因為反抗被那幾個粗漢打了一頓。我們就勸他忍耐一下，好漢不吃眼前虧，在他們惡勢力範圍之下，罵罵又有什麼用呢？這樣不到半小時，竟有十多個同事被押了來，每人都加上手鏢，像捉到了什麼大盜一樣。一個滿臉橫肉的傢伙把我們的名字點了一遍，然後命令幾個粗漢說：「帶他們走。」我們在他們虎視眈眈下被押上大門口的一輛黑色大汽車上，在一片昏黑中，依稀還聽見弄內急促的敲門聲。車子開了一霎眼的工夫就停了，幾個押我們的人先下車，用手槍指着我們一個一個下來，我一看，原來就是這一條路上的七十六號，以前聽說是陳調元的公館，現在却被偽方特務工作班佔據了。我們依次走進門口，有一個人先把我們身上帶的零星東西搜去，然後再命令走到一間屋子裏。屋子裏的燈倒很亮，我一踏進門口，嚇裏面席地而坐的同事已有七八十位，手上一律帶鏢，我真佩服這般做特務工作的人預備的手鏢何其多也！我一看那些同事，老的少的都有，大家都露了個會心的苦笑。外面忽然起了大風，天氣更加冷了起來，同事們大多沒有穿多少衣服，在惶悚中，又這麼一冷，都瑟瑟索索地抖個不停，沒有辦法，大家茫茫然地擠緊在一起，坐在地上等候命運的支配吧。在一種可怖的靜寂中，我

想起小說上「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的故事，不禁猛的打了個寒噤。隔了不多時，又有幾十個同事被送進來，看看住在中行別業裏的同事十之八九都來了，因為事起倉卒，沒有一個知道這究竟是爲了什麼事，看守門口的人不准我們談話，大家祇好不出聲，像一羣可憐的小動物，聽見了獅吼一樣。翌日天還未明，又把我們全體送到對門一座洋房裏，點了點名，正好合梁山衆英雄的數目，一百零八將——哇！一百零八個沒有用的小職員啊！我們就擠在三間相通的房間裏，好在天冷，擠暖和一些，手鏹一律解除。在那三間房間裏，准許我們自由走動。房裏有兩扇小窗，夾道裏有一隻抽水馬桶。對這隻抽水馬桶，老實說我們要對那般特務老爺致謝意的，不然給我們一隻大木桶，叫我們如何受得了！同事們在以後的囚禁日子裏，對於坐馬桶也算是一種有興趣的消遣，因爲坐在馬桶上心有所寄托了。可惜是馬桶前走馬換將，川流不息，每個人都不能坐得時間太長。天明後，每人先發到一隻鐵花碗，一雙烏木色的竹筷，大家看到碗筷，頓覺得飢腸雷鳴了。好容易看到伙夫捧着飯籮進來，一看是一大籮黃米飯，然後提進來一大鉛桶清菜湯，伙夫吩咐我們八個人一圍，另外用幾隻瓦罐等類的東西把菜分開，飯請隨便吃。我們大家初次聚這麼一種餐，倒有起禮貌來了，好像彼此客氣萬分，從從容容，細嚼細嚥，不像在行裏的飯廳中那麼眼、手、口都須敏捷和緊張。午後，有人來命令我們到外面去，我想這大概是叫我們去呼吸呼吸新鮮空氣，散散步，誰知跑出門外，拿着手槍朝着我們的人有幾十個，我一看大事不妙，心想性命難保了，正疑懼欲昏間，有人大聲命令我們

分成兩排，前列坐，後列站。這時同事們好像都直覺到命將休矣，這不是集團射殺的方式是什麼？不過大家還是希望能免一死，所以都爭着站在後排，想有前排人擋着，子彈飛過來總好一些。大家到了這最後關頭，似乎都有這一種聰明，於是你往後排，我再往後排，排了很多時候還沒有排好，結果還是被幾個拿手槍的傢伙強迫分排定了。這時我想起年邁的雙親，妻，愛兒，心頭一酸，眼睛潤濕了，剎那間，萬念又頓然寂滅，似乎已死去了一般地。忽然有人搬着一架照相機進來，對準了我們拍了幾張照，拍好了，我們才恍悟到原來是這麼一記玩意，不禁又都破涕一笑。唉！那慘然的苦笑夠多麼可憐啊！我們重回到房間裏，突然一暖，這才覺得剛在外面時的寒冷，祇是因爲感到死的迫脅，冷也麻木得不知道了。傍晚，一個肥胖的傢伙進來，穿着西裝，鼻架眼鏡，打着江北口音的上海話說：「各位放心好了，沒有什麼事，這是你們重慶方面不好，爲什麼要打死中央儲備銀行的人。」我們這才明白一點被捕的原因了，其實誰又知道他們是鬧他媽的什麼鬼把戲呢！因爲中午大家沒有把飯吃飽，天夜了，餓得很難過，等到伙夫把飯菜開來，還管什麼黃米飯，黑米飯，大家狼吞虎嚥的扒了幾碗下肚，總比餓肚子好受得多。吃飽夜飯，可以睡了，大家一排一排地躺在地上，想着昨夜和今朝的經過，宛如在夢境中。這樣過了五天，信息杳然，我們在房間裏被囚禁着也沒有什麼變化。第六天的一清早，突然有幾個同事的家眷前來探望了，有幾個同事見了自己人，竟相對放聲大哭起來，這大概是積壓了幾天的鬱悒，借此一哭而發洩發洩。不過家眷們除了帶來些衣裳吃食之外，對於我們

將如何發落的消息也說不出什麼來。此後，同事們的家眷和朋友也常常來探望。我們的囚糧也漸漸好起來。聽說中央儲備銀行的兩個職員被刺後，僞「財政部長」周佛海非常憤怒，下令上海的僞方特務人員把中行別業的中行職員捉起來，揚言以一人抵十人爲質，多下來的留待以後再派用場。中行當局竭力挽請上海的各界名人出來營救，費了一番極大的周折，這才得到僞方的從寬考慮，並允許被捕行員的家屬前來探望，這就是我們被捕前後的大概情形。在第十八天，剛吃了早飯，有一個傢伙進來叫我們一個一個出去。我走着出去了十幾個，不見有一個回來，心想今天該是生命的末日了！大家面面相覷，靜候着催命鬼來叫自己的名字。我驚懼交并，好像渾身在出汗。突然，那個傢伙來叫我去，我不禁一急，幾乎哭了出來。到底還算是個男子漢，眼淚沒有流出來，所謂「英雄有淚不輕流，祇因未到傷心處。」就是傷心死了，也不能在一個陌生人面前流淚啊！我低了頭，一顆小心隨着脚步一走三跳。走到了一間小室中，有一個官長樣兒的人坐着，他見我一進門就問：「你叫什麼名字？」我說：「是的。」他便拿了一張調查表似的紙命令我：「在這裏打兩個手印，再在這張連環保上簽一個字。」我一看連環保，心口一鬆，知道事已化兇爲吉，連忙照辦，然後他又叫我拍了幾張照，好像臨別紀念的名份，拍了兩三種不同的姿勢。拍完後，那人就拿了一包東西給我說：「好，你回去吧。」我捧了那包東西真想跳出去，三步併成一步急奔出那魔窟。到了門口，看見有很多同事的家眷等在那裏，他們也是臨時聞訊而來的。妻抱着孩子看見我出來，喜極而涕，母子

倆幾乎一齊跌倒在我身上。我拿着的那包東西被他一擡落到地上去了，一看，原來就是被捕的那晚被他們搜去的零星東西。當日，全體同事都脫離虎口，中行別業裏一番得慶更生的喜悅，當然不言可喻了。焉知人生多變幻，平地起風波，越是害怕的事，越會臨到頭上來。隔了三天，我們驚魂甫定，剛回到行裏工作，忽然聽說中央儲備銀行高級職員張某被刺身亡。情形是這樣的：張某在月前曾遇刺受傷，乃自投仁濟醫院治療，今尚在院中，這天突有暴徒數人闖入張某病房，以利斧把他砍死。同事們聽到這種新聞，都說大事不好了，大家想如何避避風頭。當時偽方執權的人不許我們自由行動，晚上必須全體回中行別業，以便必要時他們可以將我們一網打盡，因此我們實在都不敢回中行別業去。不過一思想今晚要是都不回去，一定要惹起七十六號那批狐羣狗黨的注意，行方當局也勸同事照常回中行別業，免得發生什麼別的意外。同事們想想事到如今，實在也走頭無路了，到了傍晚，祇好提着一顆忐忑的心硬着頭皮回中行別業去。我到了家裏，偶而聽到一點大的聲響就會嚇得四肢發軟，這時正所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使得自己竟像患了神經病了。我的妻當然格外替我擔憂，兩人夜飯也吃不下，房間裏充滿了愁雲慘霧，靜悄悄地深怕有什麼橫禍會突然從天降臨。我忽而聽到汽車開過門口停下的聲音，我和妻急忙到窗口一看，祇見上次看見過的那幾個西裝傢伙，拿着手槍從車上下來，妻拉着我的手叫我快藏起來，我却只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在我們的小房間裏往那裏藏好呢？牀下，櫃後，都試過了，不行。兩人一陣忙亂，忽聽得汽車開動的聲音，頃刻

就開走了。妻到窗口一看，有幾個同事的家屬正在圍着管理員問消息，妻也忽忽地出去打聽一下，停了一刻回來說：『幾位主任先生被捉去了，來捉的人比上次客氣，他們說沒有什麼事，不過是上面要請去問問話，隔一歇就可以放回來的。』我半信半疑，還是坐立不安，這時徐君來叫我，說同事們在大禮堂門口很多，不妨也出去看看。我想想在家裏一個人更胆小，就跟着徐君出去。大家立在那裏東一句西一句的瞎猜，看看鐘已十一點多了，聽見弄口有汽車開進來的聲音，一個小孩子先奔進來告訴大家說：『放出來了！放出來了！』說着，汽車已開進，被捕的同事一個一個下來，神氣還鎮靜，除了車夫外沒有什麼人跟來。大家一看這情形，胆子也壯了些，都擁到那幾個同事面前問長問短，他們也都說沒有什麼事，不過由一個人問問新近有什麼消息沒有。什麼消息？我們會知道什麼消息呢？不過還有三個同事留在七十六號裏，說等一會就送回來，不料這句話剛說完，突然拍拍的槍聲起自大門口，大家登時驚惶失措，沒命地四散奔逃。我到了家裏，渾身也軟癱了。妻急急地問：『怎麼樣？怎麼樣？』我一時說不上話來，身體抖得像發厲害的寒熱病，妻也慌亂起來，連忙把我拉到牀上，替我從頭到脚用被頭蓋了起來，另外在被頭上放了幾隻包裹，他就抱着孩子坐在牀邊，夫妻兩人好像在合演九天更天。隔了一會，忽聽得外面呼天搶地的慘哭聲，接着人聲鼎沸，妻把孩子交給我，又出去看看事情究竟怎樣，我抱着孩子到窗口一望，弄口已圍了一大堆的人，什麼也看不清，一會兒，妻氣喘不停地回來說：『不好了！不好了！張先生同曹先生打死了！』這時隔壁日本憲兵

進來不少，在出事的地方，調查了一會就走了。回頭七十六號裏派來幾個便衣的人把守門口，揚言不准住在裏面的人隨便出去。這一來，我更着慌了，人慌無智，只是問妻怎麼辦呢？等了一刻，妻看見有人在搬箱子包裹等出去，又看見幾個同事爬過牆壁從金司徒廟奔走，妻就說還是走吧，於是兩人就忙着把細軟的東西裝一隻箱子，打了兩個包裹，讓妻先帶着跑到娘家去。我想隻身翻牆逃走，誰知我好不容易爬上牆，再從牆上跳下，因為跳得不得法，跌了一交，腳骨跌痛得立不起來，這樣又急又慌的時候，突然背後有一個人問我說：『喂！啥地方去？』他把我這一驚可真魂魄離散，險些兒昏了過去。那人一把把我揪住，兇狠狠地說：『識相一點。』我祇好哀求他說：『幫幫忙，做做好事。』那人道：『大家幫幫忙，一句閒話。』我一聽，心口一鬆，立刻從袋裏摸了幾張十元券給他，他接過鈔票翻身就從路旁一溜烟跑了，我當然比他跑得還要快。兜了一個大圈子，到了岳家，妻已在那裏了，她說：『我出來很平安，把守中行別業大門的那幾個傢伙並不阻止裏面的人出去，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要買路錢，若然帶東西，大的十元二十元一件，小的五元八元一件，有一件算一件，儘管你拿好了。』我一聽氣極了，便說：『你沒有用，他們趁火打劫，存心敲竹槓，不要給他們，看他們怎樣。』妻說：『算了吧，這點小數目不必計較了，算燒長錠用了好了。』妻問我出來時碰到什麼難關沒有？我心裏想，有倒是，不過不好意思說出來了，因為方才說了那幾句好像很有點勇氣的話，此刻怎麼還好啓齒呢？只好打落牙齒望肚裏吞，自己難過自己曉得，所以我祇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第二

天，報紙上登着這麼一段輕描淡寫的消息：「滬西極司斐而路中國銀行職員宿舍有二職員在昨夜十一時許被暴徒鎗殺，出事後暴徒即逸去無蹤。」其實這件慘案在當時是非常緊張的，聽說當中央儲備銀行張某在醫院裏被刺殺後，偽「財政部長」周佛海聞而狂怒，立刻下令偽方特務人員到晚上前往中行別業將所有中行行員全部以機關槍射殺，並且把中行別業的房子放火燒光。偽方特務人員接到這個命令，自己也感到太辣手，假使遵命照行，一定要引起全市市民的公憤，那時候的局面倒不容易收拾了。所以就請求周佛海改輕報仇的辦法，經過很長時間的周折，結果才答應以一人抵三人。因為偽方死的人是姓張，並且是高級職員，所以一定要揀中行裏三個姓張的高級職員抵命，可是前次我們被捕的名單上祇有兩個姓張高級職員，所以偽方祇好找了這位冤上加冤的曹君補上了。其中的一位張君，僥倖在被偽方槍決時僅受到點傷，當時伴作已被擊斃，竟未被發覺，真可說是再生之人了。隔了一天，關於偽「中央儲備銀行」職員張某之死，已明白是他們自己人爲了爭權奪利因妒生恨而仇殺的，而偽方竟不問青紅皂白賈禍於陪都方面，且更荒謬地以無辜的中國銀行行員作爲報仇的對象，當時奸佞弄權，草菅人命，淪陷區在敵偽的淫威之下，低頭被難的同胞又豈僅中行的同事而已！這篇文章寫得非常翔實，不過對於後步發生的事情却遺漏未說，事實上，在偽方演過了「人命一抵三」的中行別業血案以後，還曾連續兩次圍進中行別業槍殺了好幾位高級職員，到了四月下旬，因爲中行行員大部分不肯附逆，更進一步的實行

中行行員達八十名的大屠殺。這件案子，處心之毒和手段之狠，足可打破上海自「八一三」以來最殘忍的暗殺案的新紀錄。這件血案的劊子手，也是由張國震擔任，時間則選定月黑風高的半夜，地點仍在中行別業，可憐當時這一羣無辜的死難者，包括中行高下級行員，他們就在睡眠朦朧中，給這個殺人人不眨眼的魔王逐一拖起來，推到宿舍大廳上，面牆站立，然後活生生地用機槍掃射，造成了這一件慘無人道的大血案。前面執筆記述的那位林君後來大概沒有回歸中行別業，否則恐怕也難免要慘遭毒手。到底日偽爲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慘殺中行職員呢？原來日寇這時在贛北上高方面又吃了一次敗仗，正在憤無可洩的當兒，看見中行職員身上了。却說那上高在高安以西，武寧、修水，便把满腔憤怒都發洩在這羣手無寸鐵的中行職員身上了。却說那上高在高安以西，武寧、修水以南，吉安以北，面臨錦江，西南北三面都是高山，中間雖是一片盆地，然而林深、菁密，極便埋伏。日軍這次出動的兵力不下兩師團，分爲三路，北路爲三十三師團的一部，集結於安義附近。中路爲三十四師團的全部，集結於西山、萬壽宮附近。南路爲第二十混成旅團的全部，先佈置於錦江北岸，後移於南岸。我軍在第一線和日軍保持接觸的，在北路僅兩個師，在中南兩路僅一個師，主力王軍則置於上高附近。三月十五日拂曉，北路安義的日軍向奉新進攻，這天上午，我李軍兩師，憑藉潦河兩側高地，節節予以打擊，十八、十九兩天，復向日軍猛烈夾擊，日軍傷亡二千五百餘，我軍傷亡亦重，然而終於把這一路的日軍擊破，日軍第三十三師團自十九日起沿潦河向安義回竄。同時中路日軍

第三十四師團於三月十六、十七兩天，沿湘贛公路西犯，南路日軍第二十混成旅團，沿錦江南岸西犯。這時北路的日軍第三十三師團還沒有敗退，日軍企圖先以第三十三師團擊破我李軍，然後與三十四師團及二十混成旅團合力向我王軍兩翼包圍。這時我王軍還在高安以西棠浦以東錦江南北岸一帶地區，乃留置一部，阻止正面日軍的東進，以主力轉移泗溪、棠浦陣地，打算在李軍擊破北路的日軍後，向南壓迫，以包圍由中路突進的日軍，並另調劉軍主力迎擊南路的日軍。三月二十、二十一日，中路日軍第三十四師團向我王軍陣地攻擊，南路日軍第二十混成旅團也分由灰埠、石頭街附近渡過錦江北岸，與中路日軍會合，向我王軍陣地猛攻，但他留置在錦江南岸的小部隊先後在新市街、盧家圩各附近被我劉軍王師完全殲滅。同時北路日軍也已被我李軍擊退，回兵南下，我韓軍亦奉命南下，對日軍構成反包圍的態勢。二十二日，日軍第二十混成旅團全部，沿錦江北岸向我王軍右翼攻擊，三十四師團則由正面向上高攻擊。這時兩部日軍已在上高東北地區被我軍逐漸包圍，於是北路日軍的一部第二一五聯隊復由奉新附近西竄五橋河，企圖解救被圍的日軍。我軍自二十二日起包圍日軍，直至二十五日，終日與日軍搏鬥，各處高地屢失屢得，日機數十架終日助戰，戰況異常慘烈，因我王軍的堅強抵抗，所以我由北向南的李韓兩軍，及錦江南岸的劉軍，得以逐漸縮小包圍圈，竟使日軍大部兵力陷於我軍嚴密包圍中，日軍死傷枕藉，全線不支，於二十四日黃昏開始突圍，經我軍猛烈堵擊，向西向北突圍的日軍都未得逞，僅向東突圍的日軍得突出七八

百人竄至灰埠附近，仍被我劉軍王軍堵擊，殲滅大半。二十五日，日北路援軍第二一五聯隊向西急進，這時上高東北地區被我軍包圍的日軍，遂以一部由南茶羅向南攻擊，藉以掩護他的主力，而他的主力則向北突圍，與他的北路援軍夾擊我北面包圍部隊的李軍。於是突圍的日軍遂得以和他的北路援軍在棠浦附近會合，但我軍於當夜又將突圍與增援的日軍完成第二次包圍，並繼續猛攻。二十六日，攻克棠浦，二十七日夜，殘敵一部由官橋村前街東竄，其北路增援部隊則在南茶羅、官橋掩護退却。二十八日，我軍各部對官橋、南茶羅的殘敵繼續攻擊，日軍於下午四時，分兩縱隊向楊公圩、村前街潰退。二十八日黃昏，我軍清掃戰場，日軍遺屍遍野，不可勝數。二十九日，殘敵一股約千餘人竄至村前街，又一股亦約千餘人潰至龍圍墟，另一股亦約千餘人潰至楊公墟，均被我軍猛烈截擊，日軍狼狽不堪，向東潰走。戰事遂告結束。這次會戰，日軍出動兵力不下兩師團，自三月十五日日軍開始攻擊起，至二十八日我軍追擊突圍日軍止，先後凡戰鬥十四日之久，我軍於最初數日就擊退日軍由北進攻的一路，以後則對日軍的主力適時構成包圍圈，不但摧破日軍攻擊上高的企圖，而且使日軍遭受非常重大的損失，計傷斃日官兵約一萬五千人。願一樵先生有吉安、謁文、天祥、祠並詠上高戰事詩云：

承相遺祠此處尋，吉安城外樹蕭森；
捷報上高殲巨寇，爭傳儒將擅清吟；
丹忱好引燎原火，正氣長留肅穆音。
一碑高矗疑新碧，祖國為傷萬古心。

日寇自上高慘敗後，憤無可洩，只好遷怒於我淪陷區內不肯附逆的無辜民衆，中行別業裏的大屠殺血案，正說明了敵僞在軍事政治上的束手無策，只好虐殺我手無寸鐵的民衆，滿足他彷徨苦悶焦躁不耐的變態心理。正當上海民衆大家都注目於這空前絕後的大血案的時候，不料霹靂一聲，寄身於膠州路孤軍營中的謝團長，竟也在敵僞的陰謀指使下，遭到了他手下士兵的毒手。這時的上海，真可說是妖氛籠罩，天日無光的了。

第四十一回 孤軍營團長遭毒手 中條山日寇患盲腸

却說「八一三」滬戰時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自從二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奉蔣委員長命令，在團長謝晉元領導之下，全部退入上海公共租界以後，就被留居在滬西膠州路星加坡路口的膠州公園內，那地方原是英國兵房，自從八百孤軍進駐以後，就改成了孤軍營。這時八百孤軍的光榮戰績，已經很快的傳揚到全世界，使全世界人士莫不對孤軍寄以熱烈的同情和崇拜。尤其是美國人，對於八百壯士，極表景仰，美國的國際無線電台，曾以「八百壯士死守關北」為題，廣播了一個整天，音波遍及南北美洲。民國二十七年，向孤軍獻旗的女童子軍楊惠敏小姐出席美國紐約世界青年大會時，美國人士遇見她後的第一句話，便是問八百壯士的近況怎樣，並索取謝團長的照片，互相傳觀，不忍釋手。這可以證明惟有偉大的人格感召，能使全世界的人士傾倒。不過謝團長却並不以此自滿，他曾經很謙虛的向新聞記者們表示：「防衛國土是軍人的天職，沒有什麼值得頌揚的地方，日寇與我們誓不兩立，我們存在一天，決與日寇拚命到底。」八百孤軍集中膠州公園以後，當時因為礙於國際公法，不得解除武裝。謝團長原來的計劃，打算好好的把孤軍整訓一番，以便有一天能夠東山再起，但上海「孤島」的環境一天壞似一天，種種惡勢力也一天加重一天，就是那批負責看守孤軍營的白俄，對孤軍也變成了一副猙獰的面目，對他們開始了種種殘

暴無理的虐待。二十七年八月十一日，爲陸軍第八十八師遺師到上海的紀念日，先一天，謝團長命伙夫到外面去購得一根長三丈二尺的旗桿，豎立在孤軍營中，準備在十一日早晨領導部屬舉行紀念儀式升掛國旗之用。不料駐紮在營外的白俄義勇隊隊長摩斐，無端認爲旗桿太長，到營內要求截短。謝團長認爲此項要求，尚可接受，乃將旗桿截去八尺，淨長爲二丈四尺。十一日晨六時，謝團長召集全體官兵，舉行紀念儀式，行升旗禮，並致訓話。正在訓話的時候，白俄義勇隊隊長摩斐又來，要求將國旗除去，謝團長當以國旗爲國家代表，未便隨意升降，當即婉詞拒絕。摩斐面有怒色，口稱往工部局報告而去。正午，摩斐復回至孤軍營，向謝團長說：「工部局態度堅決，限一刻鐘內除去國旗，否則即採必要手段。」謝團長以摩斐的要求太覺無理，仍舊加以拒絕。摩斐去後，謝團長乃下令緊閉營門，以示堅決。少頃，摩斐突率白俄團員四百餘人，手執木桿鐵尺等武器，破門而入孤軍營，強迫孤軍將國旗除去，全體孤軍莫不憤恨萬分，但猶竭力忍耐，據理拒絕。摩斐竟下令白俄團員將我國旗除去，將旗桿砍倒。孤軍見狀，再也不能忍耐，遂和白俄團員發生衝突，當時孤軍都赤手空拳，所以衝突甫起，就有數十名被白俄團員用利器砍傷。孤軍怒不可遏，奔至附設在營內的消費合作社，取啤酒瓶抵抗，又約十分鐘，孤軍受傷者更衆。衝突稍停後，白俄團員竟將孤軍營房完全佔據，並搜查。這時有醫官湯某，恰巧臥病在牀，不能下榻，白俄團員竟將湯醫官推跌在地，毫不顧惜。孤軍見狀更加憤怒，衝突又起。事後檢查，孤軍受傷者共達一百一十一名，其中四十一名重傷，內有官軍七名。

這時英國駐軍已到場彈壓，受傷孤軍，當經英軍派車送往醫院醫治，當晚，有孤軍尤長春、劉昌治二名，傷重殞命。湯醫官左臂折斷，勢成殘廢。白俄團員檢查營房不足，復將飯碗及盛器等一併攜走，全體孤軍於萬分悲憤下，遂均開始絕食。當晚八時，謝團長向全體官兵訓話，垂詢各官兵意見，各官兵都表示願意絕食爲國旗奮鬥。十二日晨六時，孤軍照常集合早操升旗訓話，謝團長以無旗可升，乃示以精神升旗法，對全體官兵說：「我們頭上有青天白日，脚下有熱烈的鮮血，足以代表偉大的國旗。」全體孤軍遂於「孤島」萬惡的環境中，舉行一幕莊嚴肅穆的精神升旗典禮。這天，孤軍繼續絕食，晚九時至十二時，工部局復陸續派出白俄團員，將孤軍營房包圍，並將謝團長以下各級官長十六員，移至白俄司令部。十三日，爲滬戰週年紀念日，全市因此事空氣更形緊張，孤軍仍自動舉行精神升旗禮，並繼續絕食。謝團長等被移居後，卽日致書工部局質詢，略謂：「自二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由第三者要求我當局下令撤退，迄今九月餘，我等始終遵守法紀，毫無越軌行動，而撤退之後，英國陸軍及貴局曾允諾，俟戰事離滬，卽將我等送回本國政府，何以遲遲尙未實現？」次述升旗係經工部局副總辦何德奎允許，並要求工部局解釋四點：「（一）第三者要求我當局下令撤退，一因表現人類同情心，不忍見我等身陷絕境；其次，槍彈橫飛，顧念租界中外人士生命財產之安全。今貴當局收容我等，是否本此意義。（二）我等已非俘虜，絕非犯人，我等法律地位及私權是否完全喪失。（三）旗桿及升旗問題，業由何副總辦等協議妥當，因何突用武力強行拆除，且被毆傷亡至

一百一十一員名之多。(四)十三日一時，貴局復派隊將我等全部長官移押此間，不知是何法律？」同時謝團長等官佐十七名，也一律絕食，以表示中國國格之絕不可侮。當晚，有日籍浪人四名，竟懷藏手槍手榴彈等武器，闖至孤軍營房，圖謀暗殺我孤軍，當經義國防軍見而阻止，並將各日人帶走。十四日晚，又有受傷孤軍汪惠年，因傷重逝世。當孤軍和白俄衝突消息傳出後，上海市民義憤填膺，各團體如地方協會、市商會、納稅華人會等，迭向工部局抗議及提出善後措置辦法。蔣委員長對這件事也極端關懷，除請中央及外交部向有關各國交涉外，並電請駐滬英大使寇爾，主持正義。上海各團體屢次派代表慰問全體孤軍，十五日起，孤軍經全市各團體代表一再敦勸爲國珍重，謝團長等十七名官佐及孤軍營內的全體官兵，始同時恢復進食。到了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白俄義勇隊竟又想出新鮮花樣，在孤軍營四周架設起鐵絲網來。孤軍以自己絕非俘虜，如何能容忍這種侮辱，當即據理力爭，可是抗辯毫無結果，那批蠻不講理的白俄義勇隊竟用催淚彈水龍頭等來對付我英勇壯士們，在這次衝突中，又有一位班長何玉湘當場身殉。此後情勢愈加惡化，白俄義勇隊竟完全將孤軍營封鎖起來，使全體孤軍完全和外間斷絕了連繫，一切必要的物件也無法可以獲到。我全體壯士過着這種形同囚禁的生活，當然心中非常憤慨不平。可是謝團長却絕不頹喪，他依舊繼續對孤軍作着嚴格的訓練，保持着整肅的軍風紀，並指導部衆從事各種小工藝，如製造肥皂、墨水、紮製籐器傢具等，一來使他們在營中身心有所檢束，並可藉此自食其力；二來他日一旦退伍

後，有一技之長，也可以藉此自立謀生。每次有民衆或新聞記者入營慰勞，謝團長總是勉以大義辭意，使聽者動容。作者也曾到孤軍營裏去訪問過一次，只見謝團長光着頭，身穿黃灰色軍裝，面部雙額凸起，一副典型的廣東軍人的模樣，儀容肅穆，使任何人見到都會衷心的加以崇敬。他雖然幽居三載，平居却總不離翰墨，每天必記日記，從不間斷，雖橫逆頻加，却始終心堅如鐵石，相信最後勝利總有一天會到來，當受着白俄野蠻無人道的待遇時，常常這樣的慰勉部屬說：『等着吧！總有一天我們會來同這批畜生們算賬的。』他雖然堅信最後勝利的日子會到來，可是萬想不到的他竟看不到那最後勝利的一天。原來這時上海環境已日趨惡劣，正是妖氛遍地，日月無光，來慰勞孤軍營的人中，也難免品類良莠不齊，其中竟雜有若干敵僞方面的奸細在內，他們企圖用威脅利誘的手段，動搖謝團長的信念，無如謝團長始終秉着乾坤正氣，不屈不撓的與惡勢力相周旋，敵僞雖千方百計的進攻，終不能動搖這嶺表英雄的鐵石心腸。自古道：『忠奸不兩立，』敵僞既不能誘惑謝團長，遂惱羞成怒，企圖加以暗算。孤軍營中的全體士兵，雖然久受謝團長人格的薰陶，但也不免有一二不肖士兵，沒有完全泯滅利祿觀念，禁不起敵僞方面一再用富貴權位相誘惑，遂有郝鼎誠等不肖士兵暗中受汪逆的收買，變起節來，敵僞初意本來想叫他們煽惑孤軍營中全體士兵叛變，無如孤軍營中大部分士兵平素受謝團長的人格感化很深，意志非常堅決，煽動不但無效，反有敗露的危險，敵僞只好改變計劃，叫郝鼎誠等去戕殺他們的長官謝團長了。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四

日早晨五點鐘光景，孤軍營中的全體官兵，依照每天慣例，在謝團長領導下，舉行精神升旗典禮，正當集合訓話時，郝鼎誠等幾個不肖士兵，竟對謝團長的訓話橫加指摘，且口出不遜之言。謝團長非常詫異，認爲這幾個士兵不但目無官長，而且聽他們的話，顯然已經深受反動份子的煽惑，自己難免要負責導不嚴之責。於是便把他們這幾個人叫到面前來，預備當面加以開導。不料郝鼎誠一走到謝團長面前，忽然袖出利刃，對準謝團長頭部胸部等要害猛刺；其餘幾個不肖士兵，則有些執住謝團長的手，有些抱住謝團長的身體，不容他抵抗。謝團長猝不及防，頭部和胸部被刺中數刀，遭受重傷，立時倒地，鮮血像泉水一樣的湧將出來。那些傾聽謝團長訓話的官佐和士兵，站立的地方和謝團長有相當的距離，這時驟見變生意外，不禁大驚失色，連忙搶上前去救護已來不及，謝團長已經受傷倒地，只好大家把那行兇的郝鼎誠和其餘幾個幫手拿住，一面由白俄義勇隊通知工部局，由醫院特派救護車馳往孤軍營，將謝團長載往醫院救治，終因受傷太重，延至六點鐘左右，我們這位民族英雄，淞滬血戰悲壯史劇中的主角謝晉元團長，便在敵僞的陰險魔手下，與祖國長辭了。當時副營長上官志標，因搶救謝團長也被刺傷，幸虧傷勢還不很重。所有兇手被當場捕獲後，由捕房解送法院，並提起公訴，審訊結果，才知道這件案子的背景，完全是出於敵僞的陰謀指使。且說當時謝團長的噩耗傳出，不但全國民衆悲憤填膺，就是世界人士，也莫不一掬同情之淚。尤其是上海市各界民衆，四年來和謝團長同甘苦共患難，有着深切的交情。聽到了他遇難的消息，尤感哀痛，殯殮

的那一天，前任孤軍營中噐的竟達二萬餘人，瞻仰遺容，不論識與不識，莫不泫然淚下。陪都各界得悉，紛紛電唁謝團長家屬，並舉行大規模追悼會，各報競出追悼特刊。蔣委員長尤深痛悼，說「此種長期奮鬥，實較之前線官兵浴血作戰，慷慨犧牲，尤爲堅苦卓絕，難能可貴。」立刻親下命令，發給特卹治喪費五萬元，並呈請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追贈爲陸軍少將，所遺子女，由國家撫養，並通電各軍隊官兵，表示悼念，身後備極哀榮。綜觀謝團長的一生，實不愧爲民族英雄，模範軍人，所可惜的是不在戰場上殺敵成仁，却死於部下不肖士兵的手裏，未免死不瞑目。謝團長名晉元，字中民，廣東省蕉嶺縣人，屬於客家民族，以清光緒三十一年（卽西曆一九〇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於蕉嶺縣內的福鄉尖坑村，父名發香，母李氏，僅生謝團長一子，所以非常鍾愛。幼年曾肄業於村中的育民學校及三圳公會，後在梅縣省立第五中學畢業，考入國立中山大學預科；民國十四年十二月，方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步兵科。至十五年十月畢業，卽參加北伐，隸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將軍麾下，龍游一戰，身先士卒，克奏膚功，開始爲長官所賞識，後來大軍進攻桐廬，復統率一連士兵，迂迴峻嶺絕壁間，冒險繞道至敵人後方加以奇襲，克復桐廬，因功得晉級營長。十六年七月，龍潭血戰，革命軍與孫軍白刃肉搏，雙方主力屢進屢退，死傷盈萬，謝將軍指揮全營壯士，衝入敵陣，配合友軍作戰，終於克復龍潭，從此嶄露頭角。十七年二次北伐，大軍進至濟南，日寇橫加干涉，將軍忍無可忍，下令還擊，且攘臂當先，親自指揮，數度負傷，誓不後退，日寇不支，敗入城內，後因接奉上峯命令，忍痛停戰，

是爲將軍抗日之始。十八年，與凌維誠女士在蕉嶺故鄉結婚。二十一年，「一二八」戰役，隸屬陸軍第八十八師二百二十六旅五百二十四團充當團附，深得孫元良將軍倚重。二十三年九月，畢業於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二期。二十五年，升任爲八十八師旅部參謀主任。二十六年，「八一三」滬戰爆發，將軍已抱犧牲決心，致書夫人說：「半壁河山，日遭蠶食，亡國滅種之禍，發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孫無唯類矣！爲國殺敵，是革命之素志，而軍人不宜有家室，我今既有之，且復門衰祚薄，親老丁稀，我心非鐵石，能無眷然？但職責所在，爲國當不能顧家也。老親之慰奉，兒女之教養，家務一切之措施，勞卿担負全責，庶免征人之分心也。」凌女士賦性賢淑，自將軍出征後，便在蕉嶺故鄉侍奉翁姑，親操井臼。自從將軍率領八百孤軍死守四行倉庫，「民族英雄」的名聲登時傳遍全國，凌女士芳心也頗覺安慰。二十九年，將軍的母親去世，不料爲時不久，將軍也遭部下暗殺，噩耗傳來，凌女士哀毀自不必說。將軍不但武功卓越，就是對國學也有相當修養，並且勇於求知，每當軍務倥傯之中，猶抽暇刻苦自勵，手不釋卷的潛修，研究英法各國文字，好讀四書，富有心得，實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儒將。治軍極嚴，手訂教育、體育、生產各項計劃，隨時督導部屬鍛鍊體格，學習技能，養精蓄銳，以備報效國家。他時常這樣的向士兵訓話說：「外國人常常輕視中國軍隊的素質，我們的言行，必須使他們從我們身上看出中國軍人的氣概，從此認識中國的真精神。」從這些上面，都可看出他實在有一個遠大的前程，倘能假以時日，不難成爲一個偉大的軍人和卓越的政治家，完成他救國救民

的宏願不幸中道被狙，費志以終，殉國時年僅三十七歲，深可痛惜。家中除老父外，遺妻一、子二、女二。長子幼民，次子繼民；長女雪芬，次女蘭芬。家境極爲蕭條。後人有詩誦謝將軍道：

鼙鼓噴天隔海來，將軍威令鬱風雷。雖陽城與四行庫，史冊彪炳前後輝。

貞固不讓常山節，嚼雪覓美蘇武忠。四萬萬人齊頌首，而今嶺表出英雄。

悲風昨夜起申江，戰血猶腥未肯降。自有精忠貫日月，豈容婢膝拜異邦。

刀光如雪破春寒，未必臨危一死難。願剪淞波三尺水，爲君和淚表胸肝。

謝團長遭了敵僞的陰謀毒手，固然使人痛恨萬分，然而另一方面，却也反映出了日寇侵略戰爭的沒有出路，只好施用這種無恥卑劣的暗殺手段，以圖取快一時。這時他在中國已經打了四年，雖然沒有精疲力盡，至少已經半身不遂，泥足愈陷愈深。尤其使他目爲心腹大患的是山西。因爲山西如若不能確實佔領，就是佔領了河北也不能確保，如若說河北是中國的心臟，那麼山西就是河北的根柢，唐代安史之亂，河北淪陷，幸虧太原無恙，所以李光弼、郭子儀等名將，得藉山西爲根據，收恢復之功，成中興之業。民國二十七年春，日軍攻入晉南後，山西全省雖告淪陷，但因我軍改採新戰術，放棄陣地戰，改採運動戰和游擊戰，留閻錫山和衛立煌二部於山西，配合八路軍，展開敵後攻擊，不但牽制日軍使他無法西渡黃河攻陝甘，南渡黃河攻河南，而且不斷使他在山西山地裏遭受殲滅的命運。山西多山，西有呂梁山脈，東有太行山脈，北有恆山山脈，南有中條山脈，這些山多半很高，

最高的拔海達二千公尺以上，正利於我軍的埋藏，日軍進入了山西，不啻飛蛾撲火，自投羅網，一部分的陸續給我軍殲滅，好比頭髮給薙頭匠薙光一樣。我軍爲了軍事上指揮調度的靈活起見，更於二十八年夏天起，實行打破「第一戰區」和「第二戰區」的界限，同時由衛立煌將軍主持，在洛陽召開軍事會議，閻錫山將軍和朱德將軍等重要軍事領袖都前往出席。當場議決把山西劃分爲三個區域，呂梁山爲閻錫山將軍的部隊駐紮地；管岑山、五台山、太行山等處，作爲八路軍游擊活動的區域，中條山一帶則由衛立煌將軍統率二十餘萬大軍駐紮，逢到軍事緊急時，不分界限，互相策應，經過這一番調度之後，軍事運用更爲靈活，而山西的日軍，也就更加有死無生。在這三個區域之中，中條山尤爲軍事要地，東連太行山，南憑黃河與洛陽相望，西北面可以控制同蒲鐵路，地形和地勢，均佔優利地位。衛立煌將軍統率二十萬中央大軍駐紮在中條山上，控扼着有利的地形，使日軍不敢南越黃河一步。這樣優勝的地位，日軍豈肯輕輕放棄，爲了要想佔領中條山，除去他的心腹大患，也曾發動十餘次的會戰，企圖包圍殲滅我軍，結果沒有一次不歸於失敗，並遭受重大損失。因爲我軍避免和他作正面交鋒，每當日軍大股來犯時，則以主力分散兩翼，待機加以側擊，而當遭遇日軍小部隊時，則集合大軍，把他包圍殲滅，日軍本來不擅長山地戰，再加我軍施用這種卓越的新戰術，更覺寸步難行。正所謂「入山容易出山難」，接連經過數次圍殲以後，日軍差不多提起中條山來就覺頭痛，給中條山起了個別名，叫做「華北的盲腸炎」。盲腸是大腸的上段，上接小腸，

下連接腸，但牠在人體中却毫無用處，盲腸發炎，如不割除，更有性命之憂。日軍稱中條山爲華北的盲腸炎，可想見他對這一地帶，實在視爲致命之傷，同時更充分感覺着無法處置的苦惱。而山西境內的我軍，也確能做到不分畛域互相策應的地步。有一次，衛立煌將軍率部在中條山的沁水縣附近作戰，被日軍包圍，發無線電請友軍營救，結果由朱德將軍率領八路軍的一支人馬去解了圍，所以日寇雖然竭力渲染國共衝突的消息，想挑撥我國內不和，以便他於中取事，而我方所給予他的答覆，却是國共緊密合作，粉碎他的進攻企圖。民國三十年一月，軍事委員會命令原駐江南一帶的新四軍移駐黃河以北，新四軍和八路軍同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軍長爲葉挺，副軍長爲項英，當時中共希望將新四軍移駐江北岸，未爲中央接受，同時在移動中的新四軍主力部隊於一月六日在安徽省南部的涇縣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部下的軍隊發生衝突，結果新四軍大部被擊潰，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傷重不治而死，蔣委員長乃於一月十七日正式下令解散新四軍。日寇以爲國共衝突，是他乘機取巧的好機會，遂由各方抽調兵力，再向我中條山進攻，因爲中條山不破，我軍可以作爲將來反攻收復華北的根據地，足以使山西、河北的日軍寢食不安。這時日軍環繞中條山的外圍而和我軍對峙的，爲第三十五師團，第三十六師團，第三十七師團，第四十一師團，共四個師團，分佈於豫北的沁陽、博愛，及晉南的晉城、陽城、沁水、絳縣、聞喜、夏縣、安邑之線，我軍則配置於廣約二百七十公里、深約五十公里的中條山脈內，前扼山陰，背臨黃河，以保持我軍北進

的各黃河渡口。三十年五月初，日軍由山東、河北及山西北部各處抽調兵力，向中條山外圍集結，截至五月六日止，連同原在該地的兵力，集結於豫北道清路西段的沁陽、博愛一帶的，共約兩個師團，集結於山西南部的晉城、陽城、沁水、絳縣、聞喜、夏縣、安邑一帶的，共約五個師團，總兵力不下七個師團，除原有的四個師團外，新增的部隊，計有第二十一師團、第三、第四、第九各混成派團，及騎兵第四旅團等番號，共約十餘萬人，在兵力上形成絕對優勢。五月七日起，左右、中、三路同時向我進攻，左翼又分爲南北二支，南支豫北道清路、沁陽、博愛的日軍，於七日下午分三股，向我濟源、孟縣進犯，我濟源守軍戰鬥不利，於八日正午放棄濟源、孟縣，轉進至封門口。既設陣地。日軍增兵猛攻，自九日上午激戰到十日早晨，封門口被日軍攻破，我軍乃分別轉進於濟源、垣曲大道的西北地區。戰至二十日早晨，日軍一部控制北白坡至官陽以西各黃河渡口，主力繼續西進至邵源，與中路由垣曲東進的日軍會合。北支晉南陽城方面的日軍，於七日下午在董村鎮東西之線，向我軍攻擊，激戰至十二日，我軍陣地屹然未動。日軍一個大隊侵入董村鎮東南的二里腰，被我軍全面圍殲。十三日，日軍增援反攻，董村鎮失陷，我軍遂逐步轉移至橫河鎮東北地區。中路晉南絳縣、橫嶺關方面的日軍，以中央突破的戰法指向垣曲，於七日下午，向橫嶺關皋落大道西側大道猛攻，激戰至八日上午二時，我軍陣地正面被敵突破，經數度反攻，均未奏效，旋被日軍壓迫至望仙莊附近，垣曲遂於八日黃昏失陷，我軍向兩側轉移。日軍復由垣曲分股向東向西挺進，東進日軍竄到邵源與左翼由濟源西進的日

軍會合西進日軍於十一日佔領五福渡，掌握黃河北岸各渡口。右翼晉南聞喜、夏縣東南的日軍，於七日下午向我張店鎮以東猛攻，八日下午，我軍轉移至望原村、四焦村，節節抵抗，九日下午，又轉移至台岩村附近，與日軍堅持苦鬥，展開壯烈血戰，我新編第二十七師師長王竣，副師長梁希聖，參謀長陳文杞等，均於此役壯烈殉國。五月十二日以後，我軍在中條山各山隘內與日軍苦鬥，衛立煌將軍乃下令各軍以一部留置中條山內繼續抵抗，而以主力轉向日軍背後攻擊，我各軍主力遂於十三、十四兩日開始突圍，到了十八、十九、二十日，竟分別突至日軍背後，轉向日軍夾擊，日軍攻勢遂漸遭頓挫，直戰至二十七日，雙方戰鬥始告停止。此次會戰，自五月七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共二十一日，日軍因在華北方面，交通便利，比較容易抽調兵力，遂得以對中條山構成戰略優勢，並有空軍助戰，又使用毒氣，所以他最初幾天的攻擊，比較順利。我軍雖然失去中條山若干山隘及該山以南的幾個黃河渡口，致將來對於晉南的攻勢作戰，不免增加若干困難，但主力部隊在極惡劣的情形下，仍能突破包圍，轉向敵後攻擊，使中條山的日軍，始終不能安枕。日軍雖佔據中條山各山隘及其南的各黃河渡口，因我中央大軍仍在他背後活動，不時出沒於茅津渡、夏縣、芮城等處，同時東西兩面太行山和呂梁山脈內的我軍，復以高屋建瓴之勢對他加以控制，所以竄據中條山的日軍，好比竄進袋底，被封鎖在袋內，無法出來，一出來便不免要遭受在他背後和兩側的我軍攻擊，在這種形勢下的日軍，要想南渡黃河，不用說更完全是屬於夢想了。

第四十二回 日美談判東亞北風雨 羅邱會晤世界現曙光

却說日本因爲侵略中國軍事上沒有進展，便又想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國際局勢的變化，作外交上的活動，使中國失去與國，陷於孤立，以便利他的宰割。在遠東有共同利益的國家本有英美蘇三國，但這時英國因爲歐洲風雲緊急，事實上差不多已經退出遠東，日本所要對付的只有美蘇二國。日本的對蘇外交，自從蘇聯共產革命以後，可說是一直取着攻勢，「九一八」事變後，滿蒙邊境常常有衝突發生。日德義反共協定的成立，很明顯的是爲了對付蘇聯，而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日本要求中國共同防共不遂也是原因之一。當時蘇聯曾兩次向日本提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但被日本拒絕。民國二十七年秋，捷克問題緊張時，滿蒙邊境的小衝突演成了日蘇兩軍在張鼓峯方面的激戰，結果日本失敗屈服。二十八年夏，正當波蘭問題緊張，英法蘇進行談判時，日蘇兩軍又在諾蒙亨方面發生劇戰，但這時日美關係已漸趨惡化，未幾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蘇聯有事於歐洲，日本也想安定北方，迫使英國勢力退出遠東，兩國便簽訂了諾蒙亨停戰協定。到了民國二十九年十月，日德義三國同盟成立後，日本一方面急於結束他的所謂「中國事變」，一方面在太平洋上又有和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的可能，於是亟謀改善對蘇關係。民國三十年三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赴歐訪問德義，至四月上旬轉道赴蘇聯，與蘇外長莫洛托夫商

談。這時正當巴爾幹戰事擴大，德蘇感情日惡，衝突一觸即發之際，蘇聯爲了避免與德國發生戰爭，後日本乘機在他東陲進攻使他形成兩面作戰的不利形勢起見，也有和日本妥協，在遠東方面取得安全保證的必要。四月十三日，松岡洋右與斯大林、莫洛托夫等晤談後，便在莫斯科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至二十四日，經雙方批准公佈，全文如下：「日本帝國及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由於欲鞏固兩國間之和平及友好關係，決定締結中立條約，協定如左：（一）兩締約國維持兩國間之和平及友好關係，且約定互相尊重彼此締約國之領土完整及不可侵犯。（二）締約國之一方若爲一國或二國以上之第三國軍事行動之對象時，另一方之締約國在該紛爭之全期間中應守中立。（三）本條約自兩締約國批准之日起實施，其有效期間爲五年。兩締約國之任何一方在上記期間屆滿之一年前若不通告本條約之廢棄時，則本條約得自動延長五年。（四）本條約務必迅予批准。批准書之交換應即速在東京舉行。附帶聲明：日本帝國政府及蘇維埃聯邦政府基於兩國間所締結之中立條約之精神，爲保障兩國間之和平及友好關係起見，日本帝國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及不可侵犯，蘇維埃聯邦尊重滿洲國領土之完整及不可侵犯。」日蘇中立條約很明顯的表示這是蘇聯保障他東陲安全的一種必要措置，可是日本却得意非常，自矜爲他外交方面獨特的成功，並認爲這是對中國抗戰一很重大的打擊，真不知說的什麼夢話。同時因爲中國內部國共正在齟齬，一部分淺見的人見日蘇中立條約的附帶聲明中有「蘇維埃聯邦尊重滿洲國領土之

完整及不可侵犯」字樣，竟對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大肆抨擊。殊不知這完全是蘇聯的一種權宜之計，避免日本由滿蒙邊境向他進攻，所謂尊重僑滿的領土完整，並不能解釋爲他承認僑滿的表示，否則他爲什麼不直截爽快的承認僑「滿洲國」呢？大家要知道國際外交上縱橫捭闔的手段，當以蘇聯爲首屈一指，日本比起他來，正如小巫之見大巫，那裏是他的對手，直到後來德國敗亡，蘇聯忽然翻過面來，對日宣戰，分兵五路進攻僑滿，日本方知上了蘇聯的當，放棄了一向倚賴蘇聯的心理，但已懊悔莫及了。這是後話，且待後集書中再表。現在且說日本自簽訂日蘇中立條約以後，北顧無憂，於是便一心一意的對付美國，準備以全力南進。原來美國對於遠東，素來有他一貫不變的基本政策，就是：（一）堅持一八九九年約翰海（John Hay）所宣佈的門戶開放宣言；（二）維護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條約；（三）堅持史汀生不承認以武力侵略造成的領土的不承認主義。美國站在這種基本政策的限度上和日本談判，這和日本獨霸東亞關閉遠東門戶的政策當然扞格不入，相距很遠，於是日美的關係就日益惡化起來。其實日美關係的惡化，已早在「一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就開始了！那時美國就已根據他對遠東的基本政策，一方面堅持門戶開放，一方面高唱不承認主義，然而因爲英國態度曖昧，有唱無和，日本遂得橫行無忌。後來因爲國聯會在美國的支持下，作不利於日本的決議，日本乃於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退出國聯，此後又於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退出倫敦海軍會議，自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各國的海軍入

於無條約的狀態，於是日美關係更增不安。蘆溝橋事變發生，以迄「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美國對日態度逐漸強硬，美總統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發表談話，痛斥日本爲侵略國，一方面積極援助中國抗戰。可惜當時英法因爲忙於應付歐局，無暇兼顧遠東，對日問題打算由美國去獨力應付，而羅斯福又因軍備未曾充實，不得不暫時消沉下去，於是日美關係乃告弛緩。但自民國二十七年起，美國就着手龐大的擴張海軍計劃；五月十七日通過文生氏海軍擴張案；六月三十日成立英美法三國海軍新協定，一方面對於日本加以譴責，並於七月一日下令禁止將飛機及零件運往日本；十二月二日，又下令禁止製造飛機用的材料運日，同時更積極援助中國；十二月四日，美政府宣佈對華借款二千五百萬元。十二月八日，日外相有田與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舉行調整日美邦交談話，結果因美國反對承認日本所造成的既成事實，調整邦交遂不可能。由於美國對日態度強硬而英國對日態度軟弱，日本遂對美國力持穩健，而對英國肆意壓迫。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日本封鎖天津英租界，結果英國對日讓步，成立了日英原則協定，美國對於英國的軟弱極表不滿。到了七月二十六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向日本樞內大使提出廢止日美通商航海條約的咨文，內容略稱：「美國於一九一一年在華盛頓簽訂之日美通商航海條約，根據該條約十七條之規定，該條約及附屬議定書，自聲明之日起，六個月後失效。」日美通商航海條約的廢棄，不但對日本經濟上予以壓迫，就是對日本禁運上也增強了許多力量。當時英國正和日本在東京舉行會議，英國受了美國的影

響，態度也突然轉趨強硬。日本爲了緩和美國態度，遂於十二月十八日由阿部內閣的外相野村吉三郎將開放南京以下長江下游及珠江航路的意思通告美國政府，但並沒有因此減輕日美關係緊張的程度。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日美通商航海條約失效，兩國遂入於無條約狀態。三月底，汪逆兆銘在日本支持下登台組織「偽政府」，證明事變的推移與美國所希望的相距愈遠。到了五月間，歐洲戰況顯然有利於德國，歐洲的德義和遠東的日本之間彼此勾結的空氣日見濃厚，於是美國的對日態度更趨積極，決定再度對日加以壓迫。以六月一日限制特殊大型工作機械的對日輸出爲濫觴，漸次禁止各項重要物資輸往日本。六月中，法國對德屈服，英國無暇東顧，遂於七月間同意日本封鎖滇緬路的要求。其後日本趁火打劫，企圖控制越南，於九月二十二日與越南締結友好協定，日軍即進駐越南北部，日本海空軍得利用越南海港及空軍根據地，一方面又派小林商相往巴達維亞和荷印當局進行商務談判，要求荷印增加對日石油的供結量，這時美國除了阻止荷印和越南接近日本，加強馬尼拉的防務外，並於九月二十五日對中國政府成立二千五百萬的美金借款，二十六日更宣佈美國的鐵、鋼、屑鐵完全禁止輸往日本。二十七日，日德義三國同盟條約成立，該約第三條規定對現在未參加歐戰及中日事變之第三國，如對締約國有攻擊行爲時，三國有互相援助的義務，而第五條規定蘇聯不受本盟約的影響。美國遂認爲該約顯然以美國爲對象，因而對日空氣更趨險惡。當英國決定重開滇緬公路的時候，美國政府便於十月八日發出了撤

退遠東商民的勸告。十一月初，羅斯福總統三度當選，美國距離參戰之途更近，到了月底，日本又承認汪逆所組織的偽政府，成立所謂「中日基本關係條約」，美國務卿赫爾立即聲明，美國決不承認，並且又借款一萬萬美元給中國政府。十二月上旬，英國也借款一千萬鎊給中國政府，以對抗日本。十二月二十九日，羅斯福發表爐邊談話，提及日德義三國同盟，聲明強化援英程序，並表示對於抗戰中的中國政府，將於防衛民主主義的見地上，予以等量的援助。民國三十年一月六日，美國議會開幕，發表謄文，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日美問題，但表示出美國擴軍和援助中國英國的決心。月底，美議會通過租軍法案，雖然重點是在援英，但赫爾在審議該案時，對於日本曾作猛烈的抨擊。由於日美對立的尖銳化，太平洋危機的傳說日盛，美國對遠東僑民再作撤退的勸告，一時人心惶惶不安，接着美國海軍後備隊四千二百員名也開往太平洋各海軍根據地，加入艦隊服役，更增加了太平洋危機深刻的程度。日本爲圖緩和美國起見，乃派前外相野村吉三郎爲駐美大使，於二月中旬前往美國，開始努力調整日美國交。以上便是「九一八」事變後日美關係惡化的經過。其實野村的赴美，並不能緩和日美危機，因爲日美兩國對遠東的基本政策相距甚遠，決不會取得妥協，遲早總不免要出於一戰。尤其是當日德義三國同盟條約成立的時候，日本首相近衛、外相松岡所發表的咄咄逼人的演說，給予美國的刺激很深。近衛曾說：「太平洋的和戰問題，將視日本人或美國人能否諒解並尊重對方的立場，以爲轉移。」他並忠告美國說：「日德義三國正在建設一種世界

新秩序，並使其合於新世界潮流，美國務須加以考慮和諒解。倘使美國不能諒解日本的真正意向，那末除了出於一戰之外，別無他途。」美國聽了這話，怎不衝動，所以野村赴美，雖然企圖調整日美關係，但有識之士，都已看出他除了延宕時日，不願立刻和美國「看底牌」以外，並沒有什麼用處。果然，野村到了美國，美國便於四月中旬提出非正式提案，其中共分七點：（一）兩國對國際觀念及國家觀念的懷抱；（二）對歐戰的態度；（三）對中日事變的態度；（四）日美兩國間的通商問題；（五）在太平洋地域的經濟活動；（六）太平洋地域的政治安定；（七）菲律賓中立化。以此作為太平洋全般問題協定的基礎。對於第一點，美國政府表示與日德義三國盟約的關係，希望日本能廢棄三國盟約。對於第二點，美國表示將來為自衛而參加歐洲戰事時，日本在太平洋方面不能威脅美國的安全，要求日本予以保障。對於第三點，中日事變，應以美國所承認的基本條件調停之，即維持門戶開放的原則，日本陸海軍應無條件從中國撤退，及否認南京偽組織。這些條件當然不是日本所能答應的，日本於五月中旬提出一修正方案，聲明三國盟約日本負有軍事援助義務，應依約發動；關於中日事變則希望美國了解近衛三原則，及「中日基本條約」，「中日滿共同宣言」，信賴日本的善鄰友好政策，對中國政府作和平勸告，若中國政府不聽，則中止援華。到了六月下旬，美國政府又提出更具體的修正案，以後交涉便根據這修正案繼續進行。在日美談判進行的期間，羅斯福總統又於五月二十七日發表爐邊談話，申明美國已入無限制的非常時期，呼籲民

衆即作準備，大概因爲日美談判正在進行，所以並未提及日本。六月十四日，美國下令凍結軸心國在美資金，但並不把日本包括在內，這無異是一種勸告日本反省的表示。不料日本毫不覺悟，仍舊一意孤行。七月十八日，日本第三次近衛內閣成立，（按第二次近衛內閣係於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米內閣辭職後成立，而於三十年七月十六日總辭職。）不到一星期，就根據和法國簽訂的日越議定書，由日本駐法大使加藤與法國維琪政府的達朗內閣磋商對於越南的聯防協定，於七月二十六日，成立共同防衛越南的日法議定書，日本並派兵進駐越南南部，這一來，便大大的改變了日本在南洋的戰略地位，達到和英美短兵相接的地步。美國忍無可忍，乃下令凍結日本在美資金，加重對日經濟壓迫，於是日美關係至少在經濟方面實際上已到了斷絕的地步。日首相近衛鑒於情勢險惡，意圖轉圜，竟不自量的致電羅斯福總統，提議與羅斯福總統親自晤面一次，舉行緊急會議，以謀打開這種危難局面。看官試想，日美對遠東的基本政策，宛似南轅北轍，而且一個是民治領袖，一個是侵略巨頭，憑什麼要見面，又有什麼話好談？所以美國對這提議冷冷的答覆說，對於羅斯福總統和近衛會談，美國在原則上雖表贊同，但必須日美懸案中重要的如三國同盟條約問題，在華日軍駐留問題，國際通商平等待遇問題等，先行成立同意，否則沒有會談的必要。這不啻給近衛碰了一個軟釘子。羅斯福總統一方面拒絕和近衛會面，另一方面他却和英國首相邱吉爾於八月中旬在北大西洋某處海面舉行了一次歷史性的會議，訂立了奠定未來世界和平基礎的

大西洋憲章的八項原則。這世界民治陣線兩大巨頭的會晤，不但使淹沒於侵略怒潮中的黑暗世界透露一線曙光，而且對於遠東時局也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有特加記述的必要。原來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會晤的動機還遠在二月間，但因希臘和克里特島發生戰事，致將預定的會期延遲了將近半年之久。羅斯福總統乘了赴會的是九千零五十噸的巡洋艦「奧古斯泰」號，就是美國原駐亞洲艦隊的旗艦，上海人都曾在黃浦江裏見過。邱吉爾所乘的是三萬五千噸最新式戰鬥艦「威爾斯親王」號。雙方還有護衛艦多艘，合併起來的實力，足可應付任何大規模的海戰。各艦集合處多半是北大西洋的紐芬蘭，或者就在普拉聖蒂亞灣，與正在建造中的美國新式大規模海軍根據地相距不遠。該處海岸線崎嶇確礮，會議期間正在霧季，這是爲了避免軸心國空軍襲擊的必要措置。會議日期是在八月九日和十日兩天，首先由邱吉爾，嘴裏啣着特長的雪茄煙，昂視闊步的跨上「奧古斯泰」號。他穿着深藍色海軍制服，胸前八個銅鈕扣，已被嘴邊掉下來的煙灰熏得發暗。脚上那雙齊踝的長統皮靴，走路時本來嗤嗤作響，這時已一半發不出聲來。他先把英皇喬治第六的一封信面交羅斯福總統，並致寒暄道：「總統先生，得代敝國陛下致函問候，不勝榮幸。」羅斯福總統微笑答謝。這位英國首相又矮又胖，臉紅背曲，生着一副猛犬似的牙骨，頭上有簷的帽子，斜罩着稀稀落落的幾莖黃髮，笑容可掬的站着，活像一個怕羞的小天使，惹人憐愛。那位美國元首身裁高大，態度大方，生着一副同樣倔強的牙骨，厚實的肩膀向後挺着，頭頸側向一邊，每逢遇着新穎

而重要的事情，他總是這樣的。這不過是八月九日他們初次會見的情形，他們在分手前，交誼已更進一層了。第二天是星期日，「奧古斯泰」號靠近「威爾斯親王」號，羅斯福總統跨過活動跳板，在「威爾斯親王」號甲板上參加禮拜。這時碧空晴朗，滾滾的波濤一起一落，首相和總統共爲將來的正義與和平祈禱。參加禮拜的某要人後來向人談稱：當牧師們領導禮拜，兩國水兵合唱「上帝永佑」的讚美詩時，邱吉爾極其感動，最後他粗聲大氣的說道：「我雖然不是教士，但此時此人而得忝任總揆，實在應該感謝上帝呀！」於是牧師們又領導唱：「前進吧，基督軍。」總統和首相引吭合唱，但他們的聲音却被頭頂上巡邏飛機的嗡嗡聲音掩沒了。此後的會議，是在「奧古斯泰」號上舉行的。參加會議的人物，美國方面，除了羅斯福總統的兩位公子以白宮副官資格隨侍外，有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參謀次長兼空軍司令安諾爾少將，海軍參謀長史丹克上將，大西洋艦隊司令金上將，國務副卿威爾斯，民治陣線援助法實施專員霍浦金，民治陣線援助法實施管理處派駐倫敦代表哈里曼，還有總統祕書兼陸軍副官華遜少將，海軍副官皮特爾上尉和醫官麥克殷。泰爾博士。英國方面，有外交部常務次官賈德幹，首相科學顧問霍威爾，軍需部大臣皮佛勃洛克，陸軍參謀長狄爾將軍，空軍參謀次長弗利門，海軍參謀長龐特。在每次會議之中，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兩人，到底誰比誰更加愉快，實難斷言。他們在大西洋長途電話中交談數月以後，相知已深，所以一見面就好像舊雨重逢一樣，他們互道寒暄以後，就熱烈地談起各種問題來了。後來更把各

官員一律屏退，他們單獨談話一小時以上，座下的甲板，則在大西洋的波濤中，很有節奏地震動着。邱吉爾臉上稚氣十足，他穿着厚厚的衣服，雖然這時氣候並不很冷。羅斯福總統則穿着淡條子的夏季服裝。總統在兩人聚會的大部分時間裏，戴了一頂闊邊的釣魚軟帽，邱吉爾當然是戴着那頂人人熟悉的鴨舌帽，他的扈從曾帶來一大批文件，並且有地圖多幀。會議完畢後，羅斯福總統便乘着「巴陀馬克」號游艇，於八月十六日返抵美國。梅因州奧克蘭港，游艇靠碼頭後，總統第一件事，便是宣佈在游艇上接見各報記者。事前他已接到無線電報告，知道記者圍在碼頭上恭候，所以靜坐艙中，神態自若，臉色愉快。總統的親信霍浦金坐在一旁。總統燃着一支駱駝牌捲烟，就向記者們說：沒有什麼新聞可以奉告，不過已經和邱吉爾先生在戰爭的各方面成立了完全的諒解，但是美國並不因他此行而更加接近戰爭。羅斯福畢竟是個涵養工夫到家的人，他對於各記者所提出的問題，都避免作正面的答覆，語意饒有含蓄。邱吉爾則比較直爽，他於八月十九日乘「威爾斯親王」號於蘇格蘭某港登岸，即乘夜車過返倫敦，第二天早晨專車駛入車站時，月台上已擁塞着數百位歡迎的文武官員。邱吉爾滾圓的身體步出專車時，月台上的人齊聲歡呼。邱吉爾夫人急急走下月台，掌璽大臣阿特里，樞密大臣安德森，一瘦一胖，緊跟在後面。邱吉爾露齒憨笑，注視他們走近，於是把夫人抱一滿懷，行了個接吻禮。接着他便回到唐寧街相府，立即召集戰時內閣特別會議，向各閣員詳細報告，然後驅車前往白金漢宮，親見國王喬治六世，奏呈羅斯福總統的覆書。兩天以後，

邱吉爾便向國內外廣播，報告這次海上會議的情形，四十年來，他公開演說，少有比這次更酣暢流利的。他劈頭就很自信的說道：「我想諸位必定希望我報告一些關於我此次遠涉重洋和我們偉大的朋友美國大總統會晤的情形吧……在一個廣闊的和四面是陸的海灣中，強大的美國戰鬥艦隊，在許多小型艦和長程飛機保護之下，等候我們臨蒞，並好像伸手接引我們進去一般……我和羅斯福總統在那裏親熱的盤桓了三天，同時，英美兩國參謀長和海陸軍司令官隨坐一旁，共同舉行會議。總統和我在海上舉行會議的時候，存着一種見解，就是不欲規定一種正式的和最後的和平方針或作戰目標，但必須製定一個扼要的戰時宣言，作為英美兩國今後作戰的準繩。我們接連舉行了幾次會議，終於議定了八項原則。」邱吉爾所說他和羅斯福總統議定的八項原則，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大西洋憲章，內容如下：（一）英美兩國無意擴展領土及其他；（二）兩國希望，任何領土，凡與有關係民族之自由願望不相符合者，不得轉讓；（三）兩國尊重各民族的權利，以便選擇適應其生存之政府，並望獨立自主政府被武力劫持各國，得以恢復原狀；（四）兩國在適當的尊重現行各項義務範圍內，努力使各國無分大小，無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得在平等條件下，共同獲得貿易及繁榮經濟必需的全世界原料；（五）兩國願望各國在經濟方面通力合作，以便共同達到勞動狀況改善，經濟進步及社會安全之目的；（六）一俟國社黨暴政摧毀之後，兩國希望奠定一種和平，從而使各民族在其境內安居樂業，並保證各地方民族自由生存，無虞恐怖與匱乏；

(七) 此項和平計劃應使各民族能自由出入海洋，不受妨礙；(八) 兩國相信，全世界各民族，無論爲現實的或道義的理由，務須不再使用武力，惟鑒於各國倘繼續在陸海空方面整軍經武，以侵略他國，或意存此項威脅，未來和平即無從保持，故主張欲樹立廣大和持久的共同安全制度，必先使此等國家裁減軍備。兩國對於其他各種切實步驟，凡足爲愛好和平各民族減輕軍備上的重負者，亦當予以援助與鼓勵。這八項原則，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故總統威爾遜的十四原則，正可謂互相呼應。自從這八項原則發表了出來，全世界久經沉沒在失望的陰影中的人民，彷彿看見了一線曙光，相信正義的和平終有一天會實現，從而鼓舞起無限的勇氣，決定各自貢獻自己所有的力量，以斡致光明時代的早日到來。尤其是經歷戰爭痛苦最久的中國民衆，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心也更加堅定了。

第四十三回 炫武力長沙再會戰 拚孤注東條初登場

話說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在大西洋上舉行會議，議定八項原則，雖然爲未來的和平世界奠定初步的基礎，但却未能戡止當前侵略的戰氛。歐洲的德蘇戰爭是愈來愈烈了，中國大陸方面，自從中條山會戰後，全國各戰場本來會一度沉寂，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鬥，但這時日本因爲正和美國若斷若續的進行談判，爲了向英美炫示他武力的強大，藉此作爲對美談判的後盾；同時又見到德軍全力向莫斯科推進，自覺相形見絀，乃在我國戰場大施調動，一面於東北增派大軍，一面又在越南集中兵力，裝模作樣的做出南進北犯的情勢，但又恐我軍乘機反攻，威脅武漢，遂又企圖殲滅湘北我軍主力，進佔長沙，以確保武漢的安全，這就是第二次長沙會戰的由來。八月下旬，日寇祕密抽調信陽的第三師團主力，京山、鍾祥的第四師團主力，及獨立第十八旅團三個大隊，宜昌第十三師團的第一一六聯隊，贛北的第三十三師團一部，及獨立第十四旅團三個大隊，獨立砲兵兵各一聯隊，會同原守備鄂南、湘北的四十師團（缺第二三五聯隊），第六師團，及兵艦二十餘艘，汽艇二百餘隻，飛機百餘架，總兵力約十二萬，由第十一軍團長岡村寧次指揮。九月六日起，日軍爲掩護他的主力集中和展開，乃先以第十三師團和第四十師團等向我調駐湘北第一線的第四軍歐震部佯攻，同時又以第六師團的二、三聯隊分兩路由忠防、桃林向我大雲山游擊根據地進犯。我

五十八軍孫渡部奉命側擊，策應作戰，先後在王家山、南冲、八百市、草鞋嶺各附近予以痛擊。在這次戰鬥中，我軍營長史恩法，親自領導着全營壯士，在草鞋嶺上佈置着一條堅強的防線，日軍藉着猛烈砲火，不斷向我軍陣地進犯，戰事一天比一天激烈。我們的英勇戰士和日軍搏鬥了八天，使日軍毫無寸進，感覺莫大的苦惱。九月十四和十五日，日軍集結精銳兵力，向草鞋嶺一帶猛烈攻擊，史恩法營長領導着幾百個戰士，與日軍又血戰了兩晝夜，戰鬥的激烈，是湘北戰役中最壯烈的一幕，我軍先後擊斃日軍八百名以上，而我史恩法營長和全營弟兄也都作了壯烈的犧牲，僅剩下一位排長。日軍經此打擊，乃退守大雲山、西方山洞。日軍於進犯大雲山的同時，復以兵艦十餘艘，及獨立十四旅團三個大隊，海軍陸戰隊，分乘汽艇二百餘隻，民船數百隻，向洞庭湖營田以西各地活動，以保障他主力軍的右翼。我九十九軍傅仲芳部截擊於湘陰、益陽間，湘江水路，雖得不被敵侵犯，但我傅軍也被敵牽掣於該方面。如此約達十天光景，九一八這個歷史上有名的紀念日，刁斗森嚴，晨星寥寥的拂曉，日軍復以主力分由港口、四六房、潼溪街、新牆等地，開始強渡新牆河，海陸空三路並進，經我守軍楊森集團軍楊漢域等部猛烈截擊，予以相當消耗後，乃留一部與日軍保持接觸，主力則轉移至楊林街、關王橋、三江口方面向敵側擊，並尾擊南犯之敵。日軍突破我新牆河防地後，因沿途未遭遇重大抵抗，所以行動迅速，於十九日分別竄抵汨羅江岸。二十日，日軍由黃棠、浯口、長樂街、伍公市、新市、駱公橋、歸義等地分渡汨羅江後，以一部向蘆江方面移動，企圖包圍我軍右翼，我二十六軍

蕭之楚部與日軍激戰後，因與第三十七軍陳沛部失去聯絡，不得已乃向兩側陣地轉進。日軍遂由三角塘南竄，向金井迂迴。同時正面的日軍，也向我福臨鋪、樂橋、三姐橋猛犯。這時我援軍第十軍李玉堂部恰好趕到前線，便上前迎擊，無如敵以全力來犯，李部迎戰不利，被擊退於金井、福臨鋪，乃向撈刀河、瀏陽河夾戰地帶逐步轉移。二十六日，日軍分頭進抵撈刀河岸，並以一部由渡頭市向長沙東南迂迴，又以一部由春華山迂迴長沙的東面，主力則從正面猛犯，企圖包圍長沙城。防守撈刀河、焦溪嶺的我軍，為第七十九軍夏楚中和第七十四軍王耀武兩部，王部第五十八師師長廖齡奇，抗戰不力，首先後退，牽一髮而動全身，致夏王二軍相繼受挫，廖齡奇後經蔣委員長於南嶽軍事會議伸張軍紀，當場槍決。但撈刀河陣地為我長沙外圍重要屏障，撈刀河的受挫，使長沙的防守發生相當困難。二十七日，日軍在長沙附近降落傘兵百餘，同時復有一部突入長沙城內，長沙遂告陷落。日軍尚有少數快速部隊及便衣隊，經渡頭市向株州流竄，則經我軍包圍殲滅。長沙陷落後，我最高當局乃重新部署，命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配合第三十集團軍王陵基的第七十二軍傅翼，第七十八軍夏首勳部由贛北南下，暫編第二軍鄒洪部由曲江北上，限期規復長沙，同時又命我浙皖贛鄂各軍先後向敵發動總攻，使敵兵力無法轉用。我增援部隊趕到戰場後，將日軍層層包圍，猛烈圍殲，擊斃日軍數萬，日軍後方聯絡復被我留置敵後部隊切斷，恐慌萬狀，乃於九月三十日下午四時開始突圍北竄。十月一日，我七十八軍夏首勳部趙際平師「首」建殊「勳」奮勇奪回長沙，此淪

陷五天的名城，遂重又回歸祖國懷抱，我追擊部隊復尾隨日軍猛擊，留置敵後的部隊也出而沿途截擊，擊斃日軍甚多。十月五日，我軍渡過汨羅江，八日復渡過新牆河，日軍仍被我擊退至原陣地，至此乃完成第二次長沙會戰的大捷。此役日軍動員官兵約十二萬，機槍約一千六百挺，大小砲約四百十門，戰車約五十輛，裝甲車約四十輛，飛機一百五十架。激戰一月，我軍共斃敵四萬一千五百三十七名，俘虜二百六十九名，繳獲步槍一千三百四十七支，機槍三十八挺，山野砲六門，步兵砲九門，戰馬八百七十一匹，裝甲車八輛，擊落日機三架，擊沉日汽艇七隻。日軍耀武揚威而來，偃旗息鼓而去，戰術的失敗，正和第一次長沙會戰一樣，是由於孤軍深入，自陷於掛形的地步所致。顧一樵先生有詩詠第二次長沙會戰云：

落日洞庭霞，橫戈猛士家。
九變風引淚，三戶血成花。

楚水千鞭斷，湘波萬櫓斜。
平倭誇宿將，再捷報長沙。

第二次長沙會戰的失敗，使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更陷於僵局，同時更有使日本感覺焦躁不安的，是日美談判不但毫無進展，而且幾乎瀕於破裂的地步。原來自從日越協定成立，日軍進駐越南南部後，美國首先宣布凍結日本在美資金，英國也頒布同樣的命令，英屬各地如紐西蘭、澳洲、加拿大等相繼而起，對日廢約。同時美國又下令所有駐在夏威夷的軍隊立即採取訓練及預防戒備狀態。羅斯福總統並委任前美國陸軍參謀現任菲律賓政府軍事顧問麥克阿瑟將軍為新成立的美

國陸軍遠東司令，將菲軍十五萬人併入美軍，置菲律賓軍隊於戰時狀態，接着美衆院復通過美金八十萬萬元的國防經費，以供擴充兩洋海軍所需的設備，建造貨船五百四十一艘及陸軍三百萬人之用。英國方面則除在馬來作軍事準備外，並通知日本廢止一九一一年四月三日的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的日印通商條約，及一九三七年六月七日的日緬通商條約；復與加拿大成立海軍協定，規定加拿大海軍在太平洋擔任較重要的工作，及盡力於大西洋的護航。但最使日軍氣憤的，却是早已被他視爲俎上肉囊中物的荷屬東印度當局，這時也因着美國的支援，一改過去和日本虛與委蛇的敷衍態度，突然強硬了起來。日本對於荷屬東印度，自從荷蘭戰敗以後，覬覦已非一日，因爲東印度的石油產量很豐富，而石油又是戰爭時必需的原料，他如能獲得東印度的石油，就可以擴大他的侵略戰爭。所以差不多在他控制越南的同時，他就派商相小林前往巴達維亞與荷印當局進行談判。小林在東印度逗留幾及兩月，却並沒有替日本爭得什麼權益。荷印當局一味虛與委蛇，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請他，偶一談到商業問題，他們的態度就很倔強。小林要求荷屬東印度每年供給日本飛機汽油一百十萬噸，原油三百萬噸。荷印當局就很溫和，並很堅決的說，東印度每年所產的飛機汽油，不過二十三萬三千噸，並且大部份已經派定用處，大部份的原油也已被英美商人定去了。據說在某次談判的時候，小林怒不可遏地責備荷印當局，說他們是英美的工具，於是荷印當局就表示小林倘不撤銷此種言論，他們不願繼續談判。後來小林

用盡了種種方法，才勉強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成立了日荷石油協定，荷印當局答應於民國三十年內供給日本未經提煉的原油七十六萬噸，油產品五十四萬六千噸，並允把供給日本的飛機汽油數量也略為提高，每年可增加三萬噸。這寥寥之數，當然難以滿足日本的慾望，日本於是在小林返國以後，又派芳澤謙吉前往荷印談判，可是荷印當局的態度也非常堅決，對於日本貪得無厭的要求，一口拒絕，到了三十年六月下旬，日本與荷印的談判終於宣告決裂，荷印政府於是便步英美的後塵，於七月二十七日通告停止方於一月一日實施的金融協定，二十八日復停止日荷間匯兌交易，對日本偽滿、中國淪陷區，及越南限制輸出，統制輸入，並實施凍結資金。日本為報復計，也宣佈凍結英美等國在日本及其控制區的資金，以為報復，同時復將日艦集中台灣及海南島，實行恫嚇的慣技，一面並散發美國在進行結成A B C D陣線，企圖包圍日本的消息。所謂A B C D陣線，是指四個國家的起首一字而言，A為阿美利加 AMERICA，指美國，B為不列顛 BRITISH，指英國，C為支那 CHINA，指中國，D為 DUTCHEAST INDIES，即荷屬東印度羣島，這四個國家恰好構成包圍日本的輪形陣線。日本看到形勢不利，企圖重開日美談判，遂於九月二十五日參酌美國六月提案，提出新案，作為交涉的中心。但交涉中最難解決的是三國盟約問題，在華日軍駐留問題，與國際通商平等待遇問題。十月二日，美國復提出四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基準，即：（一）保全一切國家之領土，及尊重其主權；（二）不干涉他國內政；（三）通商上之平等待遇；（四）依和平手

段不變更太平洋現狀，要求日本政府明白表示對該四原則及前述三問題的意見，日本認爲不能接受，日美交涉遂遭遇難關，不得不再度停頓，甚至引起閣潮，使第三次近衛內閣只好掛冠求去。第三次近衛內閣甫於七月十八日成立，十月十六日便告辭職，前後不滿三個月，可謂日本歷史上少有的短命內閣。近衛內閣辭職後，日本已經準備拚着孤注一擲，再在太平洋方面冒一次大險，於是便由侵華劊子手少壯派軍人領袖東條英機繼起組閣，這天字第一號的戰犯東條英機，素來手辣心狠，有「剃刀東條」之稱，大家聽得他繼起組閣的消息，便知道太平洋戰禍是不可避免的。東條組閣以後，爲了蒙蔽世界耳目起見，仍舊繼續進行日美交涉，並加派來栖三郎爲特使，輔佐駐美大使野村進行談判。但當時日本的希望和美國距離很遠，他要求第三國不得阻礙日本處理中日事變，同時要求圍繞日本諸國家應與日本恢復經常經濟關係，竭力防止歐戰波及東亞。而對於日美交涉的主要問題，則提出三項對案：（一）關於三國條約的自衛權問題，要求美國表示不濫行擴大自衛權的觀念；（二）關於通商上平等待遇原則，該原則若適用於全世界，則適用於全太平洋地域，包含中國，自無疑義；（三）關於駐兵問題，因中日事變派往中國的一部日軍，於中日間和平成立後，除於必要時間，駐屯於一定地域者外，其餘軍隊即依中日間協定開始撤退，至治安確立時撤完，又派往越南之軍隊，若中日事變可告解決，東亞和平確立時，即行撤退。根據此案，繼續交涉，當時日本希望如果日美交涉能夠成立，則由美國出面斡旋，與英國及其他諸國就有關事項成立諒解。美

國則竭力主張，如果日美協定成立，則日本無保持日德義三國條約必要，希望將其廢棄，並主張平等通商原則，無條件適用於中國，同時提出關於列強共同開發中國經濟政策的日美共同宣言。日本對於美國的主張，關於平等通商原則一項，希望能適用於全世界，為順應希望的實現，對於中國也承認適用，但對於開發中國經濟政策的日美共同宣言，却藉口有使中國釀成國際共管之虞，斷難應允，要求美國將此案撤銷。其實他的野心所在，早已不言可喻，是在獨佔中國了。來栖抵美後，就輔佐野村進行日美談判，屢次與羅斯福總統及赫爾國務卿會面，赫爾以為德日提議乃日美交涉的障礙，應首先解除。其後經兩三次的討論，僵局仍舊無法打開。日本乃於十一月二十日提出下列新方案：（一）日美兩國政府均確約不在越南等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地域擴充武力；（二）日美兩國政府，應相互協力，在荷屬東印度保障獲得必要之物資；（三）日美兩國政府，互相將通商關係恢復到凍結資產前的狀態，美國政府約定供給日本所需之煤油；（四）美國政府不得有妨礙中日和平努力的行動；（五）日本政府在日中間和平成立，及太平洋地域確立公正和平時，撤退派往越南之日軍。日本政府於本了解成立時即準備將現駐越南南部之軍隊移駐越南北部。美國國務卿赫爾對右列提案聲稱：日本若不表明與三國條約的關係，確言採用和平政策，則決不能接受第四項停止援助中國政府的行為。羅斯福總統也說：他雖然願意担任日中間和平的調停者，但必須以日本採用和平政策為根本，倘若日本不停止侵略中國，却要美國中止援華，決不可能。來栖和野村

却強詞奪理的說：依美國大總統的調停，中日兩國直接交涉開始時，調停者的美國如若仍舊繼續援助中國，妨害和平成立，態度未免矛盾，要求美國反省。雙方唇槍舌劍，各不相下，美國表示日本在未停止侵華前，他不能中止援華，日本却要美國先中止援華，再談判中日和平。從這上面就可以看出日本對日美談判缺少誠意。美國知道日美談判決不會有好結果，遂於十一月初下令撤退駐華美軍，作清除甲板之舉。英首相邱吉爾也於十一月十日聲明，担保日美開戰後一小時內英國就對日宣戰，接着澳洲與荷印也作同樣性質的保證，中國、澳洲、荷印都願意把根據地供美國使用。十一月二十二日及二十四日，美國、英國、中國、澳洲及荷印代表舉行會議，同意以美國為遠東的領袖，宣稱在日本未改變政策前，不放棄對日經濟壓力。英美並加緊佈置遠東海空軍根據地，出動澳軍增防香港，英艦駛抵新加坡充實戰鬥力，菲律賓也積極備戰，A B C D的對日包圍網着着加緊起來。十一月二十二日，赫爾國務卿對來栖和野村說：日本僅由越南南部撤兵，還不足以緩和太平洋方面緊迫的情形。同時認為羅斯福總統所謂調停中日糾紛一節，時機尙未成熟。這時赫爾已經知道日本口是心非，他在提出新方案以前，早於十一月十五日起，召開了五天非常議會，通過了三十八億日元的非常軍事預算，同時越南日軍也逐漸集中於暹羅和中國雲南邊境，企圖伺機而動。接着日本又於二十五日的柏林會議中，延長了反共公約。二十六日赫爾對來栖和野村說：關於日方二十日的提案，曾加以慎重的考慮，並與關係各國協議，頗難同意，至以為憾，當提出今後交涉的基礎。

案，大要如左：（一）所謂日美間實際適用的根本原則，關於政治上，重申前述四原則。其中第四點爲防止紛爭，和平解決，及用和平方法和手續改善國際情勢，應改爲國際協力及遵據國際調停之原則；關於經濟上，依前記政治原則的第三點，對於通商上，以機會均等、平等待遇爲原則。（二）日美兩國應採下列措置：甲、日美兩國應努力與英國、荷蘭、蘇聯、暹羅等國締結多邊的互不侵犯條約。乙、日美兩國政府使日本、美國、英國、荷蘭、暹羅政府間所締結之協定，尊重越南領土主權，遇越南領土主權受威脅時，必要之處置爲立即舉行協議，努力締結協定；右協定締約國，在越南貿易及經濟關係上應廢除特惠待遇，確保平等爲原則。丙、日本政府應由中國及越南撤退一切軍隊（包括陸海空軍及警察）。丁、兩國政府，除對重慶政府外，在軍事上、政治上，不得支持任何政權。戊、兩國政府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包括租界及根據團匪議定書權利），並勸導他國採取同樣措置。己、兩國政府根據互惠的最惠國待遇，及減低通商壁壘主義，協議締結通商條約（生絲爲免稅品）。庚、兩國政府互相廢止凍結資金令。辛、關於安定日美匯兌，成立協定，兩國各出半額資金。壬、兩國政府同意與第三國成立任何協定，不得解釋與本協定之根本目的，即確保太平洋全地域之和平相矛盾。癸、勸導他國共同施行上述諸原則。一這基礎案相當強硬，尤其對中國問題所表示的態度，更爲堅決，使來栖和野村都爲之變色，他們竊竊私議，指爲不當，並對赫爾提出質問，赫爾却絕不表示讓步，堅持他所提出的基礎案，毫無進行商議之處。二十七日，羅斯福總統對來栖和野村宣稱：今日並非

不希望日美交涉的妥協，所定的暫時辦法，就是打開局面的辦法，兩國根本方針若不趨一致，則結局終歸無效云云。這時日美交涉，已經陷於決裂的階段；十二月二日，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奉羅斯福總統之命，照會日本說：據傳最近日軍在越南北部調動頻繁，未知究竟是何用意。日本政府答稱：這是因為中國軍隊最近在越南及中國國境不斷活動，所以為防備起見，實行增加越南北部的一部份兵力。其實這完全是飾詞狡辯，美國對他的用意早已了然於胸了。十二月七日，日本對美國提出最後通牒，全文如下：「（一）日本政府與美國在過去八個月的交涉中，已率直將其所信開陳於美國。（二）確保東亞安定，努力世界和平，使萬邦各得其所，實為日本不動之國是，然美英造成對日包圍線，加緊經濟壓迫，危及日本生存。本年八月，日首相急擬收拾事態，故提議與美總統會見，討論太平洋全般問題，然美政府僅作原則上贊同，實則堅持非在兩國間重要問題意見一致後不可。」（三）日本為避免兩國國交破裂，故盡最善之努力，提出十一月二十日之提案，然美國仍不予接受，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反提出不顧日本主張之提案，實屬遺憾。（四）本交涉自開始以來，日政府始終出以公正謙讓之態度，而美政府常拘泥理論，不顧現實，固執成見，堅拒讓步，一味遷延交涉，故不得不提出左列諸點，以促美政府注意：一、美國強對手國接受片面主張之態度，實非促進交涉成功之道。又日美英中蘇荷暹羅七國間締結多邊不侵犯條約，實係集團和平機構之舊思想，不合東亞實際情況。二、美國此次提案中，有謂兩國政府應同意與第三國締結任何條約時，不得與本協定根本

目的即確保太平洋全地域和平相矛盾，日本認爲此乃美國擬於加入歐戰時牽制日本履行三國盟約義務，故日政府難於承受。三、美國主張不得以武力處理國際關係，然他方則與英國等用經濟力壓迫，此種壓迫甚於武力壓迫之非人道行爲，亦不得爲處理國際關係之手段。四、美國擬誘致英國及其他諸國強化維持其在中國及東亞全地域固有之支配地位，此與日本國策背馳，斷難容忍。且主張日美英荷中暹羅六國尊重越南領土主權，約定貿易及通商之均等待遇，擬將該地域置於六國政府共同保障之下，而不及法國，姑置公然漠視法國立場不論，亦係擬將類似引起東亞糾紛最大原因之九國公約體制，擴張於越南，故日本亦難容忍。五、關於中國問題，要求除重慶政權外，在軍事、政治、經濟上不得支持任何政權，此乃否認「南京政府」，根本推翻交涉基礎，顯係阻撓中日恢復常態及回復東亞和平。(五)此次美國提案中所有締結通商協定，互相解除資金凍結令，安定日圓美元匯兌等通商問題，乃至撤廢在華治外法權等，原則上固非不可，然他方亦係漠視四年來中國事變之犧牲，威脅日本生存，冒瀆帝國權威，故從全體觀，以此作爲交涉基礎，究非日本所能接受。(六)日政府希望成立日美交涉時，與英國及其他關係各國亦同時調印，美政府雖大體表示同意，然美國與英澳荷中等屢屢協議之結果，竟提出前記諸提案，不得不斷爲其他諸國均與美國同樣漠視日本之立場。(七)在此次交涉中，美國顯然不僅妨礙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並徇意中日兩國相鬥以擁護英美利益，故日政府此項通牒提出後之翌日，即已失調整美日國交維持太平

「洋和平之希望。」這最後通牒提出來後，日美衝突業已無可避免，但美國却夢想不到日本會在未正式宣戰前施用卑劣無恥的偷襲手段，以致猝不及防的在珍珠港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損失。

第四十四回 偷襲珍珠港行同盜賊 放棄夏威夷預兆敗亡

却說那珍珠港在夏威夷羣島的心臟阿胡島的南端。夏威夷羣島一名散得維齒羣島，爲玻里尼西亞中最主要的島羣，位於北太平洋的中心，玻里尼西亞的北部，合大小二十餘島嶼而成，主要的島嶼共有八個，以夏威夷島的面積爲最大，阿胡島次之，此外便是摩伊島、考愛島、摩羅開島、拉奈島、奴哈島、卡呼拉伊島，面積共約一萬六千七百方公里。這些島嶼都是火山質，不過活動力已多半消失，只有最東南的夏威夷島尚有活火山。最著名的冒納開亞火山，高四千二百十公尺，除了新幾內亞的高山外，大洋洲諸山的高度，無與倫比。又有冒納羅亞火山，高四千一百七十公尺，火口直徑約五公里，爲世界著名的大活火山。氣候因受海洋的調和，雖然在熱帶，却四時溫和，沒有酷熱之苦，有太平洋樂園之稱。夏威夷羣島是西曆一七七八年由英國人科克所發見的，第二年，科克就死在夏威夷土人的手裏，這時的夏威夷羣島是羣雄割據的局面，及至一八一〇年，卡美哈美哈第一統一羣島，建立夏威夷王國。一八九三年，改建共和國。一八九八年，爲美國所合併，旋即改爲一地方，派知事統治，後來因爲形勢重要，乃改置總督。全羣島共有人口四十一萬四千餘，其中日本人佔十四萬九千，美國公民十一萬三千，我華僑約二萬七千，菲律賓人約五萬三千，四萬五千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國人，二萬七千高加索人種。夏威夷本島土人大都屬於馬來民族血統，當科克抵島時有三

十萬，現在僅剩二萬餘，因為地處熱帶，男女生理上成熟很早，民性忠厚、樸實、熱情，尤其是女性，多數是嫉媚的、熱情的，很容易使人沈醉留戀。島上因為是由火山岩變幻而成，所以煤藏和礦藏很豐富，糖田和波羅蜜，各種熱帶植物，差不多每年都有兩次收成，但糧食生產總數却只佔全島的百分之十五，爲了這個嚴重問題，所以近年來發行公債，竭力開墾着二萬五千畝的土地，以維持全島生活的自給自足。從軍事、政治、經濟的觀點說，阿胡島實居於最重要的地位，不愧爲夏威夷羣島的心臟。它的面積約一千八百方公里，距離美國西海岸的要港舊金山只有二千零八十里，距離亞洲海岸約四千哩。天生着雄偉自然的形勢，東西兩面沿海岸由北至南綿亙着兩個大山脈，東爲庫雷山脈，西爲惠埃納山脈，峯巔插雲，拔海在二千、三千、四千呎以上，險峻的懸崖，陡削的峭壁，銳利像馬背一樣的山脊，僅僅凹着兩處狹小的隘口扼守着軍隊，深密的叢林裏，凹凸的山坡裏，隱蔽着砲位和機關槍陣地，使牠形成了兩條保衛全島的堅固堡壘。夾在這兩大山脈中間的內部，還有一條「走廊」式的廣大的平原——司考非，而有一所大營盤駐紮着二萬多的各種軍隊，但沒有騎兵，這軍隊的數目差不多佔全美平時常備軍的八分之一，調駐到這裏來的美軍官，在最初四個月裏，必須涉足全島二百五十哩的每一呎公路和周圍的山林，每一個軍隊單位有指定的區域每天訓練着戰事科目，他們也常到「走廊」的北海岸海灘——威埃留阿海灣——上演習着；這海灘上沒有山巖做屏障，只建造着人工的堡壘。兵營近郊，祕密地關着一條偉大的地道，這是化了二百萬美金

從堅硬的巖石裏開鑿轟炸出來的一處軍火儲備庫，庫裏儲滿了炸彈、砲彈和一切軍備品，這兵營是全島的中心，總指揮部的所在地，美軍稱之爲「腹部堡壘」。而舉世矚目的珍珠港（Pearl Harbor），就在這「走廊」的南端。珍珠港是美國太平洋方面的海軍根據地，也是美國國防線的前哨，與東面的舊金山，西面的中途島、威克島、關島和菲律賓的馬尼拉形成一條長蛇連鎖之勢，而居於最重要的地位。珍珠港有二十哩半徑周圍的水面積，好像一隻展開手指的手掌印在阿胡島的邊岸，手掌的腕恰巧嵌在港口外面，在各手指之間都有着隆起的陸地，所以港面的長度和闊度都不一律。美國軍事當局在這些隆起的陸地和沿着珍珠港的內外圍，曾費去了三萬萬美金，建築着種種軍事設備。港裏曾費去美金一千六百萬元的疏浚費，使牠能容納全部海軍調動時停泊拋錨，沿港岸建着一所龐大的早船塢，有十五哩長的鐵路，起重機、倉庫、各種零件工場、油池和貯煤倉，以便代艦隊加燃料、修理、改裝，供給新兵員和一切服務。港邊駐防着一處軍營，建築着一所醫院，一所河海學的研究院，還有四處有關軍事的建築物：軍火庫、無線電中心、潛艇根據地和海軍飛機根據地。但珍珠港的海軍飛機根據地不敷應用，所以美國軍事當局另外經營着一處更大的根據地，在東邊庫雷山脈外的中部開尼奧希海灣，沿海灣有着廣大的平原，面積約計一百四十萬方呎，建成了二百所左右的屋子，居住着三千左右的人民，每年修理裝換船隻和製造船具的價值約計有二百五十萬元左右，這裏每月的經營費要一百萬元。珍珠港近郊有最大的飛機場赫亨飛機場，牠

是全夏威夷三處飛機場（其他兩處是惠勒和克拉克飛機場）中最大的，有一所單獨的轟炸機倉庫，一所其他飛機的倉庫，飛機總數佔全夏威夷的半數，這飛機場共費去二十萬元的建築費。在珍珠港外，自西至東，沿海岸經過檀香山、鑽石頭、巴比角，包圍着海岸礮壘、鐵路和公路。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也在阿胡島上，原名火奴魯魯，位於珍珠港的東南面，和港口只有七哩距離，港內很是深廣，扼着歐亞澳海空航線的樞紐，是一處優美的游歷勝地，因為從前出產檀香木很多，所以華僑稱這地方為檀香山。檀香山在一八九八年前，本是夏威夷共和國的首都和商港，自從一八九八年作了太平洋上海底電線的「橋樑」中站以後，同時爲了全島地勢和礦藏的優點，就開始給美國利用起來，終於在同年八月九日劃入了美國聯邦，取消了共和國的組織，經過了四十多年的開發和建設，把這古天堂染上了濃厚的美國氣氛，綠鬱的椰林裏矗立着各種時代的建築物，山巖凹凸的山坡鋪成了瀝青的大路；溫和的氣候，豔美的風景，種種美國化的娛樂旅店，吸引了很多的外人來這裏遊覽。牠的南面有一個威干干海灘，很是廣闊，鋪着鬆滑金亮的黃沙，圍繞着綠密的椰林，是游泳的好地方。每當夕陽西沉，皓月升空，徜徉在黃沙灘邊，瞧着碧藍的海水衝擊着山岩飛濺出銀白的浪花，嗅着陣陣從椰林中發出的沁人心脾的椰香，倚着輕拂在海風裏的椰樹，清涼的海風裏，盪漾起一聲聲甜蜜幽爽的「吉他」，這琴聲足以迷惑人們的神志。一羣妙齡而熱情奔放、嬌媚豐滿的夏威夷少女，掛着五彩的花束，隱蔽着高聳的乳峯，抖動着圍了纖薄的草裙的渾圓的臀部，旋舞在

深黑的椰林裏融融野火的四週，合着琴聲，放浪地嬌哼着誘惑的情歌，真足以攝人靈魂，撩人心弦，使人沉醉在這熱情的古天堂裏。由於夏威夷羣島形勢的險要，足以阻止任何由亞洲方面向美國西海岸的攻擊。另一方面，美國艦隊要想在亞洲洋面活動，如若沒有珍珠港做根據地，也有難以想像的困難。美國前夏威夷總督特拉姆曾經說過：「夏威夷羣島真是上帝替我們美國人造的一個好地方。」不錯，夏威夷羣島真是「太平洋上的直布羅陀」，在牠的四千哩直徑的圓周裏，有着一千二百五十萬方哩的海面，沒有一點和大陸接觸，真可說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海軍根據地了。然而這重要的海軍根據地，在十二月八日遭受日本海空軍突襲時，却幾乎連一些防備都沒有，這並不是美國政府的疏忽，事實上赫爾國務卿和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曾屢次提出太平洋形勢危急，日美衝突難免的警告，無如防守夏威夷的軍事當局太大意了，以致蒙受了這一場慘重的損失。十二月八日侵晨，（格林威治時間為十二月七日下午六時半，夏威夷時間為十二月七日上午八時，上海時間為十二月八日上午二時半）在阿胡島，東北部開尼奧希的美國海軍航空隊司令部裏，馬丁司令正在浴室裏刮臉，他的幼子在旁邊瞧着。這是島上習見的一個冬天的早晨，陽光從高空的雲片裏射落下來，和暖的風把窗簾吹得拂拂地飄動。從浴室的窗戶裏望出去，可以看見一片碧油的草地，一座泥灰色的辦公大廈和司令部辦公人員的宿舍；另一方面可以看見鋼骨水泥的機庫和岸旁的修理工廠。海灘旁邊，有大型的水上巡邏轟炸機停泊着，隨着早潮的起伏，在蕩漾不

定。馬丁司令剛刮完了一邊臉，等待刮另一邊的時候，忽然聽得遠處有輕微的摩托聲，好像一個飛機隊飛近的樣子，從聲音上，他辨明那不是他指揮的巡邏轟炸機，他想那也許是陸軍飛機隊清晨的出勤。他的幼子聽見飛機聲以後，連忙跑到窗口去眺望，在蔚藍的天空中，他看見一隊陌生的銀色機羣，他急忙跑回浴室喊道：「爸爸！那些不是我們的機隊！」說時遲，來時快，日本的戰鬥機羣已經飛臨司令部的上空，怒吼地掃射岸邊停泊的美機機庫、指揮塔以及奔跑歸隊的美國水兵和官長。日方對於這次突襲，顯然認爲很有把握，所以他們的轟炸機一直低飛着衝撞了過來，連圈子也不兜一個，低得幾乎要觸到美國戰艦的旗桿，因此日機可以正確看中投彈的目標。當時首先遭遇日本飛機的美機，是一架律師的自備飛機，這律師名叫巴德威克，這一天早晨正駕了飛機出行，忽遇日本飛機大隊襲來，連忙狂逃，但已飽受機關槍的掃射。日機是從東南方越過鑽石頭襲來的，據目擊的人說：當時來襲的日機數目，大約在五十架至一百五十架之間，但市民們還以爲是自己的飛機。夏威夷的海軍司令部，完全沒有預料到日本的攻擊，在最初的炸彈擲下以前，固然沒有發任何警報，就是空襲已經開始的時候，也不能馬上完成應戰的準備。日機轟炸的目標，似乎集中在美方的飛機場和戰鬥艦，機場的指揮塔，建立在海軍司令部的中央，在一座三百呎高的小山上，兩架日機從宿舍方面直衝了下來，便直接對牠掃射。當時檀香山的高地和威干干海岸大街直到後街爲止的市民們，正因爲那天是星期例假而戀在熱被窩中捨不得起身，強烈的炸彈聲雖然已經震

據了全市，但市民們還以為是美國空軍的演習。夏威夷當局不久便發出無線電空襲警報，可是市民們還不相信是真的空襲。市民們為什麼不相信是真的空襲警報呢？說起來倒也有一段有趣而且著名的故事，原來在三年以前，有一個名叫荷松·威爾斯的電影明星，忽然異想天開，想出一個新穎的廣告噱頭，他在事前並沒有洩漏一些消息，突然假無線電廣播一個離奇報告，說：「火星上的軍隊攻襲美國了！」當時這個電影明星無非是想藉這噱頭以博廣告的效力，可是夏威夷所有的市民都信以為真，會掀起極大的騷動和恐慌，一時弄得雞犬不寧。這次無線電廣播警報雖然是真的，可是市民們想起了三年前的往事，却以為這次也是同樣的廣告噱頭，這正和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幽王烽火戲諸侯一樣，誤事不淺。幸虧有幾個比較細心的人，連忙打電話向海軍當局探詢，但那時夏威夷的海軍方面正在極度混亂的當兒，無暇作詳細的答覆，只回答了一句：「是真的戰爭哪！」這答語太簡單了，所以市民們還有些將信將疑。然而幾分鐘後，事實便把市民們的懷疑打破了，又有好幾批日機分炸珍珠港的福特島海軍飛機場，島中心的惠勒陸軍飛機場，以及珍珠港近旁的赫亨飛機場。日本戰鬥飛機的任務，是在殲滅島上的美國空軍。在這批戰鬥機之後跟着來的是轟炸機和魚雷放射機隊，他們的目的是在轟炸停泊着的美國戰鬥艦、巡洋艦和驅逐艦。這時太平洋方面美國海軍的實力計有戰鬥艦八艘，其中五艘在將沉或已沉的狀態中，其他三艘也受了創傷，此外沉沒的艦隻有打靶艦「猶他」號一艘，艦上裝有最新式的高射砲和幾十萬發的子

彈供應艦「阿格拉拉」號和驅逐艦二艘，另一艘驅逐艦「蕭」號在早船塢裏起火，猛烈燃燒，最後並且發生爆炸。還有其他的艦隻，包括巡洋艦三艘在內，也中了彈。美國飛機一百七十七架，包括最新式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以及舊式的水陸兩用的救濟機在內，全被機槍和炸彈破壞。殉職和垂死的官兵統計有三千三百零三名，受傷的有一千二百七十二名。可是在這大不幸之中，美國海軍幸虧還避免了一個更大的慘禍，因為當時在太平洋的兩艘美國航空母艦中的一艘，護送了增援的軍隊去威克島，本定七日的清晨可以駛回珍珠港，但因途中有一艘護航的巡洋艦機件發生障礙，所以就擱了到達的時間，當日機隊偷襲的時候，牠還沒有回港。倘使那兩艘航空母艦當時也停在港內的話，一定也將不免遭遇到和戰鬥艦同樣的命運，因為美國的艦隻全沒有避雷網的保護。這兩艘航空母艦如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就被擊沉，那麼美國在太平洋的形勢，必將愈見不利了。尤其幸運的是日本方面也犯了錯誤。他們的第一個錯誤是集中力量來毀滅戰鬥艦，却不知道這是在戰爭初期還用不着的東西。其次，他們雖然毀壞了美方的飛機場，但却沒有去毀壞油池和珍珠港的岸防設備。倘若美國那時候損失了存油，早船塢和機器工廠，使得珍珠港不能再用作艦隊的根據地，那麼局面不知道還要惡劣到什麼地步。美國在太平洋作戰的漫無準備，是歷史上很少見的事。一個大國和他的主要敵人開戰，像那樣的缺少配備，也可以說是沒有先例。雖說日本的偷襲珍珠港，行徑宛似盜賊一樣，使美國措手不及，但美國究竟不應疏忽沒有防備到這種地步。美

國的所以沒有丟掉珍珠港和阿留申羣島，以及他的西海岸沒有遭受日本的攻擊，並不是他本身具有什麼特殊的力量，還得多謝日本的沒有下手，因為這兩件事沒有被包括在日本的戰略當中。當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美國剛在着手建設各島的根據地，美國的空軍雖然受過很好的訓練，但是人數太少，美國的陸軍數量也不夠，而且裝備缺乏。美國駐在太平洋的艦隊，還不及全體的半數，而且分散在廣大的區域裏。美國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打擊日本的準備，甚至也沒有力量制止日本侵略亞洲或澳洲西部的任何地點。當時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根據地，只有一個珍珠港，此外美國在太平洋的唯一旱船塢，是在馬尼拉附近的卡維特港，那些旱船塢並不能容納戰鬥艦，牠們主要的功用是修理驅逐艦、砲艦和潛艇。美國雖然在珍珠港、中途島、威克島、關島和馬尼拉都築有飛機場，並且在較小的太平洋島嶼上，飛機場也正在建築當中，但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還沒有一架轟炸機可以滿載着炸彈從任何美方的基地起飛，去單程轟炸東京，至於往返飛行，格外不必提起。這就是美國在遠東的海軍主力。無疑地，美國的軍備完全是守勢的，而且並不充分，他所有的一切軍備，日本都瞭若指掌，反之，日本在中太平洋委任統治的島嶼上所非法建築的若干根據地，究竟內容怎樣，戰鬥力有多少強，美國却一直沒有知道。美國海軍的主要部分，固然是集中在中太平洋，但是數量却不如美國一般公眾所相信的那麼強大。當時美國共有航空母艦七艘，其中只有兩艘在太平洋，另一艘在美國西海岸。在十七艘的美國戰鬥艦當中，有八艘在珍珠港，但是牠們

全是速率很慢的老艦，牠們的高射砲和偵察儀器的裝備，都不充分，至於輕重各級的巡洋艦在太平洋的，還不到全數的一半，驅逐艦的數量也和巡洋艦一樣，其中還有若干艘正在做着護航的工作。美國當時不但對戰事毫無準備，甚至想不到日機會來偷襲，當「日機偷襲珍珠港」的第一報告越太平洋而飛抵靜寂的華盛頓美國海軍部時，紫臉色的海軍部長諾克斯，見了這天外飛來的驚人消息，突然從椅子上霍的跳了起來，臉色紅一陣白一陣的楞了好一會兒，便把電報使勁的抓在手裏，向門外飛奔，氣急敗壞的趕到白宮去報告羅斯福總統。羅斯福總統正在他的書齋裏，握起了襯衫袖子，在吃遲了的午餐，原來這驚人消息到達華盛頓時，正是華盛頓時間下午一點三刻的時候。諾克斯連躡帶跳的奔進書齋來對他說：「總統，日軍攻擊我們的珍珠港……」具有君子風度的羅斯福總統，絕對沒有想到日本小鬼會有這種盜賊化的行動，所以不等諾克斯說完，就表示完全不相信的樣子嚷起來道：「別瞎說！」這時總統的智囊霍浦金恰巧在座，聽了他們兩人的話，不知不覺的慢慢地從坐椅上站起來插嘴說：「總統，那未必是不可能的事呀，請你先聽了他的報告再說！」諾克斯於是把手裏的電報讀了一遍，羅斯福總統臉上起了一陣痙攣的抽動，他這才知道太平洋上戰爭已經真的爆發了。隔了不久，在日本軍閥支配下的日皇裕仁的荒謬「宣戰詔書」也發表了出來，內容如下：「保有天祐踐萬世一系皇祚之日本帝國天皇，昭示忠誠勇武之汝有衆，朕於茲對美國及英國宣戰，朕期陸海將士，以全力從事交戰，百億有司，精勵奉行職務，朕之衆

庶各盡本分，億兆一心，舉國家之衆力，完成征戰之目的。抑確保東亞之安定，以貢獻世界和平者，乃承丕顯皇祖考，丕皇考已作述之遠猷，而爲朕拳拳所取者。敦列國之交誼，謀萬邦共榮之樂，亦常爲帝國國交之要義。今不幸與英美兩國開啓釁端，洵非得已。中國政府曩昔不解帝國之真意，致與干戈，於茲已四年有餘，幸「國民政府」還都後，帝國與之結善鄰之誼，互相提攜。但殘存之淪方，恃英美之庇護，猶圖作困獸之鬥，英美兩國支持殘存政權，助長東亞患亂，藉和平之美名，圖逞制霸東亞之非望，誘與國在帝國周圍增加武備，向我挑戰，復妨害帝國之和平通商，遂實行經濟絕交，對帝國之生存，加以重大之威脅，朕令政府恢復事態於和平中，隱忍亟久，但彼毫無誠意，復使時局解決遷延，其間增大經濟上、軍事上之威脅，謀使我屈服，如斯帝國關於安定東亞積年所作之努力，悉成泡影，而帝國之存在亦瀕於危殆。事既至此，帝國爲自存自衛計，唯有決然而起，破毀一切障礙。皇祖皇宗之神靈在上，朕依信汝有衆之忠誠勇武，恢宏祖宗之遺業，芟除從來之禍根，確立東亞永遠之和平，以期保全帝國之光榮。」接着日本政府也發表宣戰聲明道：「恭讀宣戰之詔書，茲向國內外闡明：夫確保東亞之平安定，貢獻世界和平，乃帝國不變之國是。欲圖與列國敦篤友誼，完成此國是，日本乃以此爲國交之要義。然英美兩國，仍不欲改變永久將東亞置於隸屬地位之態度，一方面妨害收拾中日事變，且實施對日經濟絕交，非交戰關係國家間之經濟絕交，其敵對行爲無異用武力挑釁，此對日本生存，實有嚴重之威脅。日政府以維持太平洋和平，防止戰禍波及全人類爲目的，雖然

日本生存及東亞安定遭受威脅，但仍隱忍自重，歷時八月，與美國間繼續外交交涉，以冀美國及尾隨美國背後之英國，及附和此等諸國之各國反省，然美國玩弄其架空原則，不顧東亞之現實，而恃其物力，不能認清日本之真實國力，與英國共同增大武力威脅，圖使日本屈服，於是東亞之安定，帝國之生存，瀕於危殆，至此遂對美國及英國發出宣戰之大詔。現日本之存亡，東亞之興廢，已懸於此一舉，全國國民應深悟此次爭戰之淵源及使命，善能顯彰祖先之遺風，開國家興隆之基，步武祖先所遺之赫赫史蹟，期使雄渾深遠之皇謨翼贊，可無遺憾，進而完成戰爭之目的。」日本的偷襲珍珠港和對英美宣戰，顯然都是有計劃的行動，當日本的駐美特使來栖（他的太太是美國人，時常把他叫做「老爹」）和野村在華盛頓進行和平談判的時候，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却正領導一批軍閥們和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在東京商量對英美作戰，即此就可看出日本對日美談判根本就缺少誠意，他不過借日美談判為幌子，遮蔽他意圖擴大侵略戰爭的口實而已。當時大多數美國人還都不相信日本已經對英美宣戰的消息，有許多反對美國參戰的孤立派人物甚至把政府關於「夏威夷已遭攻擊」的聲明，當做羅斯福總統想把美國拉入戰爭漩渦的一種計劃，直到後來明白日本真的已經對美國宣戰，才都一致擁護政府參戰。孤立派的領袖林白上校也說：「我們的政府在過去數月間，每天向戰爭進迫，而今戰爭真的來了，不管我們過去對政府的政策所採態度如何，但我們既生而為美國人，便不得不團結起來。」這很可以代表一般美國民衆的態度。羅斯福總

統當下毫不怠慢，立刻召集緊急閣議，議定了「對日宣戰案」以後，便親自攜了這「宣戰案」坐汽車到議會去。汽車左右的踏板上，各站着一個護衛的警官，車子的兩側又各跟着一輛警衛汽車，每一輛車子裏，都擠着七個全身武裝的警官。街道上，警察、水兵和市民們都顯得很活躍，在各處廣場，拿着手提收音機在收聽消息，警衛森嚴的羅斯福總統所坐的汽車，「嗚嗚——」的撒着喇叭，風馳電掣的從人叢中飛馳而過，直向議會而去。議會裏這時正在召集緊急會議，對於羅斯福總統所提出的「對日宣戰案」，馬上全體表決通過。接着美總統便下令陸海空軍總動員，並將駐夏威夷的海陸空軍司令撤職，交付軍法審判。美國對日宣戰後，英國、加拿大、澳洲、南非聯邦、中國、荷蘭，也都同時對日宣戰，中南美各國即刻跟着美國對軸心國宣戰的，計有多米尼加、海地、危地馬拉、宏都拉斯、哥斯德黎加、尼加拉圭、薩爾瓦多、巴拿馬與古巴等九國，尚有埃及、哥倫比亞、聖多明各、比利時、希臘等國則宣布和日本斷絕外交關係。中國政府對日宣戰時，並及於德義。十二月十一日，德義對美國宣戰，十二日美國也對德義宣戰。這樣一來，世界大戰便名副其實，而侵略陣線與反侵略陣線的界限也明顯的劃分出來了。不過蘇聯當時正以全力對德國作戰，爲了避免兩方受敵起見，所以仍舊根據日蘇中立條約，沒有對日宣戰。日本飛機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時，又襲擊菲律賓、賓、香港、中途島，和美國孤懸在海外的兩個軍事前哨站威克島和關島。關島爲馬利亞納羣島中的主島，面積並不很大，約五百八十三方公里，合二百二十五方哩，長僅三十二哩，寬四哩至十哩，位於北緯十三度

二十六分，東經一百四十四度四十三分，離菲律賓馬尼拉約一千五百十哩，離珍珠港約四千八百四十哩，離舊金山約五千一百哩，離日本的橫濱却僅有一千四百哩。關島的歷史還很短暫，爲人所知，祇有四百多年。當一五二一年三月六日，葡萄牙人麥哲倫環繞地球，從麥哲倫海峽經加羅林羣島，到達菲律賓，途中經過一大羣島嶼，關島就是其中的一個。自一五六七年起，政權掌握於西班牙人之手，除了由墨西哥往馬尼拉的船隻經過關島偶然停泊以外，一百五十餘年中，竟是個人跡不至的孤島。直到一六六八年，西班牙教士絡繹而來，才漸漸開化起來。一八八九年，美國和西班牙發生戰爭，當時海軍大佐葛拉斯，駕巡洋艦「却爾斯登」號前來遠東，停泊於關島的港口亞干羅，約六個月後，麥金萊總統才發表命令，置關島於美國海軍控制之下。十二月十日，美西會議於巴黎，正式把關島割讓給美國。因爲關島是太平洋上交通的要點，在軍事上具有重大的價值。此後關島就隸屬於美國的海軍部，行政長官總督，由總統選定海軍人員來充任。總督兼海陸軍司令及司法立法行政的最高權力者，是島上的唯一獨裁者。島上雖有立法機關，但却是一種裝飾品，因爲總督有保留否決及修正的權力。至於司法制度，也有各種機關，如警察法院，普通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所採用的法律，係英美習慣法。據民國二十九年的統計，島上共有二萬三千零六十七人，其中土著佔兩萬一千一百九十九人。所謂土著，就是翔摩淵人，係馬來質素的混合種，本來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他們所保存的文化，只有他們的語言歌謠和早期的民族英雄故事。自經美國統治後，對於

土著的教育，很能注意，駐防的水兵，教授他們語言文字。民國三十年統計，學生數計初等學校四千七百二十六人，美人高中學校四百三十三人，夜中學校六十五人，私立學校九十七人，合計五千三百二十一，土人教員有三十名，小學、中學、師範及商業學校各色齊備。因此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關島已經形成了翔摩淵人和美國人混合而較為偏重於美國的一種文化，土著有四分之三能講英語，都從事於農場工作。土著而外，則是從加羅林、菲律賓、日本、中國及歐洲來的僑民，歐洲僑民大部份是海陸軍人，其中美國人近一百人，菲律賓人百餘人，華僑數十人，西班牙人數十人，日本人約二百一十一人。關島是一個臨近赤道的熱帶島，氣候很適於人生健康的條件，每年從六月到十二月是雨季，一年的平均溫度為八十一度，最熱的日子也不超過九十度，但屢有颶風和地震。全島為堅木所覆，由於珊瑚礁的分解，土地甚為肥沃，當烈日炎炎，雨水沖積期，穀物易於成熟，農產物頗為豐富，最主要的產物為椰子，栽培面積達一萬二三千英畝之多，鑛藏只有少許石炭。島的四周，水淺而多礁石，一切船舶出入港口，一定要有一個很有經驗的領港才行。全島為珊瑚礁環繞細長的島嶼，自北及東北向南及西南延長，在東南島的亞加亞樣灣，西南角北角的烏摩達灣，無不是暗礁重重，而阿勃拉灣可容納巨型的艦隊，除非遇着颶風，否則在海口處總是有環繞着的一片珊瑚礁護衛着的，實在是天然的良港。沿海東部的亞干羅，現稱明石市，便是關島的首府。北部多高原，約拔海三百呎至六百呎不等，地勢突起，多火山質的丘陵，如聖塔羅沙山，高達三百九十六米突，馬忌羅山也高

達二百六十六米突。東西兩岸特高，遙望關島好似一片平原，山谷間長滿了森林，平地上更是無數的椰子果木。交通非常便利，北面遙接西伯利亞大鐵道和航空站終點的海參崴，南部是汎美航空公司駛往橫濱、上海、香港等地的中途站，同時又是馬尼拉、新加坡和歐洲間的航路要站。因此中國、西伯利亞、日本、菲律賓、印度支那、馬來亞等地的輪船，要橫渡太平洋岸，都必須經過關島。又因這地方是太平洋海底電線的中繼處，美國西航的重要貯煤處，所以在島內旅行，須得美國海軍部的許可。由於關島地位的重要，美政府屢次想把這地方武裝起來，但因議會中孤立派的反對，直到戰事爆發前，關島還是一些防禦設備都沒有。因此在日機猛烈轟炸之後，日軍得以很輕易的於十二月九日在關島登陸，到十二日便完全加以佔領，改名爲「大宮島」。至於威克島，則是美國在太平洋上最前線的根據地，在馬紹爾羣島之北，中途島和關島之間，爲夏威夷、關島和馬尼拉的中心，是由左邊的皮爾島和右邊的菲克思島合成的，這三座高出海面三至六公尺的海島，全體都是珊瑚礁。全島面積極爲狹窄，僅約二千六百英畝，全長四哩半，闊二哩半。倘將這三座小島相連起來，便成一英文字母的V字形。位置約在北緯九度十八分，東經一百六十六度三十五分的洋面，在廣大的海洋中，點綴上這樣一個小島，真好像一葉扁舟一樣。不過牠的地位却極爲重要，東離夏威夷一千三百八十哩，中途島一千一百八十五哩，西離關島一千五百零八哩，所以牠不啻是聯絡美國及菲律賓的定期航路的重要驛站，同時也是中途島和關島間重要的軍事交點，開戰時美國聯結夏威夷、

中途島、威克島爲一綫，稱太平洋中央進攻路線。這島是一七九六年爲威廉·亨利親皇所發現，至一八九九年爲美國格林將軍所佔領，歸美國海軍部管轄。島內有港口可容納艦隊，有天險可避風波。一九三九年，美國海軍在島上建設空軍根據地，並派遣守備部隊，島上的軍事設施，除要塞建設外，還有航空站、無線電台等。日本既對美國宣戰，對於美國這太平洋上的最前線根據地，當然不肯放鬆，除了猛烈的轟炸外，並於十二月九日派海軍登陸，島上的美軍守備部隊抵抗極烈，一直相持到十二月二十三日，方才陷落。日本佔領威克島後，便把這島改名爲「大鳥島」。前面曾經說過，日本的偷襲珍珠港和對英美宣戰，是一種有計劃的行動，他對於美國艦隊的動態，曾經作過多年的研究，他知道美國艦隊的習慣，是在週末駛回珍珠港休息的。他在夏威夷所作的情報工作，十分敏捷周到，他知道美國陸海軍巡邏工作的一切實情，以及艦隊分布的狀況，比美國陸海軍將領們自己所知道的還要多。散布在北太平洋的日本潛艇和漁船，對於氣象也有精密的觀測，比美國的格外準確。他的進攻計劃，在好久以前早已完成了，這準備工夫作得很好，在十一月底，他的軍艦和運輸艦隊已經開始出動，以破壞美國艦隊爲目標的日本混合艦隊也同時出發，這是一個大規模的嘗試，所以日方把所有能用的飛機和艦隻，一齊調集參加。進攻珍珠港的日本突擊隊，有航空母艦二艘，同行的有護航必需的巡洋艦和驅逐艦。這一個突擊隊，由日本向東北行駛，再折向夏威夷，他所要解決的唯一問題就是挑選一個美國艦隊全數停泊在珍珠港內的時間以及適宜於進攻的

天氣十二月八日拂曉，一切條件都適如日本所願，於是他便在阿胡島正北大約一百五十里以外的洋面發動了攻勢。日本艦隊最初的成功，使他的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大喜過望。其實在這次進攻中，他犯了兩個重大錯誤：第一，他只顧襲擊美國的艦隻，而忽略了珍珠港的岸上設備。第二，在戰略上大錯特錯的，是他在偷襲珍珠港得手以後，沒有繼續增援進攻。否則他們將不難佔領夏威夷羣島。倘若日本那時竟佔領夏威夷，那麼美國去勝利之途一定更將遙遙無期，並且必須作更艱苦的掙扎。凡是明瞭當時內情的人們，都不會否認日本可以做到這一地步，他可以出動十二艘以上的航空母艦，和美國當時在太平洋方面的三艘航空母艦廝拚，日本的空軍擁有較優秀的飛機，而且駕駛員又具有作戰的經驗，以之對付當時幾種不及「零」式的美戰鬥機和沒有戰鬥經驗的美空軍，美國是一定不能取勝的。在海軍方面，日本更可以用戰鬥艦來進攻美國的巡洋艦。而且日本當時如果以進攻夏威夷作他的主要目標，那麼馬來亞、蘇門答臘、爪哇、新幾內亞、所羅門羣島以及其餘的地方，就都會像成熟的果子般紛紛落入他的懷中。日本海軍如果佔領了夏威夷和珍珠港，以之作爲海空軍根據地，那麼美國的整個西海岸都將遭受威脅。當時美國的西海岸防務空虛，日軍要想在美洲登陸成功，雖是一件難於想像的事，不過倘若日本的航空母艦從夏威夷出動，却很可能強迫美國把許多大飛機工廠遷移到洛杉磯以東，並使得美國的船塢不能工作。同時以美國西海岸二千里外的夏威夷作根據地的日本潛艇，可以截斷美國與澳洲、紐西蘭中間的航線，或

者至少可以使得在太平洋上的美國護航隊，遭遇到重大的危險與損失。所以日本在偷襲珍珠港的時候，如若以夏威夷作他的進攻目標，實在是最卓越優秀的戰略，然而日本却不此之圖，他只顧襲擊美國的艦隻，結果他雖然把美國的主力艦全部炸燬，而出於他意外的，反而使美國因禍得福，因為倘若美國艦隊有主力艦存在的話，牠必須有航空母艦和巡洋艦的保護，以當時主力艦速率的低下，那麼艦隊全體的速度必將受到很大的牽累，因着主力艦被摧毀的緣故，反使美國艦隊行駛的速度，從每小時十八海里增加到三十海里以上。其次，當時美國海軍當局的計劃，本來是想用主力艦逐步增援菲律賓方面，這一計劃如果實行，並不能把日本海軍南進的行動完全阻止，至多不過使他略為延遲罷了！而美國自身却或者將造成比珍珠港一役更慘的結果，甚至或將使美國在太平洋的艦隊全軍覆沒，幸虧日本把美國的主力艦摧毀，使美國不得不對這一計劃斷念，結果在珍珠港事變以後，反而使美國因禍得福地剩下一個快速而有效的小型艦隊。日本後來也發現了這個戰略上的錯誤，但當他發現而想挽回的時候，已經在六個月以後，機會已經失掉了。因着這個放棄夏威夷不去進攻的戰略上嚴重的錯誤，終於造成了日本後來敗亡的結果，一着棋錯，滿盤皆輸，這裏面也許有所謂天意存在啊！

第四十五回 半夜驚砲聲滬市全陷 天堂變地獄香島沉淪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的半夜裏，已經過了四年「孤島」生活的上海租界居民，正都好夢方酣，忽然被兩下巨大的砲聲所驚醒，不由得個個都揉着惺忪的睡眼，暗暗稱奇道怪，因為自從國軍西撤以後，這樣的砲聲他們已有四年多不曾聽見過了！有些神經敏銳的人想起這幾天報紙上所載日美談判空氣緊張的消息，以及上海美軍不斷的撤退，便不免想到不要是日美衝突已經發生了吧！果然到了第二天一早，馬路上便到處沸沸揚揚的傳說，停泊於黃浦江中的英艦「庇得列爾」號因拒絕投降而被日軍擊沉了！美艦「威克」號則樹起了白旗，太平洋戰爭已經正式爆發，隔了一會，一部部黃色卡車滿載着猴子樣的日軍橫衝直撞的闖進租界裏來，面孔上帶着狞笑，好像自鳴得意一般。一時人心惶惶，大家都彷彿大禍臨頭，學校裏都臨時停課，市場也停止交易，整個上海都陷入了混亂不安的狀態中。上海市民多半吃過日偽的苦頭，深恐他們的勢力進入租界後，生活沒有保障，於是紛紛搶購各種生活食用必需品，菜蔬燃料的售價一日間漲起好幾倍，尤其對於民生最有關係的米，大家都爭着購買，每家米店門前都長蛇陣似的排着一長列擠米的羣衆。工部局本來規定每人可以購米一斗，後來因為供不應求，來源不繼，只好減為五升，再減至二升，數量越少，擠購的人越多，甚至有擠了一天還沒有購到粒米的，而婦孺因擠米受傷的事更時有所聞，這

都是吃了日本侵略者的苦頭。再說日軍自從進入租界以後，便開始佔據英美各國的產業、工廠、銀行、報館、文化機關，及我政府高級官吏的住宅，都遭非法佔據，一面搜捕未及撤退的英美僑民，送入集中營，一面到處搜捕潛伏在租界內的抗日份子，同時更在市內張貼中英文佈告，說日軍進駐租界，目的僅爲對付英美，希望上海市民各安本業，切勿自相驚擾，並不得有抗日行動云云。於是與敵僞艱苦奮鬥支撐了四年餘的上海租界，到這時便也和大上海同樣受到淪陷的命運，而藉租界爲掩護的我方愛國志士地下工作者，生命便都失去了保障。被幽禁在膠州路星加坡路口孤軍營內的四行孤軍，不用說也是日寇嫉視對象之一。孤軍營自從謝團長殉國後，便由雷雄將軍繼續領導，這時壯士們在敵人的鐵蹄下，任何的痛苦都能夠忍受，而抗戰的信念却始終不稍動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們整個的生命都完全在敵人操縱中了！從此他們的頭上便套上了奴隸的枷鎖，開始嚐受世界上最殘酷的虐待。有一部份壯士，因爲耐不住敵人壓迫的痛苦，而想法子逃出樊籠，到大後方去呼吸自由空氣，更有一部份壯士，能夠視死如歸地幫助同志們走上活路，而他自己却甘願犧牲，毀滅自己的前途，這種精神真是偉大，提起來委實可歌可泣。原來當孤軍營中的全體壯士淪入敵人魔手以後，有一位弟兄乘敵人不備，覷個機會，居然逃之夭夭。敵人於是把他們集合在一起，施行訓話，說以後要實行連坐法，每一組裏如果有人再逃走，那麼這一組裏剩下來的人都一律要處死刑，訓話過後，便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把他們一齊調到寶山的月浦去，叫他們做苦工。有一組有

五位弟兄，在修築公路，他們一面做工，一面互相商量，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可是五個人不能一起都走，至多只能走三個，留下兩個來做掩護的工作，那三個人纔能平安地脫離虎口。這樣一來，那走的三個自然是可以活命了，可是那留下的兩個豈不是要犧牲了嗎？他們五個人都以義氣爲重，大家都願意留下來等死，大家都不願意自己走了帶累別人，最後才決定用抽簽法，抽着「留」的人留下，抽着「走」的人便得走，那三個抽着「走」字的人，沒奈何只好硬着頭皮走了。到了晚上，日本人查點人數時，發覺又缺少了三名，便把那組裏留下的兩個弟兄，施用着種種的非刑，把他們弄得九死一生，末了又把那兩個被打得瀕瀕一息的弟兄，一齊扔到長江裏去，葬身魚腹。到了三十一年一月三日，大部份壯士又被調至新龍華游民習藝所，叫他們做苦工，但是爲了一位小姐的慰勞信給日人發覺，他們終於又被押解到南京老虎橋軍官監獄，拘禁四月，因爲不服日人的管治，他們起來反抗，但是徒手的孤軍終於失敗了！他們被完全強迫的分散，他們各被押解至南洋羣島、杭州、南京監獄，以及蕪湖。他們像貨物似的被到處搬送着，被零躉批發地出賣着精力，無論晴雨，無論酷寒酷熱，他們一直在工作着，沒有休息，沒有營養，於是身體孱弱的人病了，倒下了，也沒有人來過問，死了的便像一條死狗般隨便被拋在河浜裏，活着的還得慢慢地消耗他們的精力。在蕪湖附近裕溪口地方，敵人把我八十三個壯士分散開來，在數處地方做工，有一組約有十幾個弟兄，旁邊有四個日軍用一架輕機關槍監視着他們，不讓他們逃走。這十幾位弟兄便在前商量妥當，某一天，抓

住了一個機會，十幾個人便一擁而上，把四個日軍打倒在地下，立刻動手把那架機關槍搶到了手裏，可是武器搶到手，却不由得連聲叫苦，原來日本小鬼狡猾，也防到他們有劫奪武器的舉動，所以那挺機關槍裏並沒有子彈，派不得用場。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大部份的日軍趕到，把這十幾名弟兄用繩索網綁起來，先用槍柄沒頭沒腦的痛打一陣，然後掘了一個很大的地坑，把這十幾名弟兄推進地坑裏面，活埋而死。於是其餘的弟兄聯合着預備反抗，但是事機不密，被奸人密告，終於爲日人發覺了。史排長被吊打三日，其他兵士也都備受苦刑，結果每人蓋了手印，方准保釋，但其後畢竟還有五十多個孤軍勇士逃了出來，有一位孤軍勇士陳文仙，改了姓名叫陳保安，他們殺死了二個日人，奪得了二枝手槍，八枝步槍，逃到了蘇皖交界的地方；後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獲得了蔣委員長的電令，叫李將軍善爲招待，後來更由湯恩伯將軍收留了他們，並且給他們受訓，受訓之後，陳日訓上尉領導着陳文仙等孤軍士兵二十六人，又往前線，他們被編入「暫一師」，但是在大別山一役，徒手抗戰的結果，二十六人中又死了二人，後來駐在安康的二十九軍軍長孫元良知道了，他便令孤軍前往，結果陳文仙和二位弟兄，都前往投奔，但因戰火阻隔，在襄榆，他們進入了四十一軍，但是二位弟兄却在此時戰死了。只剩陳文仙一人，在陝西西鄉後勤部隊服務，雖想重入二十九軍，但該軍當時已調防雲南。前年，陳又被調往漢中受訓，結果編入四十一軍一二三師三六七團特務排，當時生活，苦不堪言，勝利之後，又進一〇四師三一團第一營服務，三十五年一月

調防許昌，四月中旬奉命押解六千餘日軍來滬，陳文仙重臨上海，想起當年苦守四行倉庫，受敵人砲火的壓迫，今日解着戰俘，光榮重來。倉庫無恙，而同志凋零，回想起八年苦戰，萬感交集。日寇不但對孤軍殘酷地虐待，對於因從事愛國工作被捕的我蒙難同志，更加以無限的摧殘糟蹋。當時被捕的愛國志士都被禁在北四川路橋堍下矗起在新亞酒店後面的德隣公寓——日本憲兵司令部裏，在公寓的下層置有四個號子，就是四個大木籠，天天進來的人多，出去的人少，一個號子裏本來關二十名，後來增加到五十幾名還不止，雖然不斷的提到偽「軍法處」去，提到南京的偽「反省院」去，提到南市的偽監獄裏去，但木籠裏還是人滿爲患，敵人沒有辦法，只好另興土木，又造起兩座新木籠，把被捕的人歸併的歸併，硬塞的硬塞，籠子裏擠得熙熙攘攘，倒也熱鬧得很。蒙難的同志，不分男女都塞在一個籠子裏，雖然不准說話，但是也不寂寞，下搶三角棋，豁啞拳，裝小噪談天說地，不管文化界、教育界、強盜、土匪、暴徒、小偷都合得來，只有那些因失寵貪賊也被關進來的敵僞爪牙——漢奸們，大家都不願意對他們說一句話，也不願去聽他們詛咒他們主子的苦訴。這些蒙難同志有許多連自己犯的什麼罪都不知道，今後會受到怎樣的判罰更只有天曉得，他們多半已受過非刑，鼻孔裏灌水，坐電椅，上老虎凳的滋味已領略過了，至於吃幾十下皮鞭子，皮鞭子，木棍子，那只是額外的贈品而已。敵憲佐兵曹毒打得疲倦了，就揀一兩個年青漂亮的女同志從木籠裏提到樓上去，大家以爲日本憲兵又疑神見鬼的發現什麼線索提去審問了，這一去便是半天，連夜飯都

不回籠子裏來吃，直到臨睡的時候才回籠來，頭髮倒反而齊整了。過了一天，又來提了，那女同志頑抗地賴在籠子裏不肯去，結果還是給硬拖了去。另外的女同志有明白這裏面的內幕的，便對大家說：「日本鬼子在樓上冷靜了，就找樂子，我也上當了好幾次，又不審，又不問，只是叫你陪他坐在火缸旁，說下面冷，上面坐坐好來西。或者忽然心血來潮的就說要你領捉某某人，你雖然回說某某人並不認識，他也不管，押着上車，一直開到鬧市中區，在電影院門口停下了，他就挾着你當他的情人一起看影戲，請你吃蛋炒飯、咖啡，晚上回來了死留在房間裏不准下來，硬推軟騙的能夠脫身已經算是萬幸的了。臨走還說，明天上來，外頭開房間，阿拉好來西，真正嚇煞人。」說着，外面有皮靴聲響，大家都不作聲了，日本憲兵倒握了上刺刀的槍，把籠子門開了，走了進來，籠子裏的囚犯們照例站起來排成隊，讓他們檢查一番，斷筷子和褲帶都是犯禁的東西，但遍抄沒有，又在木板壁上細看一番，有沒有寫着什麼東西，也沒有；照理日本鬼子應該出籠了，但他們的餘興還沒有完，喝令幾位蒙難女同志不論老小統統把褲子脫下，幾個年輕女同志很爽快，知道在這獸窟裏沒有什麼公理可講，顯我清白之身並無什麼可恥，反正沒有褲帶，於是便一脫到底。但是有一個老處女，她死也不肯脫，一連吃了無數嘴巴，最後經幾個脫得精光的女同志的譬解，祇好勉強脫下，日本鬼子覺得有趣，便把冰冷的刺刀在她身上挑挑撥撥，儘情戲弄了一番，大家都別轉了臉，不忍看，可是這班鬼子強逼的喝道：「看好來西！」這一來真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最後這班野獸滿足地癡笑着走了！那老處

女方始像晴天霹靂地放聲嚎哭起來，羞慚得把頭撞着木柱要自盡，幸虧給幾位女同志搶救了下來，大家對於這件事，心裏都怒火熊熊地在燃燒。日寇對我蒙難同志雖然竭盡摧殘侮辱的能事，但我留滬地下工作同志仍舊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給日寇相當打擊，當時有一批醉生夢死的青年男女，仍舊胡天胡帝的在跳舞場裏狂歡縱樂，爲了警告他們起見，於是跳舞場裏便不斷有炸彈爆發。每一起爆炸案發生，日寇總是把被炸區域的附近統統封鎖起來，然後挨戶檢查，這方法真是愚笨之極，試想我地下工作同志既然幹下了事，豈肯還留在肇事區域束手待捕之理？所以搜捕結果往往是一百不得一。到了民國三十一年廢曆新年，上海最熱鬧的區域南京路永安公司附近更發生了一起大爆炸案，這件工作是由一位名叫時壽彰的地下工作同志幹的，當時日寇恐慌萬分，把整個中區都封鎖了起來，後來由漢奸余華龍周邦俊獻計，組織保甲自警團，日寇才把封鎖撤除。那余華龍是一位律師，周邦俊是中西大藥房的經理，兩人都是上海社會上有地位的人，這時却甘心媚敵，摧殘我方愛國工作，真可說是喪心病狂之尤了。在這黑暗籠罩的當兒，上海藝壇上却出現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藝人英茵女士的自殺，這件事說起來却和敵僞有相當的關係。原來那英茵自幼生長北平，原名潔卿，小字鳳貞，父親是旗人，母親的籍貫是海南島，自幼便失去了父親，與寡母弱姊度着淒涼生活，十年前，黎錦暉率領明月歌舞團流浪平津，英茵因爲生性愛好歌舞，就報名參加，隨同來滬，與王人美黎莉莉周璇白虹等齊名。其後經杜宇識拔，躍登銀幕，處女作爲聯華公司的「火

山情血」以後又在天一公司拍過「芭蕉葉上詩」明星公司賞識她的才能，邀她加入，接連演了「新舊上海」「十字街頭」「小玲子」「女權」「壓歲錢」「清明時節」等片。當時銀壇上人才濟濟，所以她始終屈居人下，鬱鬱不得志。及至業餘實驗劇團成立，她在舞台上却大有收獲，先後演過「慾魔」中的花月英，「武則天」中的武則天，尤其是「武則天」一劇，適合她的個性，發揮優秀的演技，給一般戲劇愛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此奠定了她戲劇界的地位。抗戰爆發後，她離開上海，前往內地，在重慶中國製片廠旗幟下，從事演劇與電影工作，後來上海合衆公司擬攝「西太后」影片，因主角不易物色，以英茵為最適當人選，乃派人專程邀請來滬，但「西太后」却因種種關係，始終沒有開拍。返滬年餘，才主演「賽金花」一片，以後攝過「返魂香」「肉」及「世界兒女」。三十年冬，她參加上海劇藝社主演曹禺的「北京人」，頗博好評。當英茵在重慶的時候，認識了一位愛國青年，名叫平祖仁，平是江西人，畢業於國立暨南大學，及東南大學研究院，歷任軍政兩界參謀秘書職務，戰後任上海市黨部委員兼汀蘇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奉命留滬，從事地下工作，往來於京滬線上，歷盡艱辛，為抗戰努力。後來遭他的部下一位漢奸出賣，於三十年四月被捕，羈身囹圄，由於戀情的感動，英茵時常帶着點心菜餚，入獄探監，一腔熱情，兩行清淚，鐵柵內外，充滿了淒涼氣氛。因為種種刺激，再加上舞台上的辛勞，英茵便釀成了心臟病和肺病，曾經在台上當場咯血，醫生診斷的結果，說是需要長時間的休養。另一方面，平祖仁於被捕後，雖然備受敵偽

的嚴刑拷打，却始終忠貞不屈，沒有洩露一些祕密。三十一年一月八日，他又被送入奸偽的殺人魔窟「七十六號」，遍受種種非刑，仍絕口不吐隻字，於是在敵偽的惱怒交併下，周身被戮三十二刀，壯烈殉國。他的屍身雖由家屬領了出來，却貧至無以為殮，朋友們爲了怕敵偽追尋線索，都不敢出面，英茵在平祖仁被捕後曾竭力奔走營救無效，這時見平祖仁遭害，便在極度悲痛的情緒中，挺身而出，委托世界殯儀館收殮了平烈士的屍體，爲他料理後事，一切喪葬費用，都由她向友好處借來，喪事完畢後，還把一部分餘款留給平烈士家屬作爲生活費用。英茵當時因爲悲傷過分，刺激深刻，態度已有反常的現象。一月十九日早晨，她忽然單獨一人到國際大飯店開了一個七〇八號房間，接着便去遍訪她的相熟朋友，口口聲聲說：「爲了病，想休息一下。」朋友們也都不以爲意，誰知她口中的「休息」，便是自殺的代名詞呢？到了晚上九點鐘，回到國際大飯店，英茵便從身邊掏出預先準備好的毒物鴉片，吞入口中，靜悄悄地等候死神的降臨。半夜裏，英茵正躡在「陰陽河」的邊界，國際大飯店的僕役，憑着他平時的經驗，覺得單身女人開房間而一無聲息，總不是一件好事情，因此打門進去，果然發覺英茵面色慘白，呼吸急促，於是立刻通知巡捕房，轉送寶隆醫院。房中留着一封絕命書，寥寥數行，大意說：「身弱多病，已是不中用的人了！留在世上，也無益處，所以需要總休息。死後請向陸潔先生借五千元，以一千金給大姊，四千金留爲治喪費。」此外是四個電話號碼：大成影片公司、陸潔、唐納、她的家。巡捕房根據絕命書，通知大成影片公司，當時大成正在攝製「洞房

花燭夜，一噩耗傳來，使工作立刻停頓，屠光啓、賀賓、郭大振三人連忙奔走。大成在徐家匯，半夜三更交通不便，很久才雇到人力車，趕到新開捕房，讀到遺書，再趕到寶隆醫院，可憐，他們見到英茵眼閉口張，躺在三等病房裏，醫生正有氣無力的在施行「急救」，離開發覺服毒時間已有三小時，於是屠光啓等要求改送頭等病房，但醫院裏必須照章取費，他們幾個人倉卒奔走，那裏有現款攜帶，經過無數次的口舌，醫院裏始終死人不關，非錢不可！賀賓把大衣西裝脫下來押在賬房間，也不能通融。結果還是在外國醫生正義的感動下，才答應更換病房，施行慢吞吞的手術。「急救」經過了二十五小時，英茵還是緊閉着眼睛，張開了嘴，好像她不願再見到這混濁的世界，又好像要說話而不能說的樣子，延至二十一日早晨三時，正在注射藥液的時候，突然停止了呼吸，這勇敢而又可憐的女藝人，便從此長眠了。當天經過驗屍手續，移送萬國殯儀館，因為她是電影明星，又死在平祖仁烈士殉國後的第十一天，所以她的死訊，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萬人空巷，爭弔藝人。這一段經過情節，真是悲壯纏綿，可歌可泣，可惜當時處於敵偽淫威之下，不敢發表出來，直到勝利後，才由名導演費穆搜集材料，編成電影劇本，搬上銀幕，大家方始知道事實真相，不由得對這位愛國的女藝人都激發了熱烈的同情。當時不但上海租界內由於敵偽的進駐，鬧得烏烟瘴氣，暗無天日，就是號稱地上樂園，人間天堂的香港，也因着日軍的進攻，變成了屍山血海，淒慘恐怖的地獄。原來日本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時，也發動了對香港的攻擊，他先用飛機轟炸啓德飛機場，但因手段拙劣，機場沒有炸中，

却炸死了附近民房裏不少居民。接着他便從海陸兩面來包圍這英帝國在遠東最老堡壘的香港。陸上的日軍則由九龍以北的新界向九龍推進。新界的形勢好像一把張開的扇子一樣，要防守住牠，在地形上有相當的困難，從沙頭角到深圳差不多有一百華里，而進攻的敵人數量又遠超過駐軍，那時防禦新界的英軍，加拿大軍和印度軍的實力，約爲一萬五千人，但是孤軍作戰，短期內沒有獲得增援的希望，死一個少一個，而日軍却相反地有着廣大的後方。這猝然爆發的戰爭，使香港陷於劣勢的地位，戰爭一開始，就讓日軍取得了主動，新界的防線在戰爭開始後就在日軍猛烈的砲火和俯衝轟炸下向後撤退，而日軍則一步一步的逼近了九龍。這時大家的希望，就是能夠把戰爭的時間支持得久長一些，以便等候中國方面援軍的到來。在大家這種希望中，香港政府忽然想起了當初華南戰爭時由深圳方面闖過新界來被解除武裝囚禁的我們中國孤軍，於是立刻把他們全部釋放出來，發給他們槍枝，叫他們上火線，這可以說是香港戰爭中最初的援軍。這一支有五百人的隊伍，曾經在前方進行過無數次的衝鋒，更由於地理的熟悉，作戰的英勇，使和他們並肩在一起作戰的友軍感到異常的驚佩。由於他們的英勇犧牲，才使逐步後撤的防線穩定了一個時候。但因日本第五縱隊的搗亂，和英軍作戰時缺乏勇敢的自信，以致這一個大家以爲可以守上相當時間的狹長的九龍半島，在開戰後不過五天，就全部淪陷了。日本第五縱隊的活動是可驚的，當九龍英軍準備全部撤退到香港的時候，戰線還在九龍市區以外，但第五縱隊已在九龍最高的半島酒

店上扯起太陽旗來，同時不斷用手槍向下射擊。日軍從荃灣那一線上逐漸向九龍市區逼近，在市區外面的英軍，偶然一抬頭，發現了半島酒店屋頂上的太陽旗，以為後路已經給敵人截斷了，於是在慌亂的狀態中，加拿大軍有一部份作了俘虜。在鄰近半島酒店的尖沙嘴碼頭，本來還駐留着一部英軍，和一部準備在市區裏掩護撤退的印度軍。這時大部份的英軍已絡繹撤退過海了！當這一小部英軍發見半島酒店上有了太陽旗時，也就離開了九龍。最後，担任掩護退却的殿後的印度軍通過了尖沙嘴碼頭，第五縱隊就佔領了這一帶，他們獲得了英軍遺留的機關槍，不停的向裝運印軍的渡輪掃射，印軍也在船後架起機關槍向岸上掃射，雙方的機關槍開地射個不停，實際上，九龍市區裏連一個日兵也沒有來到。這時香港守軍開始在山巔上用大砲轟擊九龍倉庫了！在香港已經能看到九龍倉庫中彈起火，以及半島酒店上的太陽旗隨風飄揚。十二月十二日晚上，日軍便進據了九龍，和香港英守軍形成隔海對峙的狀態，雙方互相用大砲猛轟。香港的砲壘確實發揮了充分的威力，一個重砲彈發射出去以後，房屋裏的玻璃窗都被震盪得響起來了，一次一次的發砲，轟擊着九龍的敵人和海外的兵艦，引起九龍市區內的彌天大火。同時日軍的砲彈也不斷向香港飛來，香港市區裏差不多全被房子佔滿，每一層房裏都是住滿了人的，一個砲彈落在房子上，總有幾個人碰上彈片而死去。日軍的大砲起先是不斷的轟擊山頂，後來就漫無目標的濫轟了！當半山區和高山區的平時最鬧氣的住宅裏的居民都紛紛搬下山來的時候，市區裏也着了砲彈了。這

些砲彈有的是從兵艦上發來的海軍砲，有的是從九龍陸地上發來的小鋼砲，而以陸地上發射過來的佔多數。這時，香港已整個被包圍了。海外，沒有雄厚的艦隊可以擊退日本的海軍陸上日軍已經佔據了整個九龍空中，活躍的不是英國的飛機，而是日機不斷的在俯衝轟炸。被圍在香港佔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只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軍隊身上，希望他們立即開到九龍的敵後，來解救香港之圍。事實上，中國軍隊這時也正不斷的在敵後反攻，一度佔領深圳，逼近九龍，終因日軍防守的嚴密，未能攻入九龍市內。中國軍隊既未能反攻過來，砲彈仍舊像穿梭般在香港和九龍之間亂飛着，其間雙方的砲聲也會停頓過兩次，一次在九龍淪陷後的第一天上午十點鐘的時候，一隻插着白旗的小艇，從九龍油麻地碼頭向香港方面直駛，起先守軍用機關槍掃射，艇上就亂舞起白旗來，等小艇在香港靠岸後，雙方的砲轟就停止了，空中也沒有俯衝的轟炸機，這一個上午是安靜的，那時正是日方要挾着港督私人祕書李氏夫人一起勸誘港督投降的時候，到小艇重返九龍後不久，砲戰立刻又開始了，這是香港拒絕投降的第一次。第二次是一個下午，時間在第一次誘和後幾天，搖着白旗的小艇，又從油麻地碼頭向香港方面直駛過來，小艇過海以後，雙方的砲聲又停止了，一直到晚上港督拒絕了投降，才又發生了砲戰。當時香港當局的態度仍舊十分強硬，港督楊格爵士曾經警告過日方，如果再有「和平使者」過海來，香港將不客氣的射擊了。於是和平之門就此關閉，局勢越來越嚴重，日軍的大砲和飛機轟炸集中在銅鑼灣一帶，飛機整天不離

香港上空，在黑暗衝天的區域裏轉來轉去。銅鑼灣的汽油庫發生大火了，日軍的砲彈和炸彈仍舊不停的落在這一帶，炸彈聲和砲彈聲多得難以分辨出來，爆炸聲幾乎震破了人們的耳膜。火勢隨着風向不斷的廣大，晚上，整個東區的房屋，都在火光下映照過來。清晰的機關槍聲，不停的響着，回聲使山谷間起了共鳴，就在這樣的夜晚，大批日軍在火光下渡過了海。猛烈的砲火和轟炸，使香港守軍無法沿海邊立住脚跟，漫天的黑烟籠罩着海面，使香港的駐軍失去了目標。筲箕灣是和九龍距離最近的地方，日軍就從那邊過海登陸，逐步向銅鑼灣推進。這時香港山巔上的大砲已經轟不到逼近過來的敵人了；於是機關槍便代替了大砲，滿山谷都響着清晰的閤閤聲，孤島的保衛戰從此進入了巷戰階段。日方的援軍，源源不斷的由九龍裝運過來，英方的坦克車也出動在馬路上巡邏了，漫天的黑烟，籠罩着整個的銅鑼灣。防守銅鑼灣方面的英軍，作戰的不夠沉着，是毋庸諱言的。有一個穿着黃色長褲的中國人，在跑馬地附近走路，英國兵突然向他開了一槍，原來他以爲穿黃色制服的日軍已經繞到英軍後方來了。馬路上架起了機關槍，晚上，一發見對面有人影，英軍立刻無目標的掃射起機關槍來。作戰的不沉着，對於防禦是有相當影響的。這時日軍逐漸由銅鑼灣方面逼近過來，已經快要到跑馬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晚上，巷戰進行得很激烈，這一面放了一排子彈，接着那面也回了一排，幾乎全部是機關槍了，步槍聲是聽不到的，此外便是擲彈筒的聲音和小鋼砲的聲音。第二天，便是聖誕節，這天上午，日軍佔領了跑馬地，戰事在灣仔星島日報館附近

進行。這真是一個不吉祥的聖誕節，平時的狂歡熱鬧都成爲過去的陳跡，香港居民都只好在防空洞裏渡過這黑色的聖誕節了。到了下午，砲聲忽然停止，日機也不再丟擲炸彈，機關槍也不叫了，原來香港當局這時已和日軍進行和平談判，中環有一輛掛着白旗的汽車駛到跑馬地這面的日軍司令部來，等到那輛汽車回到中環第二次再轉來的時候，香港的命運就決定了！下午六點鐘，雙方簽了字，「停止戰爭」，於是這足足由英帝國統治了一百年的香港，便暫時失去了他的統治權。先後繼續了十八天的戰爭，把香港從天堂帶到了地獄，米字旗換上血腥的太陽旗以後，這平靜了百年的海島，便整個的沉落在血腥裏了。日軍在奪得香港後二天，舉行規模盛大的「入城式」，隊伍排列過無數條馬路，包括陸軍、海軍、海軍陸戰隊，一起受指揮官的檢閱。軍樂隊的喇叭吹得特別響，銅鼓也敲得特別有勁。頭上三、四十架飛機排成隊形，在低空飛過，飛過的時候，投下了大批傳單，傳單上說日軍到處，必須一律通用軍用手票，違者決嚴懲處罪。有一架飛機在九龍上空作種種技術表演，翻筋斗，兜圈子，玩了一大堆花樣，就在這時候，三艘小型日艦也緩緩駛入香港和九龍間的海面，船上掛滿了旗幟，算是慶祝的意思。日軍在歡天喜地與高彩烈慶祝他們的「入城式」後，士兵們放假尋樂，這些喝醉了酒的日兵，到夜半就四出尋找女人，他們兩三個一起，敲打隨便那一家的門戶，門板被敲打得震天價響，日兵又在門外異樣地怪叫着，這情景確實令人胆寒。女人們躲在各處，日兵的電筒就到處亂射，給他發現了立刻被拖出去。這幾個晚上，許多女人嚇得在三、四層樓

的屋頂上亂跑，瓦片被踏得發出破裂的聲音，很多女人遭到了侮辱，她們有被三個日兵一起輪姦的。有幾個女人說：她們不怕炸彈和機關槍，因為碰上了乾脆不過死去就是，她們最怕的是日兵的電筒和使人胆寒的敲門聲。甚至一聽見沉重的皮鞋聲，女人們立刻就神經質地跳了起來，趕緊躲到預先設法隱藏的地方去。有些日兵是很俏皮的，他在白天看見了這個房子裏有女人進去，晚上就一定來敲門，敲開了門以後，他的搜索也特別仔細和起勁。毫無抵抗力量的市民們，想出了一個消極的防禦辦法，每一條街每一幢房子的每一層樓，都預先商定，任何一家碰到日兵來敲門時，一面裝做不理會，另一面就敲起銅鑼或者面盆、洋油箱，以及一切能夠發出聲音的東西，這一家敲了以後，那一家立刻響應，於是一家跟着一家，不久，整條街上都天翻地覆的鬧着，使來找尋女人的日兵，感到心寒而不敢肇事。馬路上被彈片擊斃的屍屍，大多依舊躺在那裏，幾天來就這樣一直沒有人去理會。有幾條馬路上，日兵正在拉夫，看到有人家開了一扇門的，他們就走進去拉了男人出來，叫他帶了掃帚在馬路上掃街，因為被拉的人身分不同，馬路上就充滿了奇怪的掃街夫，有穿着短衣的，有穿着長衫的，也有穿着西裝打一條大紅領帶的，他們都順從地在日兵的指點下，低頭掃着地。某幾處地方，被日軍劃為軍事區域，禁止一切外人闖入，有一個青年男子在灣仔附近，不小心闖入了軍事區域裏，日兵奔上來當胸就是一刺刀，當那深深插進胸膛裏的刺刀拔出來的時候，鮮血從刺刀上不斷的流下來。那日兵招呼了兩個同伴來，很隨便的把屍體拖走了。馬路上的店舖沒有一

家開門的，有許多店門上貼着倒寫的「被劫一空」的條子，一些大的店舖都給封了門，門口釘上「大日本軍陸軍管理」或「海軍管理」的牌子。日軍的安民佈告上雖然寫着：「保護華人財產，香港戰爭是對付白種人的戰爭，」可是許多中國人的店舖都給封了，那是比較大一些的店舖，如先施、永安、大新、國貨公司、五金材料行、汽車行，以及資本比較雄厚的大商行。敵人的佈告說明幾乎包括所有一切物資在內，都在統制之列，沒有經過日軍的允許，一切物品都不許自由移動或買賣，一面他便加緊搶劫搜括所有的物資，香港所有的汽車，不論是卡車、公共汽車、小汽車，都被搶走，集中在匯豐銀行附近的草地上。日軍和中國打了四年多仗，從沒有得到過這樣物資豐富的城市，在這次香港戰爭中，他們真可說是發了一大筆橫財。同時日軍又加緊的搜捕抗日份子，日憲兵挨家搜查，發見有抗日嫌疑的，就被拖進門外的汽車裏去，可是抗日份子是不捉不完的，一百六十萬居民中，那裏去找到他們呢？日軍的搜查並沒有多大效用，真的抗日份子都給漏網了！日軍雖然佔領香港，可是他心目中的抗日份子，連同我政府官吏在內，都已經早從水路和陸路逃了出去，平安地遠離香港了。

第四十六回 白衣渡江長沙三會戰 助紂爲虐馬來陷日軍

却說在香港戰爭進行的時期，中國大陸的日軍，爲了聲援太平洋方面作戰，並牽制我軍增援廣九鐵路起見，便於湘北冰天雪地的時候，效法三國時呂蒙的白衣渡江，發動了第三次長沙會戰。日軍於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間，絡繹集中豐島、第三師團、神田、第四師團、青木、第四十師團及第六師團的一部於岳陽地區，總兵力約達十萬餘。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軍於新牆河東西各約十餘公里間的羅家墩至八仙渡分八路渡過新牆河南犯。我二十軍楊漢城部當卽加以迎頭痛擊，日軍陸續增援，於二十五日竄至關王橋、大荆街、黃沙、沙街之線，我楊漢城軍於逐次抵抗後，以一部與日軍保持接觸，主力向關王橋東南地區轉移，協同由平江方面到達楊林街及以南地區的五十八軍、孫渡部西向側擊，南下的日軍以一部掩護側背，主力仍冒險進犯。二十六日晚，日軍迫近長樂街及以西汨羅江北沿線，與我汨羅江陣地的前進部隊接觸。二十七日午後三時，日軍右翼於歸義、汨羅附近，強渡成功，遂與我三十七軍、陳沛、七十二軍、傅翼二軍發生血戰。二十八日，日軍左翼復由長樂街附近渡過汨羅江。二十九日晚，由鐵道正面南犯的日軍竄到新開市、大娘橋一帶地區，一部於三十日在新開市附近整頓態勢，我陳沛、傅翼二軍亦乘機按照預定計劃，分別向長樂街、金井、東側地區及鐵道以西地區轉移，準備向南犯的日軍圍擊。三十一日，日軍各路先頭部隊分經春華山、楓林、

港、石子鋪、到達撈刀河、瀏陽河中間地區，並以左翼的第四十師團向瀏陽河畔的金潭、渡頭市、仙人市各地推進，其第三、第六兩師團的主力，則向左迴旋，對長沙外圍攻擊。除夕之夜，日軍四萬餘人陸續迫近長沙東郊東屯渡，揚言元旦打進長沙過年。我第九戰區司令官薛岳將軍，第十軍李玉堂軍長，均忠勇奮發，預立遺囑，抱雪恥復仇，成敗在此一舉的必死必勝決心。薛司令官親自坐鎮與長沙一水之隔的岳麓山指揮，李玉堂軍長則督率第三師師長周慶祥，一百九十師師長朱嶽，第十預備師師長方先覺，背水佈陣，躬冒矢石，督戰這三面被圍一面臨江的長沙孤城。三十一年元旦，日軍第三、第六兩師團的主力，迫近長沙城郊，以步砲兵萬餘向南門外一帶高地進犯，我李玉堂軍方先覺師的葛先才團適當其衝，遭敵主力之攻擊，但陣地迄未稍動。敵連攻三日，死傷慘重，第四日乃糾集其殘餘五、六千人完全集中於修械所一點作密集隊形之衝鋒。自晨至晚，衝鋒十一次之多。修械所山頭爲南北向，南高北低，最北處有堡壘一座，置重機槍一挺，敵每前進，輒爲我重機槍掃射。死傷極多，至最後數次衝鋒，其士兵皆不敢前進，敵軍官強曳而前，激戰至傍晚，全部陣地僅餘此惟一堡壘，但已被砲火轟擊，殘破不全。葛團長當時即在該堡壘內親自指揮，最後全團官兵死亡相繼，所有馬夫伙夫雜兵，各持手榴彈與敵相搏，卒將敵軍擊潰，確保修械所高地，敵始終未得入城，但該團自葛團長以至伙夫，生幸存者僅五十八人。同時我岳麓山砲兵陣地也能適時以砲火支援，予日軍以重創。日軍沿粵漢鐵路南下的一部，則被我朱嶽師阻止於長沙以北。一月二日起，日軍復以進出於

瀏陽河畔的第四十師團主力，增加於長沙方面，血戰四晝夜，我陣地始終屹然不動，日軍遺屍於我陣地前的，不下一二萬人，攻勢爲之頓挫。第十軍素有鐵軍之稱，此役孤軍獨守，背水布陣，力克進犯的日軍，使長沙獲得「中國坦能堡」榮名，遂更譽滿全國，被稱爲「泰山軍」。戰後論功行賞，原任該軍第十預備師長方先覺將軍升任軍長，李玉堂軍長則升爲副總司令（現爲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其餘諸將領亦皆依次遞升。經此一番大捷後，我預先佈置的「天爐戰術」，乃得如期展開，由第十九集團軍羅卓英將軍、二十七集團軍楊森將軍、三十集團軍王陵基將軍分任指導，並以七十四軍王耀武控制株州爲預備隊，套演了拿破崙的「威德比斯克」分進合擊戰術，向日軍環攻。孫渡、楊漢域兩軍由北向南，阻擊汨羅江；蕭之楚軍由東向西，夏楚中軍由東南向西北，歐震軍由南向北，由雨花亭、東山、榔梨市向長沙的日軍反包圍；夏首勳、陳沛、傅翼三軍向西南超越至瀏陽河截擊；沿江的李玉堂、彭位仁兩軍由西向東，傅仲芳軍由西北向西南，沿粵漢鐵路北段追擊，實行總反攻。日軍以長沙堅不可破，死傷迭出，又陷於我重重包圍之中，四面楚歌，遂於四日夜間開始向東北突圍，豕突狼奔，分經春華山、望仙橋、石子舖北竄，因被我軍包圍截擊，以致退却十分困難，單是影珠山一地，就戰死五、六百人。這時日酋阿南維畿爲挽回危局，乃急派獨山第九旅團南下，以策應被圍的日軍。這一路日援軍於五日到達花門樓、古華山、福臨舖以北地區時，遭我軍在金井、福臨舖、栗橋一帶的部隊迎頭痛擊，而我傅仲芳軍也於七日在李家堰、新開市、神鼎山一帶由西向增援的日

軍側擊，激戰至八日，日軍第九旅團幾乎全部被我軍殲滅，不克與北潰的日軍會合，而成被各個擊破之勢。另一方面，北潰的日軍，渡過金井河，撈刀河後，以大部經楓林港、麻林市、福臨鋪、長樂街、大道、一部經新安鋪、青山市、栗橋、新市、大道、北竄，經我軍緊隨追擊，直至九日，始會同第九旅團殘部分向汨羅江逃竄。當我軍追擊麻林市、龍泉沖一帶殘敵時，我某連連長徐文祥，率隊迂迴攻擊敵後，不避險阻，冒死銳進，不幸腹部爲敵擊傷，仍奮不顧身，督令所部，予敵猛擊，卒將殘敵圍殲殆盡，達成任務，徐連長亦因傷勢過重，爲國捐軀。十三日，日軍大部由長樂街、新開市各處渡汨羅江，我除以蕭之楚、歐震、夏楚中軍由正面追擊外，復以陳沛、傅翼兩軍由東西截擊，以孫渡、夏首勳兩軍由左右行超越追擊，李孔各師則進出於黃沙街、洪橋、長湖、新牆一帶準備截擊。殘敵由汨羅江北竄時，被我孫渡、夏首勳兩軍於長樂街、渡頭橋、三江口、黃谷市、關山一帶截擊，以致殘置於長樂街、大荆街、黃沙市一帶的日軍掩護部隊大部被殲，及至長湖、洪橋、新牆一帶，又爲我李孔兩師夾擊，狼狽不堪。至十五日，夜，新牆河以南殘敵全部肅清，我軍遂與日軍恢復了會戰前的態勢。這次戰役歷時共二十三天，我軍計斃敵五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名，俘敵一百三十九名，馬二百七十四匹，步槍一千一百三十八支，機關槍一百一十五挺，砲十一門，手槍二十餘支，擲彈筒二十具，無線電九架，其他軍用品甚多。這時正當日軍在太平洋橫行闊步之秋，不料在長沙又第三次吃了敗仗，戰術的失敗，仍舊和第一、二兩次長沙會戰一樣，是由於孤軍深入。長沙三次大捷後，中央社曾有一段栩栩欲活傳神入微的報告道：「長

沙市經歷一次大火，三度會戰，與無數回之轟炸疏散，仍能屹立如昔，風物依然。長沙三捷後，市民相率歸來，日麗風和，名城若醉，無復往日窮巷之冬，長沙市容全復舊觀矣。一日寇自第三次長沙會戰失敗後，深知在中國大陸難以進展，同時又因他這時正是在太平洋方面登峯造極的時候，所以更加急謀結束中日戰事，以便把他陷在中國泥淖中的日軍移到太平洋方面去。日本軍閥大多是眼光短淺的，就是東條英機也在所不免，他不知道我國的抗戰是長期的，有不達最後勝利不止的堅強決心，蔣委員長更明白的昭示民衆，要有「以不變馭萬變」的精神，無論環境如何變化，抗戰的信念却不容有絲毫動搖，日軍在太平洋方面進展雖很順利，中國民衆却並不放在心上，因爲這種像電光石火一樣的勝利，是不會支持多大長久的。東條英機那裏會明白這一層，他自以爲日軍在太平洋方面的勝利，對於中國的士氣民心必有相當影響，這時正是和中國討價還價的最好時節，如若不好好的利用這時機，以懷柔手段屈服中國，那日本未來的命運就不堪設想了。於是他便依照民國三十年五月德國國社黨副元首赫斯奔英的辦法，派一個素來負着重要間諜工作的人物到中國來祕密講和。這人名叫黑木青山，個子高大，能夠說一口很流利的中國國語。黑木青山雖然是一個十足的日本人，不是中日的雜種，但是他的面貌身材和行動，却很像是中國人，這是因爲他在中國北方從事了二十年間諜工作的緣故。他除了在日本已有妻室外，又在中國北方娶了一位中國女子做太太，這女子還和他生了子女，所以黑木青山在中國過着長時期的中國式生活。

養成一切中國的習慣，這對於他所負的工作，得到不少的便利；東條選他做講和的代表，可說是最適當沒有的了。當下黑木青山奉命由香港秘密出發，在他出發的前夕，他曾在港把這次所負的使命，密電當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將軍，但當張發奎將軍接着他的電報的時候，他已經秘密由香港經廣州灣，過潮州，到桂林來了。青山到了桂林，就以香港華僑名義，化名爲張振華，到廣西省政府投刺謁黃旭初主席。這天恰巧是星期日，黃主席不在省府辦公，青山就向省府衛兵說：「我是剛由香港來的華僑，有重要事情面呈黃主席，請你們告訴我黃主席的公館在什麼地方。」衛兵告訴了他黃主席的公館所在地，青山就按址前往，到了黃主席公館的傳達室，當傳達問他要卡片時，青山竟在一張紙上寫着「日本和平使者黑木青山」，交給傳達送呈黃主席。黃主席對於這樣一位不速之客的來臨，非常的驚異，驚的是怕青山爲日本的亡命之徒，來幹刺客的勾當，異的是青山怎麼會混入警衛森嚴的桂林而不被覺察。驚異儘管驚異，經過仔細考慮以後，決定還是接見他，但爲了慎重起見，在未接見前，先命幾個衛兵檢查青山身上是否帶有武器和其他毒藥，檢查結果，在青山身上並沒有發見一些可疑的東西，黃主席這才出來和他相見。青山看見了黃主席，當即要求將他奉東條命令來和中國秘密談判和平的使命電呈 蔣委員長，並請 蔣委員長立刻派飛機來桂林接他到重慶去談判，在 蔣委員長沒有派飛機來接他以前，他向黃主席要求三點：第一、不要把他當作俘虜看待，因爲他是自動來的，不是被俘虜的。第二、不要招待他住在公共場所，以免暴

露他此來的使命，而妨礙將來談判的進行。第三，要求招待他住在私人公館裏同時給他行動自由。黃主席答應了他，同時馬上把這事電呈蔣委員長。可是蔣委員長對於「青山奔華」事件並不重視，既不派飛機來接他去重慶，也不具體答覆他的要求，只令廣西省當局暫時看管着他。這樣，青山就在桂林被招待住在一間私人醫務所裏，由幾個精幹的同志和便衣衛兵日夜監視着他。當時桂林雖然嚴禁賭博，但這個同志爲了便於監視他起見，特地請准黃主席，每天晚上和他打牌打到天亮，使他白天只好睡覺，這樣白天就可由便衣衛兵坐在他的臥室門口監視他。這幾個同志間或也陪着他去看電影和游泳，他曾經要求去「特察里」（桂林的公娼場所）宿娼，但被同志們婉詞拒絕了，對他說所有公娼妓女都患着嚴重的梅毒。這幾個同志拒絕陪他去宿娼的原因，倒不是怕他染上梅毒，而是因爲如若答應他去「特察里」宿娼，晚上就很難監視他，倘使過於公開的派兵監視，就容易引人懷疑，發覺他的身份；倘使不嚴格監視，又可能給他跑掉，因爲青山這時也知道他「奔華」的使命不容易達成，很有何隙偷逃的意思。這樣一直過了半年多的時間，青山的內心非常苦悶，每天只是借酒澆愁。政府當局既然不願意和青山談判，黃主席就將青山交給廣西特務團監管。特務團的士兵畢竟知識不夠，不久竟給青山覷空偷逃了。青山逃走時，還留下一封親筆信，是呈給蔣委員長和黃主席的，上面這樣寫着：「我現在的生命雖然無慮，但大丈夫不僅有生命爲已足，所以我不告而別了……」信完全用中文寫得很通順。青山被監管時，不覺得他是一個要

犯，可是給他逃走了，倒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當蔣委員長接到黃主席的報告，知道青山潛逃後，就嚴令黃主席務必於最短時間內將青山捕獲。嚴令之下，事無不成，結果青山便於半月以後，在廣西邊境的龍州被捕獲了，原來他正打算由龍州潛逃到越南去。青山被捕獲後，就由龍州解到桂林，並立刻由桂林乘飛機解到重慶監禁，於是這一幕日本軍閥乞和的醜劇就此告一段落。這時日本正以全方向馬來半島、緬甸、菲律賓三處進攻，做書的只有一支筆，不能同時寫三處的事，只好先從馬來半島方面說起。馬來半島在亞洲極南端，介於中國和印度之間，北接暹羅，南迄新加坡爲止，長約四百六十四英里，東自中國海，西至麻六甲海中間，闊度沒有超過二百十六英里。雖然牠的面積，在英國真是渺乎其微，但在牠的政治組織上，却有三種不同的地位，例如新加坡、檳榔嶼、馬六甲及拉布安島，則爲英屬直轄殖民地，統稱爲海峽殖民地。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及彭亨，則組成馬來聯邦。柔佛、吉打、吉靈打、丁加奴及玻璃市，則爲馬來屬邦，這許多地方，都以海峽殖民地總督爲其長官。英國的與馬來半島接觸，遠在西曆一千六百年，到了一八二四年，東印度公司的職員萊佛士與柔佛王國訂約，始逐漸成爲英國殖民地。一八九五年成立聯邦，其他五邦，雖沒有加入聯邦以內，但在英國保護之下。經過百年經營，到了現在，馬來半島極南端在軍事上極佔重要地位的新加坡，遂成爲世界十二大海港之一。牠不但是防衛馬來半島的要塞，並且也是英國在遠東的堡壘，控制着遠東與印度的門路。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就覺得新加坡有建築軍港的必要，經過十五年的

經營，目前新加坡軍港已經能停泊英國最大的軍艦，並且還增闢了遠東最大的飛機場。此外在新加坡島的四周，裝有長距離放射程的大砲，可以阻止他國軍艦的來攻。同時裝有高射砲，防衛飛機的襲擊。所以新加坡已變爲軍事重心的城市，牠不但是緬甸、印度的屏蔽，並且也是澳洲和荷屬東印度的重要軍事聯絡站。新加坡的英國海空軍根據地是賽利塔要塞，這地方從前不過是柔佛海峽的一個漁村，現在却成爲軍事要塞了。離賽利塔不遠，還有一處有名的海軍根據地，那裏有椰子樹、橄欖樹的樹枝縱橫交叉着，熱帶的蔓藤繁茂地懸掛在這些樹枝上，正替這軍事要塞僞裝成太古似的森林，這裏四周佈置着通電流的鐵絲網，每一處地方都有印度警察或馬來兵把守着，山地上敷設着數門十五寸口徑的大砲，密林中埋藏着的汽油據說有三百萬噸，足敷英國的大艦隊集中在新加坡時一年之用。馬來半島各地方政治首領，對於新加坡軍港的建設，也捐助很大。馬來聯邦幾年以前曾捐助二百萬鎊，以爲建築海軍根據地之用。英前皇喬治五世登極二十五周年紀念的時候，柔佛的蘇丹又捐助五十萬鎊，即使最貧窮的吉靈打，也捐助兩萬鎊，總數達一百五十萬鎊。日軍在馬來登陸以前，先有十二月十日的馬來海戰，這天上午十一點鐘光景，日機六架開始襲擊馬來，東北海面的英國巨型戰鬥艦「威爾斯親王」號和「却敵」號，日機飛臨上空後，「威爾斯親王」號巨艦就開始怒吼，全艦的「帕姆帕姆砲」一齊發射，巨艦的四周，張着密密的彈幕。這「帕姆帕姆砲」是英國海軍雄視世界的武器，火力之猛無與倫比，水兵們叫這砲做「芝加哥」。

鋼琴，「每一個「帕姆帕姆砲」有八個砲口，只見赤色的火和青色的煙，從每一個砲口噴出無數砲彈飛向高空，把日本機羣密密包圍。接着「却敵」號艦上的「帕姆帕姆砲」及四寸口徑的高射砲也一齊怒吼，猛烈的砲聲，宛如萬雷齊鳴，把人的耳朵都幾乎震聾。忽然嘩啦啦一聲震天價的巨響，同時「却敵」號艦身發生大震動，因為震動過劇，連煙囪上的油漆也紛紛脫落，墮到甲板上。艦上人員，一個個駭得面如土色，不知不覺都昂起了頭，觀察他們頭頂的天空。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在他們頭上一萬七千呎的高空裏，正有敵人大隊轟炸機羣在悠然翱翔，方才的巨彈便是這轟炸機羣投下的「直擊彈」，中在左舷艦載機庫直穿十寸餘厚鋼造成的甲板而爆發，於是艦的左後方黑烟滾滾上冒，釀成了火災。幸虧不久便被救熄了。接着又是一彈，這也是那高空中的日機投下來的，幸而落在「却敵」號二、三丈外的海中，但見水柱冲天而起，浪花四濺，「却敵」號被激劇盪不已！艦上的全部「帕姆帕姆砲」繼續怒吼，從未間歇，因而砲身灼熱，幾將炸裂。從砲身的「冷卻筒」冒出的蒸氣，裊裊上升，甚至砲身上的油漆也因熱度過高，隆起作餅狀。一架「帕姆帕姆砲」配置着十個砲手，每一個砲手都汗流如雨。全艦幾十門砲身，隨着監視兵急促的高呼聲，向左向右，或高或低，迅速地旋轉。兩架日機盤旋而下，監視兵一見大呼，同時又一架日機從東北方以最高速度直衝而下，轉瞬間飛至貼近，監視兵一面用右手拚命搖那高射機關槍，一面舉起左手指着日機高喊，因為過度的昂奮和緊張，滿面通紅，兩眼幾欲奪眶而出，於是在監視兵

四週的高射砲及「帕姆帕姆砲」的砲口，一齊轉向那單獨突進的日機，把牠包圍在密集的火網之中。十一點二十五分，水平線上忽然沖起一支很大的水柱，水柱低下後，雪樣的白烟便瀾漫在空際，甲板上歡呼聲陡起，大叫：「又殺死一隻鴨子！」所謂「鴨子」就是代表敵機的意思，這句話是從澳洲海軍裏流行過來的。日機受此打擊，攻擊暫告停止，但到了十二點十分，又全部衝向「威爾斯親王」號圍攻，似乎企圖各個擊破，先從最大巨艦下手。巨聲響處，「威爾斯親王」號已完全籠罩在幾支巨大的水柱和濃濃的硝烟之中，終於中了敵機最猛烈的魚雷了！從白烟中望去，「威爾斯親王」號艦上的所有砲門全部噴火，如瘋如狂，但艦身已漸漸向左傾側，艦上的操舵裝置，已給敵機炸燬了。好像一座山那樣的巨型戰艦，竟會很快的給那小如蜻蜓似的飛機奪去了生命，這恐怕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事，但事實確是如此。這時日機已把所有的炸彈和魚雷放盡，意在散去，一見「威爾斯親王」號被炸中，便又不肯放鬆，十分鐘後，大隊日機又飛來猛攻這垂斃的「威爾斯親王」號艦了。日機大概知道「威爾斯親王」號已經不能動彈，恐怕牠復活，便趁勢來一下最後的襲擊。這時「威爾斯親王」號已在作最後的死鬥，彷彿重傷垂死的猛虎，掙扎而盡最後的力似的，厥狀至慘，裂人心肺。但見牠除十四吋口徑的巨砲外，所有全部砲口，一齊怒吼，硝烟瀾空，幾乎把全艦掩蔽。「却敵」號艦也把自身的防禦置之度外，集中砲口向攻擊「威爾斯親王」號的敵機掃射。忽然又有一架日本雷擊機在施放魚雷了！魚雷一離機身落至海面，便曳着白尾衝向「威爾

「斯親王」號，剎那間艦首近處着了道兒，巨大的炸聲震動遠近，隔了數秒鐘又是一聲巨響，緊接着又是轟然的炸聲，「威爾斯親王」號終於禁不起不斷的巨型魚雷的命中，艦身突向右側作急速傾斜而從艦尾起漸漸沉沒海中了。但見跳入海面的艦上人員，載沉載浮，點點若繁星。不久，又一顆魚雷，擊中了一「却敵」號的巨軀，艦身發生巨大的震盪，半小時後，「却敵」號也便緊隨着「威爾斯親王」號沉沒了。日本雖然在馬來海戰中獲得了勝利，但他要把新加坡作他進攻的目標，却還是有些相當困難的。前面已經說過，英國在新加坡努力設防，已經把牠造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鐵的要塞，日本要從海上用海軍進攻，一定是難以擊破的；但如果從馬來半島的陸上用陸軍進攻，那麼情形又復不同，新加坡能否久守而不被擊破，就成問題了。所以日本的進攻新加坡，便以陸軍為主體，同時爲了省力起見，又假道暹羅向馬來半島進攻。暹羅這小國，自從日本過去幫助他向法屬越南爭得失地以後，早已投入日本的勢力範圍，這時見日本要向他假道，便不惜助紂爲虐，爲虎作張的一口答應了。十二月八日，日軍首先進駐暹羅首都盤谷及暹羅其他各戰略要地，作爲他從陸上進攻馬來據點。十二月十一日，日本和暹羅兩國更進一步的締結攻守同盟條約，其中第二條規定：如日本或暹羅在與一個或兩個以上之第三國發生武力紛爭時，日本或暹羅應立即爲其盟國用政治、經濟及軍事的方法，支援對方。由這條約，可見暹羅顯然已經站在日本一邊了。暹羅既允許假道，日軍乃從暹羅境內疾捲而下，首先佔領了吉靈打邦內的哥達巴奴，在暹羅南端的日軍，則越

境通過吉打，而趨向隔海峽的檳榔嶼，日機同時對馬來半島各重要海口等地方大事轟炸。戰爭開始後一星期，英美在檳榔嶼的僑民開始撤退；十二月十九日，檳榔嶼遂完全爲日軍佔領。在馬來半島上的英軍雖展開猛烈抵抗，但日軍仍不斷向南深入，而達到霹靂邦。於是英軍遂退守檳芳線。所謂檳芳線，是以當時英國遠東軍總司令樸芳樹士而得名的，他原是英國空軍司令，於民國三十年經英政府任命爲遠東軍總司令，以新加坡爲總部所在地，樸芳率領澳洲軍和印度軍到達馬來半島後，便選擇永悟到怡保附近一線，構築堅強的防禦工事，名爲檳芳防線。據軍事專家的意見，該線至少可以守三個月。但是由於吉靈打方面澳洲軍和印度軍的撤退，把牠的左翼削弱了。十二月十七日，日軍抵達檳芳線，隨即便把牠突破，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攻佔怡保與巴杜加佳。英國政府以遠東軍總司令樸芳督戰不力，乃把他調回，而代之以波納爾將軍。另一方面，沿馬來半島東海岸的日軍挺進隊穿過叢林地帶，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抵達關丹，佔領重要砲台與飛機場。民國三十一年元旦，日軍開始總攻，渡過霹靂河，佔領重要陣地。在這次戰役中，澳洲軍第八軍損失相當重大。日軍復南向疾趨，渡過伯爾南河，把英軍包圍於雪蘭峨邦邊境附近。同時在東部沿岸穿過叢林地帶的日軍，則壓迫英軍退守彭亨河對岸。日軍沿西面鐵路追蹤英軍，在斯里姆一役中，把英軍主力擊潰。另一日軍部隊，則在西面沿海克朗附近的毛力登陸，向吉隆坡進迫，英軍因兩面受敵，自動撤退。日軍遂於一月十一日佔領吉隆坡，克朗與勞汪也旋即陷於日軍手中。此後日軍又乘勝節節進展。

佔領了太平、芙蓉、薩本及詹馬斯等地。一月十五日，沿海要港麻六甲失守，日軍遂向麻亞河進逼，一面又從西方海岸上獲得增援，而向英軍發動攻勢，將英軍陣線突破。擴大在麻亞河南岸的橋頭堡的範圍。日增援軍隊復自側翼包抄，迫英軍後退。在戰爭最劇烈時，日機械化部隊也出動向南進擊。這一向前進攻部隊，復與在班株巴轄東南十里的三加隆登陸的日軍會師。同時，從詹馬斯出動的日軍另一部隊，深入中部的柔佛境內，越彭亨河的日軍沿海的東路軍，則担任肅清詹馬斯以北的英軍的工作，並將淡馬魯佔領。中路方面的日軍，沿鐵路線進展，於一月二十六日攻下立卑士後，便越美洛而達居鑾。右翼則在永奔與沿海的日軍獲得聯繫，同時居鑾西南十二里的愛爾哈泰，也落於日軍之手。英軍自居鑾向南敗退，戰爭遂移近了新加坡的後門。新加坡的全部軍事防禦工作，都是準備以之對付由海面上來的攻擊的，却沒有料到日軍會從牠後面來加以攻擊，不能把已經建設好的防禦工事掉一個頭，因此不免感到有些倉皇失措。英軍從柔佛邊境撤退時，先把沿海的隄道炸毀，以免被日軍利用，這也是一種消極的防禦措置，這時的英軍，已談不到進攻，只要能夠固守住新加坡，已是莫大的成功了。日軍於二月六日佔領了馬來半島南端的柔佛，就從那一天起，日機每隔半小時，便要轟炸新加坡一次，牠們從三方面飛來，每次以三十架為一隊，投彈、返防，來回只須三十分鐘，對新加坡島上的砲台、飛機場、飛機倉庫、船艦，不絕的加以轟炸，新加坡可以停泊五萬噸船的大浮船塢也被炸沉沒。每一次警報的聲音，對於人民就變成恐怖的開始。新加坡也和香港

一樣，居民以華僑佔多數，但却不像香港那樣有防空洞，有的只是公園裏的壕溝，三尺寬，十尺長，五六尺深，避難的人們蜷伏在壕溝裏，軍民雜處，有時大雨泥濘，也只得捱到警報解除，纔能出溝，又因爲上面沒有掩蔽，人民時常遭到日機直接的射擊，情狀之慘，可想而知。至於馬路上的防空設備，只有三尺深，二尺寬的水渠，與馬路相平行，人們都是爬了進去的，他們好像兔子似的躺在那兒，上面也沒有掩蔽，因此也有許多人給日機射死的。比較富有的商店都向當局購買沙袋和水門汀，裝備他們的避難所，有時人們麇集在大建築物的旁邊，一聞警報，就避身其中。當時人們對英機沒有一架出來迎戰日機，很覺奇怪，海峽時報說：英國空軍的主力藏在深林裏，將於適當時機出而應戰，日本宣傳却說英國大部份可用的飛機已經在第一次轟炸中付之一炬了。不管這宣傳是否真實，日機見沒有英機出戰，只有高射砲的吼聲來抵抗他的轟炸，因此他的胆量也愈弄愈大了！起初飛得相當高，後來便一衝而下，最低時距離地面只有二百碼，甚至可以作爲機關槍的射擊目標。日軍在攻陷香港以前，他的第五縱隊非常活動，這時在新加坡少不得也要如法泡製一下，一到夜，晚英國官兵單獨行路，或是三三兩兩，就有危險了！埋伏在暗陬中的第五縱隊出槍狙擊，不是身死，就是受傷。新聞記者警告外籍人士，不可夜行，尤其不可到五光十色的酒吧間，因爲那邊危機四伏，一觸傷命。新加坡當局因此宣佈戒嚴，晚間自九時起就斷絕通行。這時新加坡雖然謠言迭起，人心浮動，可是一般人對於新加坡宛似銅牆鐵壁的信心始終沒有動搖，新加坡市街上貼滿了湯姆士總督的

標語：「新加坡不應失，不會失，也不能失！」新加坡當局也說新加坡決不會陷落，因為新加坡與陸地相連的一里長的隄道已經截斷，日軍決不能越雷池一步，可是日軍這時已在準備偷渡柔佛海峽了，他先在柔佛海峽的東面入口處假裝登陸以誘英軍，却用聲東擊西之計，於二月八日下午及九日早晨渡過柔佛海峽，佔領新加坡島上西部的鄒加飛機場，並猛攻波凱鐵馬山。二月十四日，新加坡東面的賽利塔要塞陷落後，英國在新加坡的海空軍根據地全失，新加坡的守軍遂在潘西佛爾將軍領導下，於二月十五日下午七時半向日軍投降。日軍於二月十六日上午八點鐘進入新加坡，過了兩天，宣布拘留俘虜和敵性人民，只有歐亞混血種人不在拘留之列，同時並把新加坡改名為「昭南島」。於是這英帝國的「東方直布羅陀」號稱銅牆鐵壁的新加坡要塞，竟於短短的一星期時間內，便告陷落了。

第四十七回 席捲南洋倭寇志形骸 漫游印度領袖竭盡謀

却說日本的發動太平洋戰爭，事前早有整個的計劃，所以戰事一開始，他就同時進攻香港、馬來、菲律賓、緬甸等地。十二月十六日，日軍又以大砲掩護，在英屬北婆羅洲沙撈越登陸成功。英屬婆羅洲，在婆羅洲島的北部，前臨南海，港灣環繞，海岸線長約二千四百公里，後負山嶺，與荷屬婆羅洲接壤，面積共十九萬九千六百餘方里，人口八十七萬餘人，分爲北婆羅、文萊、沙撈越三部，在北婆羅境內，有高峯叫做支那巴盧山，意即中國寡婦山，高四千一百公尺，爲南洋第一高峯，河流有拉讓河、中國河等，氣候以位在熱帶，頗苦炎熱，住民以馬來種的土番爲最多，種族極複雜，居內地山林間，文化極低，還有食人的風氣；此外便是馬來人、中國人、印度人和歐洲人，多居於沿海及已開墾的土地，內華僑人數約六、七萬，多從事商業、農業。政治方面，北婆羅洲爲自治州，除外交權外，歸北婆羅公司簡任總督統治；文萊、沙撈越爲酋長國，歸英國保護。物產多木材、橡皮、咖啡、烟草、及煤、石油、金、鋼石等。交通以海上爲便，山打根、古晉等處，有航輪通香港、新加坡、菲律賓。陸上僅北婆羅洲有一短距離的鐵路。日軍在沙撈越登陸後，不多幾天，又在該島西北部登陸，這一支軍隊進展極快，不久便佔領了密里油田。英屬婆羅洲的油田產量，約爲每年九十萬噸，雖然產量不多，但在缺少石油資源的日本，得到了却也不無小補。十二月二十四日，沙撈越首府古晉，也被日軍佔領，一星期後，日軍又佔領

文萊(婆羅乃)及納閩島。文萊瀕文萊灣，爲文萊土酋國首府，附近產石油。納閩島在文萊西北，扼文萊灣門戶，爲海底電線中繼處，行政上聯合於麻六甲，爲海峽殖民地的一部，此後又有日軍增援部隊在文萊以北六十里的威斯頓登陸，於是英屬婆羅洲全境，不久便都入於日軍掌握。當日軍在英屬婆羅洲着着進展時，日機又對荷屬東印度各地屢施空襲。荷屬東印度簡稱荷印，橫於亞洲、澳洲二大陸間，佔馬來西亞的大部份、大洋洲所屬新幾內亞的西半，在行政上也是荷印的一部。面積凡一百九十餘萬方公里，約大於他本國五十八倍，人口凡六千零七十二萬餘人，約多於他本國七倍半，其中以爪哇爲最密，新幾內亞爲最疏。全境散爲無數島嶼，據地文學家推測，爲地殼崩裂陷沒所構成，是世界著名的大裂罅地帶，地脈割裂，絕少連續，所以各島地形的不規則，與海底的或深或淺，複雜萬分，島上大抵山脈綿延，岡巒起伏，找不到一片廣大平原，這些山脈也沒有一貫的系統，不過大體上都可認爲是由亞洲大陸而來，一派自印度支那半島經安達曼、尼古巴二羣島來，經蘇門答臘、爪哇、達小巽他羣島。一派起自菲律賓羣島，與台灣山脈相應，分由巴拉望羣島入婆羅洲、桑吉羣島入西里伯，高峯多有達四、五千公尺的羣島，中有火山脈兩條，一條自台灣經菲律賓、達西里伯、摩鹿加；一條橫列於蘇門答臘、爪哇、小巽他羣島、達新幾內亞。所以整個東印度羣島中，只有婆羅洲沒有火山。其中尤以蘇門答臘、爪哇二島爲火山最多的地方。兩島間的喀拉喀托火山，曾於一八八三年大爆發，地盤陷沒三分之一，聲震千里，其激烈爲世界所罕見。氣候以位於熱帶，氣溫極高，而亦

道的南北兩方，冬夏晴雨恰巧相反，北綫爲夏季多雨，南綫則冬季而少雨，反之亦相同。又地屬季候風區，常有颶風爲患，只有爪哇地當無風帶，終年沒有風暴。住民以馬來人爲主，種族很多，生性懶惰，文化幼稚，大都從事農業，內部山林有馬來種的土番，知識更低，未脫原始人類的生活。新幾內亞的人民，則屬於完全未開化的尼格羅人種。外僑以華僑爲最多，操內地商權，兼務農工，其次爲印度人、阿拉伯人、歐洲人等。政治方面，荷蘭政府因爲東印度是他最重要的屬地，所以委有東印度總督，統治全境內政，兼海陸軍總司令。其內分本部、外部二部，爪哇及馬都拉爲本部，其餘爲外部，各地都有土酋，荷人嘗籠絡他們以壓抑土著。物產以爪哇爲中心，蘇門答臘次之，其餘各島都還沒有開闢。農產中著名的，有甘蔗、咖啡、椰子、烟草、橡皮、米、茶、香料、金雞納霜等。鑛產則邦加、勿里洞、多錫、婆羅洲、金及金鋼石，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多石油，貿易集中於爪哇，對英國與荷蘭最盛。交通方面，海外航線，以巴達維亞、泗水爲中心，與中國、日本、印度支那、澳洲都有輪船往還；海上交通，可稱便利。但在陸上，除了爪哇一島，鐵路網已完密；蘇門答臘的北部、南部，各有一段鐵路外，其餘各島尚未敷設寸軌。航空路線還是近年開闢的，巴達維亞與新加坡、澳洲間，已有飛機通航。在日機空襲中，荷屬婆羅洲及西里伯島的軍事根據地，首先受到慘重的打擊，軍事要地的安汶島，爲荷人經營東印度的起點，也屢受轟炸；而新不列顛島的拉布爾，更是無間斷地遭受着空襲。荷印的飛機雖然只有三百五十架，但在日機空襲中，仍舊英勇地不斷起飛迎戰，經一個多月的空戰，全部損毀殆盡。美國鑒於荷印

局勢危急，爲阻止日本的繼續前進起見，乃與英國及荷印編組西南太平洋聯合艦隊，以美國海軍上將赫脫爲總司令，負責防禦荷印，司令部設於爪哇的泗水，軍力包括荷印海軍全部，美國亞洲艦隊及澳洲海軍的一部。日本看見爪哇方面有大軍保護，不敢冒險動手，乃改趨方禦力比較薄弱的西里伯羣島。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日軍佔領了西里伯島北端的萬鴉老，以及南婆羅洲東岸的油田區塔拉干島，控制了西里伯海的通道，接着又由萬鴉老繼續前進，將西里伯島東岸的吉馬及黎古邦佔領。不久，日軍又在新不列顛島的拉巴爾及新愛爾蘭島的加維昂登陸，日軍這一舉措的主要目的，是在造成一種鉗形的攻勢，伸展他的勢力於南太平洋的東部，切斷澳洲與荷印的聯絡。一月二十五日，日軍又在婆羅洲東岸的油田區八里巴板登陸，而加以佔領。八里巴板爲婆羅洲馬加撒海岸的新興港，大艦巨舶，停泊穩便，石油的輸出很盛。一月下旬，日軍又在婆羅洲西部坤甸登陸，於是婆羅洲三面的三個頂角，就都有了日軍的據點了。新加坡陷落以後，日軍的目標又轉移到蘇門答臘方面，先用降落傘部隊在蘇門答臘產油中心地的巨港降落，加以佔領，接着日軍登陸部隊又源源湧入，將蘇門答臘的南部控制，切斷了牠和爪哇的聯絡。巨港一名巴鄰旁，位於蘇門答臘東南部的巴鄰旁河平原上，輪船直達，貿易興盛，爲砂糖、石油、烟草的大輸出港，華僑居此的達萬餘人。二月二十日，日軍又在葡屬帝汶島及峇厘島登陸，而把東面與爪哇聯繫的路線切斷。帝汶一譯的摩爾，爲小巽他羣島中最大的島嶼，其東半及西部二小區，屬葡萄牙。面積約一萬九千九百方

公里，人口凡四十七萬餘人，我華僑甚多。農產多咖啡、甘蔗、檀香、米、玉蜀黍等，鑛產有石油、金、錫等。首府名叻利，爲北海岸的良港。峇厘島則是爪哇島東面一個風光明媚的小島，和爪哇只隔着一條峇厘海峽，島上的住民女多而男少，所以也有人呼之爲女人國，男性在島上的權威很大，一切對外的勞苦工作，差不多全由女人承當，男人則終日游蕩，無所事事，成爲游手好閒的懶漢。這時，爪哇的東北三面，差不多都被日軍包圍住了。盟國海軍，包括美、英、荷及澳洲艦隊，爲突破日軍的包圍，於是乃於二月二十七日起，在巴達維亞及泗水一帶，聯合向日海軍進攻，這是盟國遠東艦隊最後一次的海戰。爲了和日本的一支艦隊對抗，（估計日方有主力艦二艘，重級巡洋艦七艘，輕級巡洋艦兩三艘，驅逐艦十三艘）道爾曼少將領導着他的美、英、荷聯合艦隊，包括荷巡艦「德呂特」號和「爪哇」號，英重巡艦「阿克塞特」號和輕巡艦「伯斯」號以及驅逐艦十艘，作孤注的一擲。盟方艦隊在爪哇海面，與日艦斷續作戰了幾個鐘點，從整個下午打到夜晚。在驅逐艦聲東擊西施放烟幕的時候，盟方的巡洋艦趕上與有日本戰鬥艦保護準備開往爪哇的運輸艦施行襲擊，這次盟方得了一個大大的勝利。英美聯合公報所記載的，遠較普通美國海軍部公佈的詳細，這公報描述爪哇海海戰，和聯合國艦隊作戰的情形如下：「三月二十七日下午，盟方一支艦隊駛抵泗水以北海面，該艦隊係由英艦「伯斯」號、「阿克塞特」號，美艦「賀斯敦」號，荷巡洋艦「德呂特」號和「爪哇」號組成；盟方巡洋艦有一隊美、英、荷三國的驅逐艦隨行。該艦隊由荷蘭海軍少將道爾

曷指揮海上各艦隊則受荷蘭艦隊海軍中將海佛里區的戰略節制。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十四分，該盟方艦隊約在巴溫島與泗水的中途和日艦隊一支接觸，日艦隊至少有巡洋艦九艘，其中二艘係「那智」級的萬噸巡洋艦，裝有八吋口徑大砲十門，日方並有驅逐艦編成的小艦隊二隊伴行。雙方在極遠距離就開始作戰，日方的驅逐艦隊出我不意，即發動攻擊，但這次攻擊不久便被盟方炮火擊退，並有敵方驅逐艦一艘被「伯斯」號砲擊沉沒。旋其他驅逐艦隊以魚雷進攻，當「艾克塞特」號正採取方法避免魚雷時，其汽鍋間中了八吋口徑的砲彈一枚，因此該艦速度減低，並被迫退出作戰。敵方僅有魚雷一枚命中生效，將荷蘭驅逐艦「科特納爾」號擊沉。我驅逐艦三艘奉命進攻在烟幕中的日驅逐艦。關於這次反攻詳情，很少知悉，據英艦「邱比特」號報告，僅見日驅逐艦三艘均被砲擊。英艦「伊勒克脫拉」號衝入烟幕後，就未再見及，料已沉沒。當盟方巡洋艦隊（包括「賀斯敦」號在內，惟「艾克塞特」號則未趕上）於烟幕消滅，再與日艦作戰時，雙方距離較近，不半小時後，敵巡洋艦又放烟幕逃遁，曾見敵方裝有八吋口徑備砲的重巡洋艦一艘，艦尾中彈，燃燒甚烈。海軍少將道爾曼當即率領他的艦隊向東北追擊敵艦，但在昏黑中未能追及。黃昏後，盟方巡洋艦曾見敵艦四艘西駛，旋予以襲擊，結果不詳。道爾曼擬在敵艦四週巡行，確定敵方護航艦的位置，他預料後者當在北方，但以敵艦速度太快，無法進行，所以道爾曼便把他的艦隊折向南行，駛往爪哇，企圖沿岸向西掃蕩，截擊日方進攻爪哇的護航艦。半小時後，盟方艦隊正沿海岸

西行，邱比特號水面以下的鋼甲，被炸受傷，四小時後終告沉沒；「邱比特」號下沉處，距爪哇不遠。艦上許多脫險的人，已抵澳大利亞。有一艘美潛艇會協助援救脫險者五十三人。下午十一點三十分，當盟方其餘巡洋艦在南望以北約十二哩之處，見敵方二巡洋艦在我艦隊與爪哇海岸之間，我方立予襲擊，敵受重創。「德呂特」號中一砲彈。此後「德呂特」號改變航線，想係避免敵方魚雷。巡洋艦「德呂特」號及「爪哇」號同時觸及水中炸彈之時，盟方其他巡洋艦均在後面隨行。此荷蘭軍艦二艘，皆爆炸沉沒。在二月二十七日海戰中，欲估計敵方艦船損失之確數，幾不可能。「伯斯」號上觀察者以為裝有八吋口徑備砲之日巡洋艦沉沒一艘，另一艘受傷，日方驅逐艦沉沒一艘。又有報告謂日方「真金」級之巡洋艦着火，驅逐艦三艘受重創沉沒。作戰受創之英艦「伯斯」號及美艦「賀斯敦」號於二月二十八日晨七時抵達丹瓊·普里奧克，美方驅逐艦十一艘，於戰後駛抵泗水。由於敵海空軍在爪哇以北駐有極多兵力，盟方統帥部必須設法使存餘之盟艦脫離危境。若欲往澳洲，則被六百哩長之爪哇島隔絕，且海峽東西兩端均在敵人控制之下。在二月二十八日天黑後，「伯斯」號及「賀斯敦」號離開丹瓊·普里奧克，擬於黑暗中穿過巽他海峽。深夜接「伯斯」號發出之報告，知該艦與「賀斯敦」號均已於晚十一時半在聖尼古拉角海面與一支日艦隊接觸，惟自此以後，即不聞「伯斯」號或「賀斯敦」號發出之消息。當夜，「艾克塞特」號以其一半之速率駛離泗水，另有二艘伴行。三月一日午前，「艾克塞特」號稱，見有敵

巡洋艦三艘駛近，後此即無所悉。荷蘭驅逐艦「艾佛珍」號在巽他海峽遭遇日巡洋艦二艘，「艾佛珍」號受傷擱淺。英驅逐艦「要塞」號及小巡洋艦「雅拉」號亦告失蹤，或已被擊沉。在諸役中，日方船艦損失之確數，無法獲悉。但是爪哇海的海戰仍在進行着，裝運戰鬥機的油船「浪利」號和「柏科斯」號自爪哇駛往澳洲時，被日航空母艦襲擊，「浪利」號因為傷重沉沒，脫險的人被「柏科斯」號救起，但在第二天日機又飛回來將這艘油船炸沉。三個月來英勇作戰的美國小艦隊，如今僅剩下「鮑艾沙」號，「瑪勃爾海」號和少數的驅逐艦和潛艇。他們和那些已被擊沉的船艦，已為美國海戰史上寫下了最英勇和最好的一章。盟方艦隊既自爪哇突圍退出，日軍遂於三月一日在爪哇西部、中部、東部三處登陸，防守爪哇的盟軍，計荷軍九萬三千，美英澳軍五千，向登陸的日軍奮勇迎擊，血戰了九晝夜，因師無後援，作戰不利，遂於三月九日下午在泗水萬隆附近向日軍投降。荷印臨時政府的萬隆既陷於日軍之手，荷印代理總督范莫克遂離爪哇而將臨時政府遷至澳洲。三月十四日，日軍更佔領蘇門答臘北部的棉蘭，整個荷印差不多都陷入日軍之手，日軍對荷印的戰事遂告結束。日本原是個叢爾小國，現在在極短的時間內，席捲南洋，佔領了這許多地方，比他的本國還要大上不知多少倍，志得意滿之餘，不免夜郎自大起來，於是在他本國和佔領區內到處慶祝勝利，誇耀戰績，其實明眼人都知道他這種勝利宛似電光石火一樣，為時是很短暫的，有什麼可以自鳴得意之處呢？當時上海方面有人扶乩叩問太平洋時局，乩筆對日本的前途

判了四句道：「燕巢危幕，魚游釜中，眼前得地，腦後生風。」這四句乩語後來果然應驗，尤其是最後一句「腦後生風」好像預見到美海軍在三年後展開越島攻擊戰，一步步迫近日本的後門似的，這也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了。且說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對於日寇發動太平洋戰事後初期的勝利，並不怎樣重視，除了昭告民衆和同志以不變馭萬變的精神應付一切外，一面繼續不屈不撓的單獨對日抗戰，一面並恪遵孫總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遺訓，促進世界反侵略國家的聯合。這時我國的抗戰，已經和世界反侵略戰爭聯為一體，而我國抗戰潛在的偉力以及在世界大戰中不可磨滅的貢獻，也已逐漸為世界各國所認識。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中美英蘇等二十六國會議於華盛頓，簽訂反侵略共同宣言，全文如下：「本宣言簽字國，對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總統與英首相共同宣言所包含之共同目的與原則，業經予以贊同。並信為尋求適當生活，自主獨立，與宗教自由，及保全其他各國之權利與正義起見，完全戰勝敵國，實有必要。同時相信簽字各國正對企圖征服世界之數野蠻與獸性之武力，從事共同奮鬥，爰特宣言：（一）每一政府承允與本宣言簽字國政府合作，並不與敵國締結單獨停戰協定或和約；（二）每一政府承允對於與之立於戰爭狀態三國同盟份子國家及其加入國家，使用其全部軍事與經濟資源；凡正在或將作物資援助與貢獻以謀戰勝希特勒主義之其他國家，均可加入上開宣言。」這次簽訂的二十六國宣言，實為世界人類反抗強權侵略的莊嚴宣誓。

發動簽訂二十六國宣言的主要人物，就是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蔣委員長、和斯大林委員長。同時我國爲第一個反抗侵略暴力的國家，作戰最艱苦，爲時亦最久，因此在聯合國中，亦最爲各國所欽佩。自二十六國反侵略宣言簽訂以後，我國乃躋於世界四強之一。這是蔣委員長對我中華民族偉大的貢獻，同時也是促成世界各國聯合爲正義和平而戰的最主要的動力。由於二十六國宣言的簽訂，全世界反侵略的陣線即已組成，中國一貫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國策，遂得以具體實現。由此更證明我國在蔣委員長正確領導之下，不僅爲中國抗戰勝利取得有力的保障，而且也爲反侵略各國的團結合作奠下堅實的基礎。三十一年二月九日，蔣委員長應盟邦英美印度之約，爲籌商聯合國共同對日策略，偕夫人宋美齡女士訪問印度。先和印度領袖尼赫魯作三度會談，尼赫魯還不失青年氣概，有一次會談是在公園裏的草地上舉行，尼赫魯蹲在草地上，侃侃而談，在說完了他所要說的話後，突然兩脚朝天的在草地上翻了一個筋斗，引得蔣委員長夫婦都爲之忍俊不禁。接着蔣委員長又去訪問甘地，並與英國在印度的軍政負責人員會晤，對盟國團結合作，共同進攻日本，收復緬甸及中印邦交，均曾作懇切的會商。在印期間，並曾至印度東北部視察，因爲自從日軍進攻緬甸後，滇緬公路有被他切斷的危險，必須另闢對外國際通路，而這條路線只好求之於印度方面，所以蔣委員長特赴印度東北部視察，這是後來開闢史迪威公路的先聲。在印度東北部，有一個小國尼泊爾王國，隔喜馬拉雅山與我國西藏南境

相接，面積與我江蘇省相等，從前本來是我國的藩邦，稱廓爾喀，後來成爲英國的保護國，但對於我國仍舊不勝嚮慕。當下尼泊爾國王聽說 蔣委員長來了，他對於 蔣委員長的英名本來早已久仰，可惜他這時正抱病在牀，不能起身，只好叫他的太子備具禮儀，代表他覲見，道達他欽崇景仰之忱。蔣委員長對之慰勉有加，充分表現我國對弱小民族的重視。二月二十五日，蔣委員長夫婦自印度返重慶，在離開印度的前夕，曾發表「告印度國民書」，原文如下：「余夫婦此次訪印，留駐半月，得與印度軍政當局以及一般友好開誠商討吾人之反侵略計畫與彼此共同奮鬥之目的，幸獲一致之同情與全力之贊助，衷心殊感愉快。余今任務已畢，即將回國，而與我全印友好作別矣！祇因留印日淺，對印度國民未能盡我所言，故於此臨別之時，一傾我懇摯嚮往之心，藉伸平生之積愫。余所欲首先提及者，自余到印以後，得悉印度全國對於反侵略戰爭皆有一致之決心，此實余所引以爲深慰者也。我中國與印度，合佔全世界二分之一之人口，兩國毗連之國境達三千公里之長，其文化經濟相互交流之歷史，有二千餘年之久，然而兩國間從未有一次武力之衝突，此種悠久之和平邦交，實爲世界上其他各國間所未有，此足證明吾兩大民族實爲世界真正和平之民族。時至今日，世界和平已爲野蠻之侵略暴力所威脅，我中印兩國，不僅利害相關，實亦命運相同，因此我兩大民族，惟有共同一致積極參加反侵略陣線，並肩作戰，以實現真正之和平世界，竭盡吾人應盡之職責。抑中印兩國國民之德性，有一共同之特點，即兩國均以捨身取義，殺身成仁相崇尚。吾人之傳統精

神，厥爲不惜犧牲自己，以達成救人救世之目的。我中國對於此次戰爭，亦卽爲此種犧牲精神之表現，故毅然參加反侵略陣線。此非僅爲爭取中華一民族之自由，實爲一全人類之正義，爭取整個人類之自由也。余敢向我兄弟之邦——印度國民建議，吾人在此人類文明存亡絕續之交，惟有各盡其所能，以爭取世界人類整個之自由，蓋祇有在世界人類整個自由之中，乃能獲得我中印兩大民族之自由。無論中國與印度，其中如有任何一民族不能得到自由，則世界卽無真正和平之可言。至於現在世界大局之形勢，只有兩個壁壘，爲國家與人類求自由者，皆必毅然站在反侵略陣線，其間決無中立旁觀之可能，蓋此時實爲我全體人類禍福之總關鍵，決非一國一人之爭，亦非某一國與某一國間各別之利害關係，凡參加反侵略陣線之同盟者，無論何國，皆在整個反侵略民主陣線之中，共同合作，而非單獨與某一國合作與不合作之問題也。吾人於此憬悟民族主義之意義，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已應乎時代而有一甚大之轉變：各民族求得自由之方式，今昔實亦有所不同。現在各反侵略國家無不要求印度國民在此新時代中盡其應盡之責任，以求自由世界之生存，印度之將來，實爲此自由世界整個之重要部分。同時世界大多數人士皆已同情印度之自由，此種寶貴難得之同情，決非任何有形物質力量之代價所可取得者，余以爲應特加珍重，而使之勿失也。誠以此次戰爭，實爲全體人類自由與奴隸之戰，光明與黑暗之戰；換言之，卽是與非，善與惡之戰，亦卽世界被侵略者與侵略暴力之戰。倘此次戰爭反侵略陣線失敗，則世界文明必倒退百年而不止，全體

人類之慘劇，將不知伊於胡底矣。姑就吾亞洲而言，日本軍閥之暴虐，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高麗、台灣自日本併吞以後，其人民所受壓迫與痛苦，既鉅且深，固已足資吾人之借鏡；祇述我中國此次抗戰所受日軍之殘暴行爲，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被陷時之一例言之，一週以內，全城人民被屠殺者多至二十餘萬人。此五年以來，全國人民幾乎無日不受其飛機大砲之轟炸，舉凡暴日鐵蹄所到之地，無論男女老幼，非被污辱，即受荼毒，尤以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所遭之慘，劫爲更甚。殘暴之日寇，決不使稍有知識與思想者容留一人於社會之內，故對於學術機關與其稍有文化歷史關係之建置，無不澈底摧殘。舉凡日常生活必需之工具，如炊具之銅，耕具之鐵，與手藝工具之類，無不搜括擄掠，毀滅無遺。其在軍事佔領區域內，除姦淫、洗劫、焚燒、殘殺不計者外，更復藉其暴力，到處開設烟館、賭場與妓館，不僅腐化吾人之生活與體質，且圖滅絕吾人之心靈。此種慘無人道，暗無天日之醜行，實非全世界文明人類與我仁慈高尚之印度國民所能想像！然余茲所述者，猶不過爲中外人士所共見共聞者之一端，尚不足以暴其黑暗於萬一也。當此野蠻暴力橫行，黑暗籠罩於全球之時，吾人爲世界文明及民族自由計，我兄弟之邦——印度國民與我中國國民皆宜共同一致擁護大西洋憲章與二十六國反侵略共同宣言，積極的參加此次反侵略陣線，聯合中英美蘇等各國盟國，一致奮鬥，攜手同登此爭取自由世界之戰場，以求獲得最後之勝利，完成吾人在此一時代中無可推諉之使命。最後，余對盟邦英國政府特致誠摯之期待，余且深信我盟邦之英國將不待人民有任

何之要求，而能從速賦與印度國民以政治上之實權，俾能發揮精神與物質無限之偉力。印度此次參戰，因為求取反侵略民主陣線之勝利，實亦為其本身自由之得失有莫大之關係，余以客觀地位，認為此乃於大英帝國有益無損最賢明之政策也。——這一篇具有歷史意義的文告，曾經獲得全印度人民熱烈的共鳴。雖然在蔣委員長離開印度後不久，英印談判就不幸陷於破裂，但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印度對於軸心國家的深惡痛絕，毅然拒絕日寇的甘言利誘，以及對於戰爭的重要貢獻，無疑地是都受着蔣委員長的偉大的精神感召所致，而蔣委員長的蓋謀碩畫，也更為國人所崇拜了！顧一樵先生有蔣委員長訪印詩云：

元戎來天竺，宛似曾相識；
穎手禮佳賓，情深不可隔。
雅飭中華語，章身上國衣；
一心同一德，故友復依依。

第四十八回 魏銳特孤軍守菲島 蔣委員長遣兵援緬甸

却說正當 蔣委員長夫婦訪問印度的時候，菲律賓和緬甸方面的戰事也正在劇烈的進行中。菲律賓爲南洋羣島中東北部的一個大羣島，位於我國的東南方，東隔太平洋與美屬關島、夏威夷羣島相呼應，西隔南海對法屬印度支那，南隔蘇祿海，西里伯海對英屬婆羅洲及荷屬西里伯。十一個諸島山脈錯雜，上與台灣山脈相應，下與婆羅洲、西里伯山脈相應；並且是太平洋西部的火山帶所經過的地方，火山數達三十，災害屢見。河流因地體分離，缺少長大的，平原地帶方面，只有呂宋和民答那峨島，有比較廣大的沃壤，爲全境生產最盛的區域。氣候以位於熱帶，很是炎熱，只有高山上溫度略差，氣候比較涼爽。以季候風關係，分乾雨兩季，每年六月，當季候風交替的時候，有強暴的颶風襲來，沉舟拔屋，爲害極烈。住民以菲律賓人爲主，屬馬來種，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一，性情淳厚，易於導化，經美國人誘掖，文化程度，已爲馬來人中冠軍。其次爲摩羅人，居民答那峨、蘇祿羣島，文化程度很低。又有小黑人，爲菲律賓羣島原來的主人，野蠻無知，現已退處內部山林中。外僑以華僑爲最多，數約十二萬，其次爲日本人、美國人、西班牙人等。全羣島面積凡二十九萬六千餘方公里，自十六世紀中葉以後，爲西班牙的殖民地，一八九八年，移轉於美國之手，由美國派遣總督管理行政

事務。後來因爲菲島常常派遣代表到美國請願獨立，而美國人也多贊成菲島獨立，遂於一九三五年撤回總督，允許菲律賓獨立，菲律賓於是便定他的國體爲民主共和，並選任奎松爲第一任菲律賓大總統，管理內政，不過因爲菲律賓的地位極爲重要，菲律賓的能否保持，關係美國在西南太平洋的進退很大，所以美國仍舊保持他在菲律賓設防的權利，使菲律賓成爲美國在遠東方面的海陸空根據地。自從日美風雲緊急以來，美國在菲律賓竭力增強防衛，添配飛行堡壘，加派潛水艇，修築要塞，並與關島、威克島、中途島、夏威夷羣島取得聯絡。但因爲急來抱佛脚，不及充分準備的關係，截至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時，美國在菲律賓的防務還很脆弱。那裏的陸軍軍力，只有正規軍、聯邦警衛軍和陸戰隊合共一萬一千人，菲律賓的偵緝隊一萬二千人，和裝備簡陋的民兵十萬人，這十萬人後來並沒有參戰。菲島的美國空軍，經過增強以後，共計有空中堡壘三十五架，「P 40」型戰鬥機一百零七架，其他舊式的轟炸機、戰鬥機和運輸機總共有一百零八架，至於空軍人員則有駕駛員和地上工作的人員八千名。美國在菲島的海軍力量，尤其薄弱，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美國海軍在遠東的，總共只有重巡洋艦「賀斯敦」一號一艘，輕巡洋艦「鮑艾沙」一號和「瑪勃爾海」一號兩艘，此外有驅逐艦十三艘，潛水艇二、三十艘，其中有六艘是舊式的S艇，摩托魚雷艇六艘，內河砲艇和供應艦數艘，海軍航空隊著名的巴特文第十隊，有三十多架速度很慢和配備很輕的長程巡邏轟炸機，這些就構成了開戰時美國在菲律賓的全部實力。日本空軍部隊於十二月八日偷襲珍珠

珠港同時，也對菲律賓舉行襲擊，但因東西時差關係，這時菲律賓尚在極度黑夜之中，日機動作很困難，他們本想把襲擊菲律賓的時間移後，但又恐轟炸夏威夷時那邊發出被襲電報，使菲律賓得有準備，多生枝節，所以只好冒險一試了。這一天天氣惡劣，日轟炸機戰鬥機隊向古拉弗伊耳脫及伊巴兩飛行場攻擊。美方猝不及防，當被日機擊毀大型飛機二十五架，大中型飛機七十一架，損失航空兵力三分之一以上。九日天氣仍極惡劣，夜間日機又舉行轟炸，十日日機以全方向馬尼拉周圍飛行場尼可拉斯烏耳脫、尼耳魯宋、基養不馬佛、台耳加魯綿施行攻擊，十二日和十三日又舉行第三、四次總攻擊，結果美方只殘餘巡邏轟炸機五架，「B 17號」轟炸機和「P 40號」戰鬥機十餘架。美國在馬尼拉灣上的卡維特港和在蘇比克灣上的奧隆加坡的海軍設備，是日機最先的主要攻擊目標，奧隆加坡並不能算是一個好基地，所以美軍把牠放棄了，卡維特港沒有空防，在十分鐘內，就被日機炸毀。美國在菲律賓的海軍艦隊是有名無實的，而日本則出動一個有八十艘船艦和二十萬兵員的大艦隊，在一天以內掩護日軍進攻的日機又有二百架，所以美國要阻止日軍在菲律賓登陸是很困難的。十日拂曉，日軍在呂宋島北部登陸，十一日又在呂宋島南端近勒加斯庇地方登陸，美國在菲島的軍隊，數量既不十分多，又須分散防守各地，不能集中應付日軍登陸的部隊，因此日軍的進展很快。美方「B 17」號轟炸機雖然不斷襲擊馬尼拉以南的日方運輸艦，接着「P 40」型戰鬥機也頻頻轟炸蘇比克灣和巴丹海外的日艦，但是美方缺少前法總理萊諾所說

「像雲陣一樣多的」飛機，來阻止日軍登陸。在這次戰爭中，美國第一位成仁的空軍英雄凱萊隊長創傷了日本的主力艦「榛名」號。凱萊隊長在飛機起火後，先讓弟兄們跳傘降下去，才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到了十二月二十日早晨，日軍在民答那峨的撈卯港登陸又告成功，撈卯的美軍雖對登陸的日軍展開激戰，終不能擊退日軍的進展。兩天以後，日軍又以軍艦護航的八十艘運輸艦，出現於呂宋島的仁牙因灣，擊退美軍的防禦部隊，而在沿灣各據點建立了橋頭堡。這次登陸的日軍達五萬人，並攜有大量坦克車及重砲等武器。美軍和他在阿古附近的城方激戰，卒因寡不敵衆而被擊潰。日軍並由飛機大砲協助，自阿古而推進到達古班至聖法賓一線，這時南部民答那峨的日軍也已佔領了撈卯。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軍又在離開馬尼拉七十五哩東海岸鄰近安蒂蒙那的蘭蒙灣登陸，這一支軍隊，從阿帕利推進，抵達土格加羅時，戰爭益趨激烈，雙方在馬尼拉東南，出動坦克飛機大戰。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所部的兵力，既不夠據守全部的海灘，所以他除了以空軍襲擊日軍艦和運輸艦以延宕戰事外，一面便宣佈馬尼拉爲「不設防城市」，但這宣佈並不能使馬尼拉避免遭受日軍的茶毒，於是菲律賓總統奎松及美國駐菲高級專員賽爾遂離馬尼拉他去。這時日軍前鋒由土格加羅推進，已抵達離莫班西面十八哩的路易西安那，及離安蒂蒙那西面二十三哩的賽里亞，另一方面，日軍仍舊繼續源源不斷的登陸，美軍乃被迫退守離馬尼拉不過三十五哩的地帶。而呂宋島南部自八打雁推進的日軍，離馬尼拉只有四十五哩之遙，

有計劃的抵禦，在美軍方面變成日漸困難，在這樣的環境下，麥克阿瑟將軍除了從馬尼拉和相距不遠的海軍要港卡維脫撤退以外，絕無他法，於是馬尼拉終於在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日下午二時，爲日軍完全佔領。可是馬尼拉雖然陷落，菲律賓的戰爭却並沒有隨之完結，麥克阿瑟的軍隊雖然損失慘重，却並不準備投降，他們開始以彭加河爲右翼，而以加布西蘭山爲左翼，成立了新防線，在這一條防線上，又和日軍支持了一星期，到了一月十日，美國在菲島的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海軍根據地奧隆加波又告陷落，美軍在陸上完全被截斷，失去了聯繫，遂退守馬尼拉灣西岸樹木葱蘢的巴丹半島中央四千二百呎高的那蒂伯高山和沿海岸一帶，以及和巴丹半島接近孤懸海中的柯列基陀島要塞，利用優越的軍事設備，作負隅的抵抗。柯列基陀島的被築成要塞，還遠在民國二十九年春季美日惡化的形勢無法掩蔽的時候，美政府當時開始建設遠東軍事基地，以菲島爲軍事化的重心，麥克阿瑟被派爲防禦菲律賓的總司令，在馬尼拉設立總部。當時麥克阿瑟對菲島的防禦，曾作精密的準備，他選中馬尼拉西南的柯列基陀島，築成最新型堅固的要塞。羣山環抱中的馬尼拉灣，在西南出口處有了柯列基陀島，更增加了馬尼拉灣的防衛形勢，自柯列基陀島南北分開的北海峽和南海峽，扼着馬尼拉灣的咽喉，所以麥克阿瑟的選中這島作防禦要塞，一方面固然可以確保馬尼拉灣的海上優勢，另一方面並可以利用島上的海軍與空軍基地，以控制巴丹半島和甲米地州。柯列基陀是呂宋海灣中的一個沉降島嶼，其最長的東西距離雖則不過五公里，

但海岸的險峻和山嶺的崎嶇，使牠成爲天然形勝的要塞化的島嶼，麥克阿瑟選中這島作防禦菲律賓的要塞，可見他軍路上見識的卓越。這時戰事仍在巴丹半島上進行，日軍又在蘇比克灣登陸，越過巴丹半島西岸沿海摩隆一線，防禦的美軍，失去了他們在那蒂伯山下設有堅固工事的巴蘭加，而在巴丹半島北部的日軍，復藉飛機掩護搜索前進，於二月初旬越過瓜瓜城。在這期間，日海軍又佔領了菲律賓羣島中與婆羅洲間的蘇祿島，他攻取菲島的主要工作可說已經大體完成，但美軍堅守巴丹半島南端和柯列基陀要塞，不啻是日軍的心腹大患。美軍防守巴丹的兵力共有三萬五千人，其中約有一萬人是美國士兵，水手和海軍陸戰隊，他們有坦克車二十輛，一百五十五耗口徑的砲三十四門，指揮官魏銳特中將是一位碩長寡言的人物，他是這次戰爭中偉大的作戰領袖之一。一月底，日軍曾勸麥克阿瑟投降，麥克阿瑟置之不理，在這以前約一星期，麥克阿瑟已經接到羅斯福總統的命令，叫他到澳洲去，担任西南太平洋美軍總指揮。麥克阿瑟回書斷然拒絕，他決定留在巴丹，並計劃如被擊敗，怎樣分散他的軍隊作游擊戰，有的送到明多羅島，有的送到呂宋島的山嶽之間，隨時出而予日軍以致命的打擊。到了三月中旬，華盛頓又來電命令他立刻到澳洲，麥克阿瑟無奈，只好把軍隊交給魏銳特指揮，而於三月十九日帶着妻子、孩子和孩子的中國保姆揮淚離開菲律賓，飛赴澳洲。在他走後，菲律賓各處出現有力的標語，上面寫着：「我將要回來——麥克阿瑟。」魏銳特將軍接受指揮權後，就橫跨着巴丹半島佈置下了一道防線，他建築了工事，準備對

日軍作戰，那時所有的空中堡壘未被日機擊毀的都飛走了，只剩下四架「P 40」型飛機。魏銳特將軍所部是一個海軍陸戰隊和艦隊的聯合隊伍，其中一千名海軍陸戰隊是由中國和卡維特軍港撤出的人員，和一部分潛艇上的船員。魏銳特將軍用這支隊伍，警戒巴丹半島的海岸線，這些防守部隊，多半沒有受過作戰的訓練，但是却英勇地保衛着巴丹，他們在三次不同的情形下，擊退了日軍登陸的企圖，擊斃日軍兩千多人。就這樣，他們在敵人屢次增援的壓力下，據守巴丹半島，整整經過了一月、二月、三月三個月，他們的軍火是靠潛艇輸送來的，日軍也知道這一要塞地帶不容易攻下，所以除了集中飛機大砲轟炸美軍陣地以外，三個月內始終按兵不動，沒有發動過大攻勢，他知道這一支孤軍孤立無援，所以想用坐困的方式來迫他們降伏。保衛巴丹的那些人也明知無法挽救危局，他們的唯一收場不是戰死便是投降。他們在日海軍封鎖下不時缺乏食糧。美軍要想增援固然不可能，就是派飛機來增援，羅斯福總統也說是很困難的事。這支孤軍日夜生活在空襲之下，他們全給瘧痢把體力減弱了。四月三日，日軍又在巴丹半島開始總攻擊，美軍雖在飢疲交困之下，猶奮勇與日軍血戰了八天。到了四月十一日，美菲軍的食糧和大部分的軍火全用光了，守軍有百分之九十病倒，巴丹半島方始失守，美菲軍大半成了日軍的俘虜。巴丹雖失，魏銳特將軍却仍舊不灰心，他率領幾個殘餘美軍，退據柯列基陀，要塞憑藉優越的軍事設備，作困獸之鬥，這樣又和日軍相持了二十多天。五月五日夜間，日軍以全力在柯列基陀島登陸作戰，攻擊魏銳特領導下的

被圍美軍。六日清晨，又有第二批與第三批日軍登陸，這些軍隊衝破了鐵絲網、障礙物和堡壘，突入美軍陣地，美軍遂和他們展開白刃戰，整整激戰了一天，日機則猛施轟炸，以便日軍前進。到了七日早晨，日軍又將柯列基陀島完全佔領，魏銳特及其屬下海軍人員二千二百餘人及美菲士兵三千七百餘人，都變爲日軍的俘虜。除了呂宋島和民答那峨山地尚有游擊隊活動外，數月來日美兩軍對菲島的爭奪戰，遂告一段落。魏銳特將軍被俘後，在瀋陽被日方拘禁於俘虜營中，達三年有奇，直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後，始被釋出，於八月二十八日夜間抵達重慶，二十九日下午五時，蔣委員長特設茶會歡迎，席上蔣委員長對魏銳特將軍獲得解放發表演詞，原文如下：「魏銳特將軍英勇保衛巴丹，其戰績將永垂不朽，而爲世界上最勇敢軍事偉績之一。當日軍橫衝疾馳氣餒飛張之時，魏將軍與其部屬，在黯澹與瀕於絕望中，孤軍奮鬥，其精神足與我國歷史上文天祥堅持到底抵抗外侮相媲美。文天祥有言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語實足表現魏將軍之精神。在此次戰鬥中，吾人得與魏將軍及其部屬同盟作戰，至爲榮幸。將軍被敵人囚禁三年又半，現獲解放，吾人得歡迎將軍蒞臨中國，尤爲欣快。中國人民尊崇魏將軍，其英名不僅永留美國之歷史，且將留垂我國之青史。」由此可見魏銳特孤軍死守菲島的價值了。却說當巴丹半島和柯列基陀島陷落的時候，緬甸戰事也已告一段落，滇緬公路被日軍截斷，緬甸政府宣佈遷往印度。緬甸位於印度支那半島西部，東鄰暹羅及法屬印度支那，西接印度並臨孟加拉灣，北及東北鄰我國的

西康、雲南，惟疆界大部份尙未劃定。緬甸舊爲王國，從屬於我，爲我國的藩邦，定期朝貢。英國既據印度，蠶食無已，遂於一八八五年併吞緬甸，一九二三年，置爲印度帝國的一省，受治於印度總督。至一九三七年，又與印度分離，成英屬一獨立殖民地，另設總督於仰光統治之，不過在擇部及西部山地中，尙有由酋長統治受英國保護的若干部落。英國的治理緬甸，雖然不像法國的對越南、日本的對朝鮮那樣苛虐，但緬甸的整個命脈，却已完全掌握在英人手中，而緬甸人因爲知識幼稚，馴如綿羊，數十年來，始終沒有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以表現他民族自決的意志。原來緬甸人篤信佛教，儒情儉安，所以他復國的希望，也比較越南和朝鮮更少。緬甸地勢，大部爲山地，只有伊洛瓦底江流域爲廣闊的河谷，山脈大抵爲我國橫斷山脈所延伸，阿拉干山脈蜿蜒於伊洛瓦底江之西，高黎貢山脈的餘支，縱列於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之間，怒山脈的餘支，南走薩爾溫江之東，直入馬來半島。境內有兩條大河：一條是伊洛瓦底江，我國人舊稱爲大金沙江，上源爲雲南邊境江心坡的邁立開江，會恩梅開江後，始稱伊洛瓦底江，復屈曲南流，會欽德文河，穿緬甸中部，下流成大三角洲，注於馬達班灣，其流域農產豐饒，爲全境精華之區。一條是薩爾溫江，一譯薩倫河，上流就是我國的怒江，自雲南南流，經緬甸東疆，入馬達班灣，以兩岸山脈逼近，水流峻谷之中，湍急異常，所以水利極微。氣候大部屬於熱帶性，愈南愈熱，北部熱度較差，因離海已遠，寒暑多變，已帶大陸性。全年分乾濕二季，冬季雨量稀少，夏季則極多，稱爲雨季，西部沿海岸一帶，和印度阿薩密州一帶，同爲世界最多雨的地方。住

民大多數爲緬甸族，住中南部；東部有俾人，緬邊境有各種蠻族，我華僑約有三十萬人。緬甸族性情懶惰，迷信極深，男子習於游蕩，一切生活勞動，多由女子担任，緬甸的所以亡國，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大原因。俾人和各種蠻族，都是世界上最落伍的民族。日軍的進攻緬甸，在太平洋戰爭開始時，並不居於怎樣重要的地位，僅在防禦英軍自緬甸境內南下，側擊日軍，妨礙他們在馬來半島的作戰。因此遂出動空軍，不斷轟炸南緬甸的軍事目標，予在緬英軍以神經上的打擊。同時日陸軍則自暹羅出發，獲得了克拉地峽的控制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星期，就將鄰近暹羅的緬甸脫那塞麟省頂端的維多利亞角佔領，到了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又將北面約一百哩的卜柯延飛機場佔領，接着又於一月中旬沿脫那塞麟省向北發動攻勢，將緬甸一百九十哩有着重要空軍根據地的塔瓦攻陷。三天以後，日軍又把毛淡棉（摩爾門）東南四十五哩的考開雷考城佔領，逼近了毛淡棉和緬甸首府仰光。這時暹羅也向英美宣戰，派軍隊十萬，增援向毛淡棉與仰光前進的日軍。英軍退至薩爾溫江對岸，離開仰光一百哩的地方構築陣地，準備久守。日機則盡量轟炸英軍各項軍事目標。蔣委員長見緬甸形勢危急，遂於三月下旬派遣遠征軍二十萬，由青年軍訓練總監羅卓英將軍及孫立人、廖耀湘二將軍率領，增援緬甸，與盟軍並肩作戰。四月五日這一支軍隊到達臘戍，立刻負起了警衛飛機場的任務，不過他們是由北部中緬邊境入緬，而仰光則在緬甸的南端，遠水救不得近火，所以這一支軍隊在初期的緬甸戰役中，並沒有來得及參加。日軍知道緬甸實力空虛，遂

於一月底在薩爾溫江東岸對英軍進擊，另一支日軍則渡過阿特蘭河向毛淡棉進攻，抵達城郊，與英軍發生激戰後，毛淡棉隨即陷落。但這時英軍的防禦力也已堅強了起來，馬打萬防守了十天方始失陷，比林河畔的英軍更堅守了二十多天，日軍直至三月初方始渡過錫唐河，於三月三日，展開了對緬甸首府仰光的攻奪戰。日軍的攻奪仰光計劃，是在渡過錫唐河後，首先切斷仰光與曼德勒（瓦城）的鐵道，陷仰光於孤立，再進入鐵道西方山地一帶作叢林中的大迂迴行軍，在北古與仰光附近，切斷了英軍的後路，於是仰光遂陷於無法援救。日軍於三月七日下午佔領北古，八日上午十時，完全佔領仰光。仰光在伊洛瓦底江的三角洲上，距海三十餘公里，本來是一個漁村，經英人歷年經營，遂成爲緬甸境內唯一繁盛的大都會，市街整齊，完全歐式。市內多宏大寺塔，其中秀伊塔，貢大塔，高一百十餘公尺，金光燦爛，令人目眩；有四大寺院，無數尖塔，繞於四周，佛教徒前來參拜的，踵接於途。北面的北古，有石刻的臥佛，長五十六公尺，偉大無比。這時美政府派史迪威將軍爲中國戰區參謀長，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東南亞盟軍副總司令。史迪威將軍過去曾有十五年的時間服務於中國，駐節在中國北方，對於中國的事情，知道得相當多，所以曾被稱爲「老北平」。他熟習中文、日文，他的一個女兒叫阿麗孫，就是在北平生的，會說一口很流利的北平話。他於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三日到達中國，就負責策劃並指揮緬甸戰役。可是當他到達緬甸的時候，英國政府忽然把駐緬軍司令亞歷山大昇任爲大將，史迪威當時還是個中將階級，這樣一來，便把指揮系統弄得

曖昧不明了。史迪威認爲這件事情有首先加以解決的必要，所以他便又坐着飛機飛到重慶去，當他回到臘戍來的時候，却和蔣委員長夫婦同了來，頓時震動了整個緬甸。蔣委員長夫婦到了臘戍以後，便下榻在某高級官員的邸宅裏，第二天，他們一行就在衛兵簇擁之下，坐上汽車，從瓦城向眉苗出發了。史迪威不愧是麥克阿瑟以後最認真的一個軍人，同時他也是一個優秀的將軍，他常常頭戴破舊的戰鬥帽，和中國兵在一起睡，一起飲食，他的大部分時間差不多都是消磨在槍林彈雨之下的，就是他。 蔣委員長訪問眉苗這一點，也可看出他的超人的理智。由於 蔣委員長的到來，得使駐節眉苗的英軍司令亞歷山大不致爲難，並激勵中國軍隊，改善防衛緬甸的盟軍的作戰，把命令系統商榷得界限分明，使 蔣委員長和亞歷山大兩者間的信望和職責，獲得分工合作的效果，這些不能不說是史迪威的功勳。四月七日早晨， 蔣委員長與羅卓英、孫立人、廖耀湘三將領，和亞歷山大、史迪威集議的結果，對於上述種種問題都獲得圓滿的解決了。席間蔣夫人專任翻譯的責任。 蔣委員長竭力主張盟軍方面必須激勵反攻精神，使三軍知進無退，倘若英軍從緬甸撤退，那麼盟軍勢必陷於危殆，尤其中國遠征軍將從側面受到重大威脅，因此也將陷入不得不撤退的命運。他這一篇激昂的演詞，使前線將士振作起不少士氣。會後 蔣委員長復親赴曼德勒巡視，這時孫立人將軍已率所部新三十八師推進到曼德勒， 蔣委員長對怎樣構築工事，怎樣清除街道，怎樣救災保民，都有詳盡的指示，並指出皇城左面的小山好像紫金山，伊洛瓦底江好像長

江曼德勒有如南京的形勢，而曼德勒的保衛也和保衛南京同樣的重要。他說完了話，把手中一幅曼德勒全圖交給孫立人將軍，並下令委孫將軍爲曼德勒衛戍司令，接着便乘機飛返重慶去了。另一方面，日軍自攻陷仰光後，就分三路進攻，第一路自北古以北的東古向勞口進擊，將駐紮於暹羅邊境及曼德勒兩地的中英軍聯繫切斷。這一支日軍由勞口經勞萊進向臘戍，於四月二十九日佔領了臘戍，五月三日進佔了八莫。第二路爲日軍裝甲部隊，沿與仰光至曼德勒的鐵路平行的公路推進，五月一日將曼德勒佔領，防守該地的我軍，於激戰後退往印度的阿薩密省，日軍由八莫向後尾追，於五月八日渡過伊洛瓦底江，攻佔了緬境鐵路終點的密支那，更向北繼續追擊英軍，英軍在加勒哇森林中，仗密林的掩護，繼續抵抗，數日後始不支退去，這一路日軍向前推進，直至西北兩面的荷墨林。臘戍、八莫、和密支那的失守，不但使緬甸全境淪入日軍之手，並且切斷了國際援華物資唯一動脈的滇緬公路，甚至威脅到雲南省的安全。中國遠征軍於緬甸淪陷後，以出人意表的行動，越過從來人跡罕見的印緬邊境叢林，退入印度的阿薩密省，在那邊接受美軍的訓練，成爲一支堅強的勁旅。當中國遠征軍由緬甸撤退至印度時，羅卓英將軍好整以暇，曾口占一詩云：

喜馬山南古戰場，舊都新闕話滄桑；
雄風怒捲塵沙起，捲地黃沙閉夕陽。

民國三十二年雨季告終後，這支遠征軍已經飽受訓練，遂配合英國第十四軍在阿拉干區反攻，繼續向緬北推進，這是後話，暫且慢表。現在且說日軍的第三路從北古進向勃羅姆，再向西北，佔

領了印緬邊境的日溪（阿恰布）飛機場，並於五月八、九兩日，轟炸距離日溪不遠的印度吉大港。日溪是英軍在緬甸的最大空軍根據地，日溪的陷落，對於印度的英軍無疑地也是個重大的打擊。緬甸英軍潰敗後，第一個重要舉措，當然是防衛局勢日緊的印度。日本海軍部隊，爲策應陸上作戰，早在二月下旬於印度洋上發動攻勢，企圖消滅孟加拉灣的英國艦隊。孟加拉灣是英國向緬甸補充物資最有力的路線，英軍在馬來戰役失敗新加坡陷落後，就以錫蘭島爲中心防衛印度洋。當時的印度洋，爲英國通往伊朗、伊拉克、蘇聯南方戰線、非洲戰線去的重要補給路線，也是最安全的後方通路；英國爲了保衛印度，及維持各地的共同戰線，對印度洋竭力死守，把錫蘭島形成一個最大的軍事據點，並使之成爲緬甸及孟加拉灣英日作戰的第一線。日本海軍部隊自爪哇海面作戰時起，就進入孟加拉灣，三月二十二日，日海軍在孟加拉灣要衝安達曼島登陸，印度洋上遂風雲密佈。安達曼島爲孟加拉灣門戶，有布雷港爲英國海軍出擊印度洋的根據地。到了四月五日，日海軍部隊復會同潛水艇分兩路進攻，一路攻錫蘭島上的哥倫坡及亨可馬利，一路攻加爾各答、麻打拉斯之間。進攻加爾各答、麻打拉斯的部隊，復分三路進攻，北方部隊攻加爾各答，中央部隊攻可加那大、微扎加帕坦，南方部隊攻麻打拉斯。向錫蘭進攻的部隊，則從錫蘭島南方一路北指直奔哥倫坡。日海軍對孟加拉灣的強襲，宛如颶風之突來，四月五、六兩天裏，英國的損害很大。四月九日，日機向錫蘭島的亨可馬利強襲，於午前十一時到達該處上空，向港內軍艦開始轟炸，先將港內巡洋艦「林

「大」號擊毀，接着又有商船三隻起火沉沒。午後三時在錫蘭東方約十海里洋面上，發現航空母艦「哈密斯」號，該艦排水量一萬零八十五噸，為英國最老的航空母艦，有驅逐艦一艘隨行，日航空母艦上派出飛機用魚雷將「哈密斯」號擊沉，英驅逐艦旋亦被日機擊沉。日本小鬼的凶餓這時達到了他的頂點，竟使英海軍不得不從孟買、亞丁，一直向印度洋西岸撤退，直退至法屬馬達加斯加島北端的第哥蘇萊士港，即使是在那邊，英艦還遭到日本潛艇一次襲擊。同時又因陸上軍事失敗，日軍已叩印度的門戶，為保衛印度起見，英國駐印度軍事當局，於是將全印駐軍改編，分為西北路、東路及南路三軍，西北路負責防衛西北部，南路負責警衛印度半島，東路負責保衛東部邊界，尤其是孟加拉及阿薩密省。經過這一番重新部署，遂奠定了後來奪回緬甸，重開滇緬路的基礎。這是後話，暫且慢表。

第四十九回 反攻太平洋倭奴喪膽 空襲東京區日寇亡魂

却說日本在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美國雖然因為猝不及防，遭受了他的暗算，損失了不少實力。可是這種不利的形勢只是暫時的。到了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底，在尼米茲上將穩健的指揮下，一切經由紛亂漸漸走入正軌，並開始決定襲擊日本的根據地。這辦法，雖不能給予敵人嚴重的損失，但至少可以增強美國一般人民尤其是海軍的鬥志。這時美國的航空母艦「約克城」號，已經由八西洋奉調駛經巴拿馬海峽，加入太平洋艦隊作戰。此外每天還有增援的驅逐艦開到珍珠港，有三艦隻仍舊帶着牠們在東岸時所用的偽裝。以前在珍珠港受創的艦隻，這時也有若干艘修理完竣，重新歸隊，又因為在美洲近海和檀香山的航線上活動的日本潛艇，有的被毀，有的撤回，所以美國這時已經能夠抽調更多的艦隻，從事攻勢的進擊。珍珠港美機的損失，雖然還沒有補充完成，但是各島陸軍戰鬥機實力的增加，已經超過了戰事爆發時的狀況。各島也增闢了許多新飛機場，飛機的放置，已經分散了開來，不再像事變前的集中一處，所以日本如果再想打擊夏威夷美國的三軍，他們必須使用較前遠為強大的機羣了。不過這時美國的形勢還是十分危險，他仍舊沒有戰艦在太平洋，可以讓他採取攻勢；在通澳洲的各給養航線的基地上，軍力仍舊十分單薄。這時日本的艦隊還在掩護着軍隊南進，日方後備艦隊的力量，仍舊比太平洋美國海軍力的總和來得強

大並且誰也不敢担保日本海軍不去進攻中途島或是在澳洲航線上的其他島嶼。美國在這時候，派遣駐在太平洋的半數母艦，去進攻在敵人航空半徑以內的地方，這對於美空軍的能力，是必須具有最高的信任和抱着極端的勇氣的。海爾賽將軍用「進取」號航空母艦作他的旗艦，護送陸戰隊去薩摩亞羣島，已經圓滿地完成了他的任務，他的次一行動是奉命去進攻馬紹爾羣島北部的日軍根據地。弗萊轍少將也奉令率領「約克城」號的混合突擊隊同時去進攻吉爾貝特羣島和馬紹爾羣島南部的米里島和查羅特島。美國海軍的採取攻勢，這還是第一次，所以對於各島日軍實力分佈的情況，還沒有能夠捉摸得十分明白。馬紹爾羣島是以前太平洋德屬三大羣島之一，由國際聯盟委託日本代理統治，不料日本竟武裝這些羣島，並且在各島建築機場，疏濬港灣，和存儲燃料與軍火，使之成爲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海空軍根據地。在美國航空母艦混合隊開始突擊前，關於這些島上的情況，美當局只接到些潛艇供給的情報。在戰爭初期，這些潛艇的主要工作就是從事海上偵察。當時美方所很想知道的是日艦隊分佈的情形，而不在乎擊沉若干艘的日艦。這時美潛艇已經把日方艦隻的行動報告給海軍當局，經他們研究之下，已知道日本各根據地軍力的大概。有些情報不一定是確實的，例如說日軍在馬紹爾羣島的主要根據地是查羅特島，但後來並沒有在那裏發現日軍的主力。海爾賽將軍進擊馬紹爾羣島的計劃，是決定由「進取」號一直駛進這珊瑚島羣的中心，以便向各方面進擊，這樣可以佔有最短可能的距離，並且可以讓隨行

的兩艘巡洋艦去砲轟該羣島東端的兩個島嶼。當時「鹽湖城」號和「挪桑普頓」號兩艘重巡洋艦，由驅逐艦保護着，去轟擊烏特潔島，因為美方相信那裏有一個最大的海軍根據地。另一重巡洋艦「吉斯特」號則率領了兩艘驅逐艦去進攻較南幾哩的馬勞萊島。日本空軍在馬勞萊島方面，力量十分雄厚，共計有雙引擎轟炸機三十架和戰鬥機十二架，這是美方事先所不知道的。從「進取」號上去飛炸馬勞萊島的美戰鬥機只有六架，他們遭遇強敵，作戰十分艱苦。「吉斯特」號重巡洋艦也遭遇到同樣的艱苦，日機對牠分批空襲，時間在一小時以上，但是後來當美方增援的空軍開到，日本機隊恰巧正在地面加油，美機乘勢加以猛炸，結果日方的戰鬥機大半被毀，轟炸機也只逃脫了七架。美國潛艇對於馬勞萊島的情報供給所以最不完備，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日方只有空軍在那裏，這是潛艇沒法可以發現的，而且馬紹爾羣島的日本空軍基地很多，日機隨時可以在某一機場集合。但是日方萬想不到美國海軍將領會有這麼胆大，敢把航空母艦駛進日方根據地的腹心，結果日機枉在附近紛紛搜索，却沒有發現美國航空母艦的所在。等到下午日方發現「進取」號的時候，日機大半已被攻毀，而「進取」號也已圓滿地達成了任務，收了機隊，揚長地踏上歸程了。海爾賽這次出擊，一切都按照預定計劃實現，並且能以有限的機隊發揮最大可能的威力。當每次一個機隊飛回母艦後，就報告他們曾經發現了些什麼，襲擊了些什麼目標，日方還有些什麼設備和船艦必須再去轟炸，他們在加添了汽油和軍火以後，便又出發襲敵。美機隊在一處轟

炸以後，又飛到別處去找尋目標，譬如在馬勞萊島方面，因為日機還沒有肅清，所以美國的戰鬥機便向那裏集中；又譬如在瓜加林島方面，美機發現了日艦，便用魚雷機和俯衝轟炸機集中向他們攻擊。在海戰當中，航空母艦作戰的手續最為複雜，因為牠必須和飛機每小時三百哩的速度，維持緊密的聯繫，所以時間的計算，非精確不可，尤其在氣候惡劣的時候，應當格外注意。恰巧這次馬紹爾羣島的氣候十分良好，所以機隊在每次飛回加油的時候，找尋母艦並不費力。在這羣島中最大的一個羅伊島上，美機發現了一片新式的機場，有修整的跑道、機庫和一所現代式的小村，美方的戰鬥機和俯衝轟炸機很快的便把敵機和島上的設備給摧毀了！他們在空中擊落了六架日本戰鬥機，並且炸毀地面的日機若干架，然後又注意到敵艦。日艦共計中了一千磅的炸彈二十二枚，在兩小時後，魚雷機的進攻造成了更大的破壞。綜計灣內的日艦已證實沉沒或完全被毀的有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一艘，油船三艘，潛艇至少兩艘，大型供應艦一艘。其他重創的船艦大概從兩艘到五艘。美方戰鬥機把空中的敵機肅清後，便開始掃射敵人的營房和兵員。在烏特潔島上，美方發現了一所機場，場上並沒有飛機，所以美方的巡洋艦和驅逐艦隊向該島任意砲擊，並沒有遇到日機的擾亂。最先進攻的是美機隊，他們掃射敵人的機庫砲位，並引起多處大火。接着美國的艦隊開上去，從事砲擊，完成了破壞的程序。被美機或美艦擊沉的日方船艦，在四五千噸的供應艦四五艘當中，只剩下兩艘，此外被擊沉的還有小型掃雷艇和巡洋艦幾艘。岸上的日方砲台四所全被炸毀，岸

上的設備被破壞或重傷的，大概約佔百分之九十。殘存的兩艘供應艦，因為美機沒有看見他們沉沒，所以並沒有計入。他們被炸得很厲害，有一艘擱淺，另一艘的船尾正在下沉。據「鹽湖城」號的水手們事後追述，當他們轟炸烏特潔的時候，曾經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他們正在轟炸岸上的一座砲台，因為計算的錯誤，有一枚砲彈落在距目標一二百碼之間的地點，當砲兵軍官和瞭望員正在懊惱地要改正射程的時候，忽然發現那砲彈落處，爆起了一蓬火簇，原來他們以為打錯了了的砲彈，却擊中了一所偽裝的油池，這對於一向善於疑神疑鬼的日本小鬼看來，也許要驚佩美方的情報工作做得精確。「鹽湖城」號上的一位空軍軍官說，他曾看見一個很勇敢的日本炮手，當他在空中瞭望日方的砲位時，美國戰鬥機正在掃射一處砲位。那砲台上的砲手們，不是被打死，就早已逃之夭夭，結果只剩下一個小傢伙，還繼續在那裏頑抗。他一個人一會兒跑到彈庫裏措出一枚砲彈，一會兒又把牠塞進砲腔，放了出去，接着又去搬運砲彈。這樣重複地幹了幾次，結果因為美機的炸彈像雨一般的在他的四面落下，那傢伙只好躲避起來。「鹽湖城」號的航海員也說：他曾經看見日方有一艘小巡邏船衝出港口，和美方一艘驅逐艦開戰。那船上只有一門三吋口徑的砲，而美國驅逐艦上却裝了五·三八吋口徑的砲四門，可是那小船的船長，並不退縮，他也盡了掙扎的責任。這些小故事雖然發生在珍珠港事變後不久，美國人正在痛恨日本小鬼的時候，可是美軍對於敵人勇敢的事蹟仍舊表示欽佩。而以後在中途島戰役中，日軍對於跳傘降落的美空軍，却加以毫無

人道的射擊；又在瓜達康納爾一役，美國陸戰隊用綑架搭救日本傷兵，而結果日傷兵反乘綑架人的不備，把他殺死，這兩者對照之下，日本人的野蠻根性便不難想見。再說當「進取」號航空母艦領導的混合突擊隊正在大打瓜加林、烏特潔和馬勞萊諸島的時候，弗萊轍少將却率領了「約克城」號上的一班空中鬥士殺向查羅特米里和梅金島。這一支艦隊中的巡洋艦和海爾賽的隊伍不同，並沒有向岸上發砲轟擊，一切的作戰都由空軍担任，他們在那裏却遇到了惡劣的天氣。美國艦隊這次進攻的主要目標是查羅特島，因為美國海軍多年來都認為查羅特島是馬紹爾羣島裏的日軍主要根據地，而日海軍的偷襲珍珠港也許就是從那邊出發的，所以便向查羅特島進攻。誰知那地方並不是日方的重要根據地，美艦隊在那裏只發現了兩艘較大的艦隻，是從七千噸到一萬噸的輔助艦。那裏只有一個小機場，跑道是用礮土鋪成的，場上也不見一架飛機。岸上的設備，並沒有可觀的規模，只有一些工場、營房和一座電台，那裏的高射砲火也很稀少。至於空襲查羅特島的機羣，因為途中遇到了惡劣的天氣，所以只好分成若干的小隊。有幾架飛機爬到了雲層上面，從一萬二千呎的高空，向下俯衝轟擊，其他的飛機却飛行得極低。敵船一艘中了幾枚炸彈，船上發生了大火，最後沉下去了！另外一艘日船卻沒有被命中，僅被落在附近的炸彈擦傷。襲擊梅金島的美軍更是一無所得。梅金島本是英國的領土，在戰事爆發後的幾星期才被日本軍隊佔領。美軍在那裏只發現大約有八千噸的輔助艦一艘，恐怕是一艘海上飛機給養艦，那艦中了幾枚重磅炸彈，當

美機飛回的時候，已經看見牠起火，將近沉沒。美方在海面發現的兩架日方水上巡邏機，被掃射後，也起火炸毀。美機在那裏只遇到日艦上的一些高射砲火。當美機空襲梅金島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有趣的空戰故事，一位空軍軍官馬庫斯因此博得了一個「去打牠」的諺號。老馬以後在圖拉吉、珊瑚海和中途島的戰役中，都曾建立過英勇的戰績，現在且說他得到這個諺號的由來。當時老馬正駕着一架戰鬥機，掩護「約克城」號航空母艦撤退，他突然發現一架四引擎的日方巡邏轟炸機，從事偵察的工作，牠尾隨着美國的艦隊，以便等候日機大隊趕到，施行襲擊。老馬把他的發現報告給航空母艦，他接到的訓令是「去打牠，老馬！」從此以後，空軍弟兄們就替他加上了這個諺號。老馬當時奉到命令後，便和亞丹斯所駕的一架戰鬥機一齊殺向前去。那架敵機是「川西」式的轟炸機，行動雖然有些臃腫不靈，但並不是一隻好欺侮的老母雞，牠的機身上裝着許多挺機關槍，並且還有一門二十米厘的鋼砲。老馬叫亞丹斯暫且等候着，他自己卻一機當先，追向前去。日機的駕駛員不願意和老馬廝拚，便開始在雲層中竄出竄進。老馬的戰鬥機在後追趕着，好像一隻吧兒狗隔着籬笆追趕一頭大猛犬似的。最後這兩架飛機全沒入一大塊雲中去了，倏然間，着火的飛機碎片紛紛從雲層中墜落。亞丹斯當時看見，不知道究竟是那一架飛機失事，但是不久他便從擴音器裏面聽到老馬急聲頓氣的嚷道：「我打中了牠，我打中了牠，我打中那個不是人造的傢伙，我打中了那頭毛驢。」在「約克城」號上收聽消息的通訊員，聽見這消息以後，也得意忘形地向他

身邊的一位軍官說：「老馬剛才說，他打死了一頭驢，趕快把這消息傳給大家知道。」這也可說是美軍出擊中一樁有趣的插曲了。襲擊米里島的美機，更是什麼都沒有發現，只看見棕樹林裏有一條窄窄的路，日方大概是準備在那裏開闢一個機場。美空軍在那裏並沒有發現什麼設備，而且並無抵抗，失望的美國飛行員只好不發一彈，懷喪地折回。綜計在這七次的突擊中，美方總共損失偵察轟炸機十一架，其中六架是去襲擊查羅特島和梅金島的時候，因為氣候惡劣而失事的，並沒有被敵人擊落。另外有四架，被敵人的戰鬥機和高射砲火在瓜加林擊落，又有一架在馬勞萊島失事。至於日方的損失，已經證實的有被擊沉的船艦十六艘，還有更多的被擊傷。飛機被擊落的有四十一架，其餘在機庫或基地上被毀的又有若干架，海空軍根據地有三處受到猛烈的轟炸。日方岸上的根據地損失雖然不大，但是船艦的損失，在那時却是對敵人最嚴重的打擊，而對日方士氣的打擊更爲重要。這次突擊，迫使日方不得不在馬紹爾羣島集中更多的海空軍力，他顯然被美國的突擊嚇破了膽了！因爲這無異於告訴了他美艦隊敢進攻他孤懸在海外的根據地。日方殘餘的轟炸機知道倘再不死拚一下，將於他們自己的前程不利，結果一定要受嚴懲。於是便拚了死命去襲擊「進取」號航空母艦。在空戰的時候，有一架日機企圖襲擊「進取」號，但不知是被美機或是被高射砲火所擊中，機上發生了大火，那架日機想撞「進取」號的甲板，險一些被他達到了目的。牠撞在艦身的旁邊，把停在那裏的一架俯衝轟炸機尾巴撞掉了，然後跌落海中。這是日本駕駛員

準備撞敵自殺的第一次表演。因此發生了一種盛行的傳說，以爲每一個日本兵或駕駛員都準備犧牲他自己的生命，來撞毀美方的艦隻或是飛機，其實這話並不正確。據美國戰鬥機的駕駛員說，日本飛機一句就不敢靠近美機，他們時常在老遠的距離以外，向美機射擊，然後撥過頭來就逃。這一次美方的襲擊，對於日方所造成的損失縱然不十分重大，但牠對於美國的士氣却很有影響。當美方混合艦隊在幾天後駛回珍珠港時，岸旁站滿了歡呼若狂的陸海軍和造船工人。艦上的官長和士兵，被歡迎的人們包圍得水洩不通，一點也不能轉動。其實這不過是美國艦隊的牛刀小試而已！到了四月十八日，又發生了美機十六架轟炸日寇的巢穴東京的壯舉，更加使日寇亡魂喪胆。原來這時美國的最新航空母艦「大黃蜂」號已經由大西洋開來，加入太平洋艦隊，牠在美國的西海岸裝載了十六架「B 25」號的雙引擎轟炸機，後來就由杜立德上校率領了牠們去轟炸東京。同時「進取」號航空母艦和牠的巡洋艦、驅逐艦也離開了珍珠港，掩護「大黃蜂」號去幹這件危險的工作。這一支艦隊還是由海爾賽將軍統率，那時他正患着皮膚病和痛風，可是他不肯放棄職責去回國治療。這次襲擊的計劃是很精密的，要不是通訊出了毛病，結果或者可以一無損失。按照預定計劃，如果可能的話，先由航空母艦進入距離東京四五百哩的地點，然後在傍晚時起飛轟炸。飛機先炸東京和近郊的工業區，然後飛向浙江方面的中國空軍基地。中國方面只要一聽到美機已經在路上，就可以準備他們着陸。天氣是極合理想的，這時正刮着大風，視線又十分模糊所

以當艦隊迫近的時候，可以避免敵人的空中偵察。不幸的是在美國艦隊離東京七百哩的海面時碰到了兩艘日本巡邏船，美方的護送巡洋艦雖然很快的就把牠們解決了，但不能不防牠們已經拍出了報告的電訊，所以杜立德上校決定立時派機隊去轟炸東京。「大黃蜂」號面向着中等速度的風，杜立德上校駕駛了第一架轟炸機飛離甲板，其餘的轟炸機就很快的跟着出動，沒有發生一些意外。在飛機出發後，美國艦隊馬上就轉身駛回，後來才知道牠們實在過分小心，日本巡邏船顯然並沒有發出警告，因為美機飛臨東京上空的時候並沒有受到攔截。十六架轟炸機到達東京時，就在東京鋼鐵工廠投彈，但並沒有轟炸學校、醫院、教堂等區域。當時從飛機上投下的炸彈和燃燒彈，引起東京市內的大火，但這一次轟炸究竟給予日方以多少的損傷，日方固然是諱莫如深，就是盟方也沒有一個人能正確知道，不過從轟炸後有好幾個日本高級官吏因責任問題而引咎自殺這一點上看來，相信這一次轟炸一定會給予日方以嚴重的損害。美機任務完畢後，就準備飛往中國浙江境內的衢州飛機場降落，但是因為飛機提早出發和美艦中途折回的緣故，通訊上發生了混亂，浙江省當局還沒有接到消息，又因氣候惡劣，天又黑了，無法找到機場，美飛行員乃不得不犧牲飛機，從空中撐降落傘跳下來，當時在三門江山、遂安、天目山等處，都找到了跳下來的盟友。總計在浙境降落的美空軍人員，有五十餘人之多，除了少數人受傷以外，其餘盟友都安全無恙。當他們降落的時候，不知道這個地方是日人的佔領區還是中國的自由區，所以他們不能不作自衛的

戒備。而在降落地區的我民衆和地方團隊，也以爲這些跳降落傘下來的飛行員，一定是日本人，而想將他們生擒活捉起來，稍洩這幾年來遭受日機無情襲擊所感受的種種痛苦和怨氣，使用武力去搜索。因爲這時我們軍民的腦中，做夢也想不到會有我們的同盟國美國的飛機，飛到中國的天空上來。等到見了面，是一班黃頭髮、高鼻子、藍眼睛的人，雖覺得形容有異，還以爲是日方所雇用的白俄，或者是日本的盟友軸心國德義的飛行人員，所以仍舊毫不放鬆的繼續追捕。這些美空軍人員，有的逃到深山裏去躲避了，有的握着手槍準備抵抗。因着言語不通的緣故，用了種種手勢作表示，才知道他們是美國的空軍。在三門縣的南田島上降落的那一批，因爲距離日軍的據點很近，我們的團隊很快的把他們救護出來，脫離了危險地界，數小時後，日軍的搜索隊就到來了，但是已不見美國的飛行員，所得到的僅是美機的殘骸。他們雖然到了我國的安全地界臨海，但對於此行任務及經過詳情，仍舊保守秘密。那時浙江省民政廳長阮毅成正在臨海巡視，除了招待他們之外，並用種種方法詢問他們，想知道轟炸東京的詳細情形，但是他們祇說是從太平洋方面起飛轟炸東京，預定飛到衢州機場降落，不料一進中國沿海，就遇到惡劣的氣候，而且天又黑了，方向迷失，找不着機場降落，以致受到這不幸的挫折。並向阮廳長打聽降落在其他各處的消息，特別是杜立德上校的消息。杜立德上校是在天目山方面降落的，他辭別天目山的時候，將他的航空衣服及降落傘贈給浙西行營的賀主任培心，作爲紀念。回國後還有信來，道謝地方招待的盛意。現在他已

升任上將，成爲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出色的空中英雄了。當時被我方招待的一行美空軍，沒有一個到過中國，他們初次吃到中國飯，還穿上了中國士兵的棉襖，在他們感覺得是非常有趣的事。他們回國後，還把這次轟炸東京及遇險脫險的經過，攝成電影片，其中有一幕是在臨海恩澤醫院治療的情形，有一個穿長袍馬褂留長鬚戴眼鏡的中國醫生，是恩澤醫院的陳院長，此外還有幾個中國女護士。這一批飛行員在出擊的時候，本來多半抱着犧牲決心的，不料結果居然有這樣許多人生還，這真是一個奇蹟。但其中也有幾個不幸的人，在這十六架飛機中，有兩架飛機不幸中彈，跌落大海，這時天昏地黑，機上的十個人在大海中掙扎，有兩個人淹死在海裏，其餘八人努力泅水，卒登彼岸，但已飢寒交迫。他們才于地行走在一個小村落的叢林中，四顧茫茫，連續行走了兩天，想走出危險地帶。這時日人已加緊按村搜查，他們於第三天早晨方欲以小舢板逃生時，就被日本憲兵三百名包圍，束手就擒，後來便被押抵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爲了要探取消息，不惜拳打腳踢，並施用灌水、鞭打等種種非刑，但各飛行員堅不吐露祕密。後來各人被解東京，在東京留十八日，日軍方面仍無所獲，於是又將八人帶回上海。他們在獄中的生活，困苦異常，每次受酷刑後，均傷痕纍纍，奄奄欲斃。此後日人即設法庭，審訊八人，並誣以轟炸非軍事目標，判以終身監禁。其中三人，且從此失蹤，實則已被日人祕密處死，壯烈成仁了。其餘五人，直至抗戰勝利後始獲釋放。美軍法庭於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晨正式開審，美戰犯委會主任楊格上校，及美第二十航空隊司令派克遜將軍均到

庭聽訊，晨九時開庭，審訊該案主犯前駐上海日本第十三軍司令澤田茂中將，及日軍立田外次郎中尉，和光精勇中尉，岡田隆平中尉。原告律師克特連，傳美國第八航空隊飛行員參與轟炸東京被捕的尼爾遜上尉出庭作證，上面所說的一切經過，就都出於尼爾遜上尉的口述。當時除了這兩架失事墜海的飛機外，其他機上的飛行員都不敢拍發無線電，恐被日方聞聲追蹤，所以華盛頓方面有好幾天沒有知道這一大批飛行員的命運究竟怎樣，結果美國民眾倒是由東京廣播中聽到了消息。這一次勇敢的空襲，使得日方統帥部那種志得意滿的情調開始消失了！因為事實證明美國的長臂可以橫過五千多哩的海洋去打擊日本的心臟。日方爲了報復起見，因爲美國空軍人員都是在我浙江省境降落的，以爲浙江省內一定有中美合作的組織，以及供給美空軍的飛行基地，於是便派出大批飛機，轟炸浙境金華、麗水等地。轟炸金華的日機共有九架，由桐廬方面飛來，但他的目標却不在金華城內，而在金華城外的羅店，因爲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正住在那裏，而且還有許多軍政機關散在這一個村莊中。當時黃主席聽到機聲，跑出屋外，日機已飛臨他的頭頂。幸虧在他的寓所前面相距二、三米突的地方，接連做好了幾個防空坑，黃主席因形勢緊急，只得在第一個坑裏伏着，靜候炸彈的來臨。幸而日機的航線不很正確，雖然飛了過來，却並未投彈，黃主席覺得他避伏的地方太危險，馬上由第一坑躍進到第二坑，更由第二坑跨到第三坑，立腳方定，炸彈的聲音已如春雷怒發。事後檢查，這次日機所投的彈，大都落在羅店鎮上，也有幾顆落在黃主席住的屋子裏，黃

主席第一次避匿過的防空坑，也着了一彈，傷了一個男工人和一個女傭人，房舍大部被炸燬了，還炸死了兩頭豬。不久，第二批日機又來了，更瘋狂似的轟炸羅店附近的村莊，黃主席的秘書潘震東夫人，就死在這一場猛炸裏。一個小小的村莊，兩度被炸，數百棟房舍幾已全毀，人民死傷達一百餘人，也可說是慘絕人寰的災難了。日機的轟炸麗水，較金華更慘，麗水郵政局前，築有V字形的最新型大防空壕，當警報發出後，約有五百以上的人躲避入壕內，這防空壕本不是日機投彈的目標，但這次牠偏偏盤旋不去，連續地投下七八個炸彈，防空設備非保險公司可比，因此這防空壕便被炸毀了，避難的人全數遭難，無一倖免。當時瞭望台方面發覺防空壕邊有人曾放過綠色的信號光芒，經費盡心力探查之下，發覺有一個年紀約三十來歲的女人，衣飾極為華麗，在大衣手圓筒裏，有小鏡子一枚，和紅綠兩種色澤的手帕若干條，經詰問之下，吐露了事實，他自稱姓李，排行第二，果然是被金錢買來作日本間諜的，當日機飛到上空時，她在低處用綠色的鏡子反射線作為日機的目標，於是她便被正法了。正法那天，行經十里亭時，麗水人民高呼要吃她的肉。直到現在，麗水十里亭邊還有人在粉牆上畫着一個雙膝跪地的女人，旁寫「女漢奸李二，死有餘辜，她害了麗水五百同胞的生命。」據東京廣播裏說他所以要轟炸麗水的原因，是因為偵知麗水駐有美國的空軍，以為美軍將利用麗水的機場作為前進基地來轟炸日本。並且說：「這種轟炸並不是對中國人民有敵視的意思，而是要把駐在那裏的美國空軍驅逐出去，使他沒有駐足的地方。」其實麗水那時並沒有

美國空軍人員，日寇的大驚小怪，正可反映出他已被美機轟炸東京所嚇慌了。

第五十回 威克島美軍長征 珊瑚海日艦遭殲

却說美國海爾賽將軍所率領的混合艦隊，自從反攻太平洋，突擊馬紹爾羣島以後，不久又奉到新的命令，單獨以進擊威克島爲目標，由巡洋艦二艘和驅逐艦六艘中的兩艘執行砲轟的任務。航空母艦則在驅逐艦的保護之下，停在距離威克島七十五哩到一百哩以外的洋面。當他們從珍珠港出發以後，曾經有一架陸軍轟炸機飛到威克島的上空，拍攝了一些很好的相片，他們把這些相片曬好，又由一架海軍巡邏轟炸機從中途島特地送給海爾賽的混合艦隊。又由海爾賽把這些相片整理了，分發給執行砲擊的各艦。這些照片把日方的砲位、油池和軍火庫的所在，全照了出來，由飛行員和砲兵軍官予以密切的研究，把方位記得清清楚楚。前幾回曾經說過，威克島是由左邊的皮爾島和右邊的菲克思島合成的，形成一個V字形；威克島位置在這V字下角的尖端，根據地在島的東南部。在西北部，皮爾和菲克思兩島的中間，橫亙着一道珊瑚礁，在落潮的時候，那礁石便露出在水面。美機的任務，是空襲威克島和菲克思島的設備，以及在內湖或是傍岸的船隻，派定担任砲擊的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就向東去轟擊皮爾島。在幾年前，聯美航空公司開辦太平洋航空線的時候，曾經在那裏設立過一個水上飛機根據地，聯美航空公司的建築也還挺立在島上，日本人佔領了威克島後，就在那島上設立了一個電力廠和軍火與燃料的倉庫。這時艦上的人們

都已經知道進擊的目標是威克島，但艦長並沒有把這件事正式宣布，直到第二天艦隊向南行駛去襲擊那個目標時，查恰艦長方才把牠宣布出來。他在士官的膳廳裏，把進擊的計劃向各軍官詳細的解說了一番。原來當一艘軍艦在航行途中的時候，艦長和士官人等是很少接觸的，他的宿舍和高級軍官的宿舍靠近，在上層的艙裏，附近就是總機師、事務官、砲兵軍官、醫官、軍需官，以及交通和航海部分首長等等的臥室。除非臨時請一位軍官共膳以外，艦長是獨自進餐的，他很少去士官們的宿舍和膳廳。任何人有公事的，隨時可以參見艦長，他的海上的家庭就是船橋，當然他和瞭望、航海和交通的部分，是隨時保持接觸的。這次艦長來到膳廳開會，可以算是一個特別的情形。在開會以前，由擴音器報告大衆，凡是不當瞭望值的軍官，都要在十時正到餐廳去，和艦長開會。十時正，查恰艦長低着頭鑽過矮小的艙門，跨進了膳廳，大家登時立正，艦長就桌頭上的位子坐了下來，一面含笑地說：「諸位請便。」他劈頭就說，「自從上次對諸位談話以後，我們的計劃又要改變一下，現在我們將要和進擊烏特潔島一樣的去進擊威克島，但是這一回我們將比上次有更多的飛機，（因為當時「進取」號上的飛機同時須分擊四處的日方基地。）我們的飛機在日出前的一分鐘出發，今天日落前一小時，我們要把飛機都準備停當。現在我們的船是向南走，氣候將逐漸轉好。我預料敵人空軍的抵抗是不會很厲害的，但是我們要有準備。」大家對砲擊的事又提出一些問題，於是艦長便立起身走了，會議整個的時間不及十五分鐘。他臨走又補充了一句：「這不過是個

行的任務，諸位執行的時候要沉住氣。」當天早晨艦隊行駛的速度大約是每小時二十海里，距離接戰的時間只有二十四小時了，所以起先艦上的空氣十分緊張。但經艦長把局勢現實地分析以後，又加上他那種悠閒的表示，緊張的空氣便立時平息，這位查恰艦長真可說是一位最優秀的實行派的心理學家了。軍官們在開會以後，有的去研究威克島的地圖，有的繼續着去上訓練班，也有的着棋耍子去了。在兩艘航空母艦和兩艘驅逐艦向威克島進發的途中，亮灼灼的金星，懸掛在東天，照耀得好像一顆小小的月亮。一夜來四艦大半向南行駛，但當牠們到達威克島的緯度時，於是折向正東，速度是加大了。「鹽湖城」號的艦首衝破了大浪，水花直濺到第一號的砲塔上。這一夜艦上每一個人似乎都睡得很好，神經一些都不緊張，大概海軍一旦出海，就時刻在潛艇和飛機威脅之下，久而久之，也就並不介意了。海洋老是那麼騷動的，但是海上的人們，卻是那麼平和鎮靜。下面甲板上，在接受到號令以後，發生了一陣騷動，人們都走向他們的作戰崗位，查恰艦長把他高大的身體裹在一件藍大氅裏面，在船橋的後端跑上跑下，艦上的四架偵察機，已有兩架擱在發射弩上，天越來越亮，飛機的引擎發動了，從噴氣管裏噴出藍色的火燄。地平線已成爲清晰的一線，把海空的交界劃分了開來，太陽也快上來了，在東方的天邊，佈滿一片雲層。前面的巡洋艦發出一閃火燄，飛機引擎的吼聲，和吸取空氣到火房的大風箱的嘶聲，也遮蓋不了信號手的叫喊，「挪桑普頓」號已放出第一架飛機。接着又有兩架飛機的引擎，迎風叫響了起來，襯着船艦和飛機的淺灰

色，管飛機的那羣人好像是一堆黑影。他們來回的轉着，作最後的檢查，然後爆炸物閃了一下。右舷上的飛機衝出了發射弩，向光亮的東方飛去，左舷的發射弩先縮了回來，又射了出去，嗖的一聲，也飛出去了。同時，「挪桑普頓」四架飛機都已放出，六架飛機集合了起來，編成隊形，繞飛着爭取高度。平台上的風勢，緊得厲害，但見前面的驅逐艦和巡洋艦，火光閃了幾閃，幾秒鐘之後，一串烏溜溜的砲彈，飛向北方的高空，原來是日機飛來了。在東方金色的天空裏，牠只是一個小黑點，牠筆直地滑溜了下來，美方的五吋砲開始拍拍地迎擊。「鹽湖城」號並不是日機的目標，也許敵人因為在八九千呎的高空，很難估計艦隻的大小，因此他挑上了那艘領頭的驅逐艦。美方所有的艦隻都向他射擊，可是砲彈都只在那急進的黑點的後面或旁邊爆發。日機已經衝到一千五百呎的低空，在拉平以後，又扳昇上去，驅逐艦的前面頓時衝起了一個水柱，距離實在很近。美方的四艘船艦急忙歪歪斜斜的躲避着，儘可能地不予俯衝的日機以方便。七點三十分，一架日機向「挪桑普頓」號俯衝，不過牠比前一架日機更沒有投中目標。七點三十五分，第三架敵機又俯衝下來，然而在二千呎左右就拉開了，因此炸彈落處離目標很遠。美艦上的一位信號手認為「挪桑普頓」號的砲已擊中了一架日機，使牠在空中爆炸，可是那時太陽已鑽出了雲層，直射艦上人員的眼睛，因此很難辨明那一球黑烟究竟是擊中了日機，還是兩個高射砲彈的同時爆發。當日機俯衝投彈的時候，艦上人員才看清楚了牠們都是些水上戰鬥機，牠們似乎只帶了些一百磅的小炸彈。這時美艦已經

加速馬力，很快的接近發砲的距離，七點四十五分，「擲桑普頓」號上的司令發出轟擊海岸的信息，威克島遠在一萬七千碼以外的地平線上，像鉛筆畫成的黑線條。眩目的太陽迷亂了砲手的瞄準，因此砲兵指揮官一直等第一陣排砲落地，校準好距離以後，再開第二次的砲，等待的時間似乎很長，其實却只有幾秒。島岸上一閃的火光，表示着已經正中目標，還有一大柱的烟塵騰起空中。射程校準好以後，大砲就認真地轟了起來。美艦的砲彈和「進取」號飛機所投的炸彈，使得威克島冒起了一陣烟幕，在那烟幕之下，日方的海岸砲也對着美艦射擊，遠看起來，那些砲口的火光，就像電筒的亮光一樣。日方的第一陣排砲，離兩艘巡洋艦有一千碼，却都落在那兩艘驅逐艦附近，美艦因爲只能用五吋砲來轟擊，所以向威克島駛近，靠近威克島後不久，艦上的五吋兩用砲也發射了，接着十門八吋砲和一些次級砲也一齊發射，牠們的反衝力幾乎要將這艘四千噸的大巡洋艦推向一邊。八點零五分，美方的驅逐艦和巡洋艦都已進入敵砲的射程，敵砲還有三門在發射着，射出來的砲彈，落在美艦左近，但沒有擊中一次。「鹽湖城」號的兩邊都落了彈，不久司令官下令，改變航程，將艦隻駛出敵砲射程以外，大家忙着拿望遠鏡看敵人的據點，威克島上已經變成了一團糟。美方發射了一排砲以後，就有一聲大爆炸，大概是擊中了軍火庫。接着又是一連串的爆炸，冒出來的火燄是金黃色的，像菌子似的衝上二百呎以上的天空，然後跟着起了幾陣黑烟。牠們似乎排列成一個圖案，彼此相隔約兩百碼。八點二十分，艦隊司令將他的艦隻開向東北與母艦會合。「鹽湖

城」號放了二十五次排砲，一共耗費了二百五十枚砲彈，似乎已經足夠轟燬那由沙泥和珊瑚堆成的島上的一切了。美艦離開的時候，威克島的三個島嶼都已整個着火，島上似乎還有很多的日軍，因為天空中還不時有高射砲彈在爆炸，這也可以表示「進取」號上的飛機還在島上活動。威克島的長征，是美國對日本由退守轉到進攻階段的開始，此後不久，便展開了美日海戰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就是珊瑚海大海空戰。日軍那時已經佔領了布卡羣島的港口和所羅門羣島北部的玻根維爾島，而且在九月一日南下，到達了圖拉吉港和瓜達康納爾島，他們却沒有料到美國的航空母艦「勒克辛登」號和「約克城」號，和防護牠們的巡洋艦、驅逐艦多艘，這時也正在碧澄澄的海上破浪飛駛。這個艦隊是由前幾回屢次提起的美國海軍少將甲克·弗萊轍將軍負責指揮的，水手們背後稱他爲「威士忌甲克」。「約克城」號是一九三三年至三四年建造的一艘一萬九千九百噸的航空母艦，他是弗萊轍少將的第一航空母艦隊的旗艦。第二艦隊由海軍少將費區率領，他的身材矮壯，是一位好脾氣的海空軍人，後來在所羅門戰役中，領導南太平洋全部空軍的也是他。他的旗艦是「勒克辛登」號，這艘航空母艦在建造時的原來計劃該是一艘戰鬥巡洋艦，一九二二年華盛頓軍縮會議以後，改造成航空母艦。牠幾乎有九百呎長，船幅一百零五呎，排水量三萬三千噸。「勒克辛登」號和牠的姊妹艦「薩拉吐加」號是世界上最大的兩艘航空母艦，因為船身太大，所以行動不十分靈活，這就是牠後來致命的原因。珊瑚海是這兩艘航空母

艦熟悉的地方，自從二月以後，「約克城」號便一直在那裏，「勒克辛登」號曾經往返珊瑚海兩次，在三月十日，這兩艘航空母艦參加過襲擊薩拉摩和雷艾。當日軍南下到達圖拉吉港和瓜達康納爾島的時候，弗萊徹少將曾於五月四日在瓜達康納爾以南派遣「約克城」號上的飛機擊沉了裝載日軍的船艦十二艘到十五艘，不幸的是日方許多貨船已經卸貨，並且開始在建築瓜達康納爾的機場了。這次「約克城」號的出擊，非常成功，日方每一艘艦船都被擊沉，美方總共的損失只是三架飛機。那一天「勒克辛登」號沒有參加出擊，只是注視着日方的動靜。這時日艦又活動起來了，他們顯然是要去打摩勒斯比港和新喀里多尼亞島。該島原屬法國，位於珊瑚海東邊，已於三月間被美軍佔領。日軍知道有美軍在那裏，於是在運輸艦和供應船隻的前面，派出兩艘航空母艦，擔任轟炸的任務。一架美國偵察機，在五月六日下午，看到有兩艘日方的航空母艦，以及由巡洋艦和驅逐艦組成的一支艦隊，以每小時二十哩的速度，向南駛過所羅門羣島，所以弗萊徹少將便領導他的兩艘航空母艦和防護艦出來搜尋。他預料在路易西亞德羣島海面可以看到日艦，這珊瑚島是從新幾內亞半島向西南延展的一列島嶼。他們清早便出發搜尋，在天亮一個半鐘頭以後，一架帶有輕磅炸彈的偵察機看到一艘日本航空母艦約在二百哩以外，那正是美方預測敵人所在的地方。美國俯衝轟炸機、魚雷機和戰鬥機機羣已早有準備，聞訊以後，便立刻飛往出擊。五十架以上的美機羣，穿過了耀眼的陽光，給予日本航空母艦「龍鶴」號以重大的打擊。那時牠的許

多飛機還停在甲板上，直等到美機第一個炸彈襲來，牠才掉轉船身，拚命地準備迎風駛去，使航空母艦上的飛機起飛。在五分鐘以內，那艘「龍鶴」號中了十五個重磅炸彈和十個魚雷彈，牠好像一塊石頭似的沉了下去。後到的美艦看見日本的航空母艦已經在沉沒，便向牠的防護艦襲擊，又解決了一艘重巡洋艦。日本其餘的艦隻大概也在相距不遠的地點，不過沒有被美國飛行員發現。同時，日本航空母艦也派出牠的機羣搜尋美國艦隊，但是這機羣並沒有立刻找到美艦，而碰到了美油船「紐休」號和驅逐艦「希姆斯」號，「紐休」號曾在前一天為艦隊加油，現在是預備駛回諾米亞去裝油的。這兩艘船艦的命運，因為沒有任何空中的保護，於是便被決定了，日機第一批五架轟炸機中的一架急速下降，襲擊「希姆斯」號的船尾，該艦立刻沉沒。「紐休」號的油箱是空的，所以中了八個或十個炸彈還沒有沉沒。一直到下午，日機才發現美國母艦。這時氣候起了變化，美國母艦恐怕日機接近，於是派艦上的戰鬥機起飛，迎擊日機，擊落日機二十架以上，却沒有一架日機進抵發射魚雷和轟炸的航程以內。這天傍晚的時候，「勒克辛登」號碰到了太平洋戰爭中的一件怪事。原來有幾架日機在尋找他們自己的航空母艦時，不料却看見了「勒克辛登」號，他們看見美機在兜圍準備降落，便也參加進來，以為是在自己的航空母艦的上空。一艘美國驅逐艦首先發現他們是日機，便用探照燈向他們照射，並且開砲轟擊，假如不是這樣一來，有一兩架日機錯落在美國的航空母艦上，那才真是新鮮大笑話呢？日本飛行員直到聽見美艦上發出的砲

彈在耳邊叫響的時候，才知道認錯了母艦，連忙逃了開去，幾分鐘以後，他們才在三十哩外日本的航空母艦上降落。在這氣候惡劣的時候，兩個敵對的艦隊幾乎駛進可以相互砲擊的航程以內，不過沒有一個艦隊敢冒險夜戰，所以他們又各自散開了。美艦隊七日通夜向東方及南方行駛，在天亮前，偵察機在空中又發現了敵艦。美艦隊起初以為是剩下的那一艘日本航空母艦，到晚上八點鐘才知道不然。據兩架偵察機報告，他們發現了一支新的日本進擊艦隊，有兩艘航空母艦，兩艘或三艘主力艦，若干艘巡洋艦和驅逐艦。這支艦隊在正北二百哩外，所以不會是昨天被襲擊的艦隊。這支新艦隊顯然是從馬紹爾羣島開往所羅門羣島去的，於是「勒克辛登」號和「約克城」號的機羣又準備出擊。美機和飛向美國母艦的日機羣打了個照面，雙方的偵察機差不多同時發現了對方，這兩個飛機編隊僅稍作接觸，便各自飛去，執行他們自己的任務了。當美方的母艦加速行駛的時候，已看到日機在等待着他們。美機羣攻擊前進，向日本航空母艦「鳳翔」號投下三、四個炸彈和若干魚雷，並向另一航空母艦投下無數的炸彈和魚雷，這是一艘日本「瑞鶴」級的航空母艦。在這次突擊中，「鳳翔」號是被擊沉了，至於那艘「瑞鶴」級的母艦，即使沒有沉沒，也一定受了重傷，不易返回基地，至少在幾個月內將不能使用。當美機襲擊日本母艦的時候，美艦隊和機羣又在南面二百哩處與日本轟炸機魚雷機作戰，每一架可能作戰的美機都出動了，其中有幾架俯衝轟炸機，起飛時沒有帶炸彈的，也向日方魚雷機攻擊。日本攻擊的機隊，是從兩艘航空母艦上

起飛的，估計有飛機一百零五架，他們集中在「勒克辛登」號的上空，因為牠的體積最大，而且動作也顯然不如「約克城」號的靈活。那天是一個好天氣，天空只有三三兩兩的浮雲，日機從日光中飛下，向「勒克辛登」號至少投了兩個重磅炸彈和五個魚雷，又向「約克城」號投下了一個一千磅的炸彈。日方爲了要獲得這場勝利，曾支付了很重大的代價，掩護美國航空母艦的八架戰鬥機和八架俯衝轟炸機，曾在空中擊落日機四十至四十五架。兩艘航空母艦上的大砲和防護艦又擊落日機十九或二十架。假如「勒克辛登」號的四架戰鬥機飛得再高些，能夠截擊第一批的日本俯衝轟炸機羣，那麼戰果還要大一些。日機是從一萬五千呎高空下來的，比美戰鬥機高三千呎，所以在日機俯衝以前，便沒有方法打牠。幾分鐘內，這戰事便結束了，雙方都很快的撤退。當日機還在投彈時，兩艘美國航空母艦上的服務隊便已開始工作，「約克城」號的損失不重，炸彈僅穿過幾塊甲板，死兵士兩人，艦上所起的火也很快的被救熄了，「約克城」號於是以全力駛開。「勒克辛登」號這時正進行着惡戰，牠雖然受了水下襲擊的重傷，但是引擎仍舊能夠轉動。船上已經有六處起火，船員們盡力營救，把炸壞的船艙支撐了起來，許多船艙中烟火繚繞，使服務隊無法工作，他們便索性關起門來，希望這樣能把火悶熄。這時出擊兩艘日本母艦的「勒克辛登」號的飛機，也隨着「約克城」號的機隊回來了。飛行甲板上被炸的洞穴已經很大，但牠仍舊迎風駛去，讓自己的機羣落下。那時沒有人知道日機有多大的實力，看來最重要的還是再爲全部自己的飛機

配備加油，以備萬一。所以「勒克辛登」號便把汽油裝置打開，高度揮發性的高度抗擊汽油，開始從油管流入停在甲板上的飛機的空油箱裏。「勒克辛登」號以每小時二十哩的速度直駛後，火勢顯已熄滅，但是內部忽然發生了一連串的爆炸，震撼船身，大火蔓延到下面所有的甲板，當時以爲是延遲爆炸的炸彈爆發了，後來才知道是由於汽油爆炸所致，汽油管顯然已被炸彈和魚雷扭彎，當汽油流出的時候，蒸氣漏進船艙，而船艙原是燒着的，於是蒸氣着火了。由汽油爆炸發生的火勢，立刻燒遍了全船，在幾分鐘以內，便將大部分電話電線燒壞，所以必須一隊人排班，將船橋上的命令傳到機器房。忠心的工程師、火伕和機匠，都在機器房裏堅守着他們的崗位。好幾艘驅逐艦奉命駛近這艘負傷的母艦，從事救濟，但這也是枉然。於是費區少將只好命令休曼艦長，把艦上的人員撤退。在夕陽落下去以前，兩千個以上的船員開始落到水中的救生艇和繩網裏，然後由巡洋艦和驅逐艦派出小艇，將他們打撈起來。費區少將和休曼艦長遵守船艦上的慣例，最後方始離艦。當休曼艦長離開甲板的時候，貯藏魚雷的軍火庫便發生爆炸，船的腹部已被炸裂。然而「勒克辛登」號還沒有死去，後來由一艘驅逐艦在艦旁發射了一串魚雷，於是牠方才慢慢地慢慢地沉了下去，以至於消失。「勒克辛登」號上的船員只損失了百分之八，雖然火勢燒得可怕，許多人受了傷，但是在脫險者當中，只有幾個人在救護船上死去。珊瑚海的大戰就這樣宣告終了！在五天的當中，實際戰鬥的時間只有三天，美空軍曾擊毀日本航空母艦二艘，重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二艘，運輸艦

和小艇若干艘，其他船艦，包括另一艘日本航空母艦在內，已受重創。日機被擊落的在一百架以上，日方兵員的損失，估計有三、四千人。美國的損失是「勒克辛登」號航空母艦，以及油船「紐休」號和驅逐艦「希姆斯」號，另外還有飛機二十架，美軍兵員的損失還不到五百人。

第五十一回 小試鋒鏖奏捷中途島 勢同弩末再興浙贛兵

當「勒克辛登」號和「約克城」號在珊瑚海和日本航空母艦隊廝拚的時候，海爾賽將軍却率領了一支混合艦隊，去駐防新建立的進攻東京的基地。海爾賽率領的艦隻有「大黃蜂」號以及巡洋艦和驅逐艦等，他離開「勒克辛登」號和「約克城」號很遠。日艦隊自從五月六日失去第二艘航空母艦以後，急速北退，而海爾賽却留在那些新基地方面，以防日本艦隊的來攻。當他證明日艦隊不來的時候，他便北上向珍珠港進發，於是偉大的日子也便跟着來了。「約克城」號這時也在駛回珍珠港的途中，準備修理，牠向中途島方面北駛。自從「勒克辛登」號沉沒後，弗萊轍少將曾經率領他的艦隊去東南方，把他指揮的一部分軍力，送到某一基地去，其餘的送到另一個基地，結果那裏便很快的變成了一個美國海空軍的主要基地。從「勒克辛登」號脫險的人，和一切負傷而可以安全移動的人們，却搭了運輸艦駛回美國。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四日清晨，中途島東北某地的天氣，涼爽有雲，美國航空母艦和防護艦劃破了藍灰色的中太平洋的波濤，向西駛進。整個艦隊都有一種感覺，這是具有決定性的一天。在前一天，在中途島以西七百哩的日本運輸艦隊，被美機襲擊後，又繼續東來，向美方的基地進擾。這一支進襲的日艦隊距離一定已經不遠了，不過還沒有被發現，從中途島基地出發和從艦隊起飛的美機，正散佈在幾千哩的海面搜尋敵蹤；

另一方面，美國在中太平洋的「大黃蜂」號、「進取」號和「約克城」號三艘航空母艦，也正在分頭進行巡邏。美艦隊由曾經指揮珊瑚海戰役的弗萊徹少將負責，他的旗艦仍舊是「約克城」號。史密魯恩斯少將指揮「進取」號，密徹爾少將指揮「大黃蜂」號。負責指揮巡洋艦隊從事防護的是金開德少將（後來他曾指揮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美方的艦隊）和史密斯少將。史密魯斯曾經做過季墨爾上將的參謀長。到了八點半鐘，乘飛機去中途島以北二百哩偵察的艾第少尉報告日艦的行動說：他曾看到一架日機，後來又看見一艘日方巡洋艦，日方却顯然沒有發現他。艾第又說，他正在暴風雨裏飛行，在離開一處雨區後，發現日艦隊的主力剛正迎面駛來，那是一條長的船陣，兩艘巨大的航空母艦，還有其他幾艘大軍艦，若干艘巡洋艦和許多驅逐艦。差不多同時，飛往中途島附近的蔡斯上尉，也看見日艦迎頭駛來，他用無線電報告，他看見滿天都是日機。他說：「僥倖他們沒有看見我，我把所看見的報告以後，便鑽進雲端裏等候着。」根據全部報告，日本進擊艦隊中有航空母艦四艘，主力艦兩艘，重巡洋艦八艘，驅逐艦十八艘或二十艘，另有小艇若干艘。他分爲兩隊，攻擊中途島的第一隊有母艦三艘，重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十艘。三艘母艦是「加賀」號、「赤城」號和「蒼龍」號。在進擊部隊後面五十哩是後備艦隊，其中有母艦一艘，是「飛龍」號，主力艦二艘，重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八九艘。還有一支運輸隊，有運輸艦十艘，重巡洋艦四艘和驅逐艦八艘，運輸艦所裝載的兵員有三、四萬人。進擊艦隊和運輸艦隊的當中，約在中途島西北，又有

兩艘油船，由兩艘驅逐艦防護，從馬紹爾羣島駛到中途島東南，這是兩艘滿載供應品的船隻。當中途島接到第一個報告後，大家便準備起來，三十七架飛機立刻起飛，美國進擊機隊沒有戰鬥機的掩護，也飛往報告的地區。他們發現日艦後，便向日本「零」式機羣襲擊，自高空襲擊的「空中堡壘」全部安然返防，有一艘日方母艦曾被三個炸彈擊中。一隊美方俯衝轟炸機十六架，襲擊了日方的小型母艦「蒼龍」號，另一隊俯衝轟炸機十一架襲擊日方的主力艦，投中兩彈。同時美航空母艦以三十哩以上的時速，駛近日本艦隊，在第一次報告美日母艦相距二百哩的時候，雙方便已開始接觸。戰鬥機在這樣的遠距離作戰，不能勾留過久，因為不十分安全。所以「大黃蜂」號和「進取」號在距離敵人陣地約一百七十五哩的時候，便令飛機起飛。「約克城」號上的飛機則被留作後備，隔一小時後才飛出。不知道是否爲了中途島基地美機第一次襲擊過猛，使日本海軍不敢過於進逼，或者是他們預定的計劃，總之，日本進擊艦隊在美方第一次襲擊後，立刻向北退却，退往幾百哩外有霧的地區。日艦改變航程後，使得美軍第一進擊艦隊失掉了計劃中和日本母艦相遇的機會。一個美方母艦機隊，相信他們已進抵日本艦隊的後方，於是向中途島北飛，他們一直向北，飛行了一小時，最後看到水平線上有兩處冒烟，那顯然就是中途島基地的美機襲擊「蒼龍」號和一艘巡洋艦的結果。「進取」號的俯衝轟炸機擊傷日本母艦「赤城」號後，「約克城」號的機隊也跟着出動，兩支機隊協同攻擊，簡直把「赤城」號打得落花流水，十六架美國俯

衝轟炸機有十五架曾在這日本大型母艦的飛行甲板上投了彈。飛行甲板上塗着的紅色太陽徽，正成了美機俯衝的一個好目標。這時日方的母艦雖已被擊中三艘，但以「飛龍」號領頭的日本後備艦隊正向東疾駛。美方的三艘母艦則由「大黃蜂」號和「進取」號開路，「約克城」號在南，由巡洋艦「阿斯多里亞」號防護，仍舊加速西上，縮短雙方的距離。不久，出擊的美機隊也回來了。在艦隊前進的途中，不幸已被一架日方偵察機發現，牠雖然被擊落了，但顯然已經發出了報告。隔了一會，便有十八架日俯衝轟炸機來襲，每六架爲一組，排成V字形狀，每一架都在一萬五千呎以上。「約克城」號上的戰鬥機衝進日機隊形前，日機立刻像一羣鴿子似的散開，美機打壞了V字的一邊，然後繞過去再打另一邊，艦隊上的人員所首先看到的，是日機投彈後濺到右舷的水花，接着在炸彈後面，燃燒的日機開始落下來了，幾分鐘間，已有五支紆曲的烟柱表示日機被擊落的數目。但是另一隊日機又飛來了，有十一架日機在投彈距離以外被美機紛紛擊落，另外有七架僥倖地竄進了「約克城」號的上空，於是便一架又一架的從一萬二千呎的高空俯衝下來，第一架做了個美麗的俯衝姿勢，那俯衝的角度將近七十五度，向飛行甲板的一邊投彈。炸彈落下後，起了一陣大火光，第二架沒有投中，炸彈落在母艦的旁邊。艦隊的每一尊砲都怒吼了起來，「約克城」號整個右舷似乎已經被烟燄籠罩了。空中充滿高射砲火的黑烟，最初兩架日機便在黑烟中安然地俯衝下來，不過第三架在母艦甲板上空五千呎的時候便被擊中，但是牠投下來的炸彈却中了

母艦的烟窗。「約克城」號的烟窗中彈後，速度立時減到每小時五哩，艦的中央噴出一道黑的烟柱。牠馬上用探照燈發出信號，叫「阿斯多里亞」號派了小艇去迎接弗萊轍少將和他們的參謀人員，因為「約克城」號的無線電台被炸毀，所以弗萊轍少將必須換乘一艘軍艦，以便指揮其他的船艦。或是和岸上各基地通訊。「阿斯多里亞」號艦長史甘蘭將艦開出，繞過行動緩慢的「約克城」號前面，於是派一隻摩托艇出發，將弗萊轍少將接到「阿斯多里亞」艦上來。正當那小艇完成最後一次航行時，「約克城」號上的兩架俯衝轟炸機的汽油用完了，他們看到「阿斯多里亞」號停着，便並排地降落在牠近旁的海上。等這兩位飛行員跳下了橡皮艇，「阿斯多里亞」號便把他們搭救了上來，其中有一位便是領導出擊「赤城」號的黎斯里上尉。不久，警戒哨報告有一個魚雷正從前方過來，就要碰到這隻船了，戴維遜上尉從五千呎高的船橋上向下一看，果然像是一個魚雷，向這隻船平行地駛了過來，而且不到十五呎的距離，可是後來沒有發現魚雷，而且在一「約克城」號周圍巡邏的驅逐艦也沒有遇見魚雷，所以他又說：那也許是一條魚，不過倘若真是一條魚的話，那條魚每小時行動的速度大概須在四十哩或五十哩，而牠游過的地方，並且留着清晰的痕跡，這真可說是一條奇魚了。這時「約克城」號上面的火勢，已經被撲滅了，只有幾處還冒着白烟，船中央一堆炸毀物件中發出的黑烟柱已變成棕色的了。甲板上的洞穴已經修好，牠正在加速航行。弗萊轍少將知道第一次的攻擊也許還沒有結束，所以便發出呼籲，請其他的艦隻來保

護這一艘受傷的母艦。呼籲發出後，便有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應召從水平線上疾駛而來。於是艦隊又恢復巡弋的編隊，母艦兩旁各有巡洋艦兩艘，左前方和右前方由驅逐艦巡邏。美艦隊因爲「約克城」號被襲，艦上人員個個都磨拳擦掌的想復仇，報復的機會立刻就來了，「約克城」號上的一架偵察機找到了一艘沒有受過傷的日本母艦「飛龍」號，斯普魯恩斯少將聽到了這消息，便派遣「進取」號上的飛機出擊。在美機隊剛飛到將看不見的時候，信號官忽然傳出一個報告，說又發現了來歷不明的飛機多架，那時已是下午五點鐘，距離第一次的襲擊已有三個鐘頭。驅逐艦、巡洋艦爲保護母艦起見，馬上增加速度，趕在母艦和來襲的敵機中間，「約克城」號也在加快速度，讓白色的水波從牠的前面排開去，一面叫艦上的飛機起飛。於是機羣便從修補過的甲板上怒吼出擊，這一次牠們沒有先兜幾個圓圈，就一直飛出去攻擊敵人，油門也上足了。攻擊在北面很遠的地方開始，爆炸的飛機發出火光，同時戰鬥機發出報告，說來襲的日機是魚雷機。等到日機飛到艦上人員目力可及的地方，艦上每一尊能用的大砲便都開始轟擊，北面的天空中被高射砲火熏黑了，在來襲的日機編隊的前面做成一道銅牆鐵壁。有兩架日機相當勇敢，他們穿過稠密的高射砲火網，直向「約克城」號飛來。站在「約克城」號船橋上的艦長，看見以後，便巧妙地撥轉船頭，可是牠已失去尋常的速度，轉動顯得遲鈍了，這兩架轟炸機從目標上空不及五百碼處開始投彈，兩個二十磅的魚雷落在水裏，像海豚似的動了一兩動，便直向這艘美國航空母艦而

來。第一次爆炸時，激起一個極大的水柱，落在「約克城」號的甲板上，牠便震慄了起來，如同撞在一道石牆上似的，幾秒鐘後，又有一枚魚雷清楚地穿進剛才爆炸成的洞穴裏，在船的深處爆炸。兩次爆炸的烟霧消失後，這艘巨型母艦已經不幸地向左傾側了。牠傾斜了十五度、二十度、二十五度、三十度，波浪已打進左邊的過道，夕陽在照耀着。這時有兩面彩色的旗幟在「約克城」號帆桁上昇起，在風中飄蕩着，牠們表示已經放棄這艘船艦了。艦上穿藍色的卡其制服的船員，從下面甲板爬到頂上來，他們立刻離開這艘母艦。救援工作做了一個多鐘頭，直到海中再沒有人需要搭救的時候，防護艦才收起他們的小艇，集隊東駛，有一艘驅逐艦留作警備，兩天以後，一艘日潛艇又向「約克城」號右舷發射了兩個魚雷，「約克城」號終於在六月七日早晨沉沒了。在七日黃昏以前，「進取」號和「大黃蜂」號已進抵「阿斯多里亞」號的視域以內，斯普魯恩斯少將通知弗萊徹少將說：「第四艘日本母艦已被發現，我機襲擊成功，「約克城」號的仇已經報了。」天亮的時候，美國母艦轉向西行，但是那天沒有和敵人接觸。日本艦隊這時已經大亂，美方有許多海軍高級官員相信，日本海軍的指揮官一定已經在「加賀」號或是「赤城」號上陣亡了，也許死的不止一個海軍上將。日方並沒有想到萬一遇到美方激烈抵抗的時候將怎麼辦。斯普魯恩斯於是放棄追逐殘敵，轉向西南找尋日本運輸艦，予以打擊。但是珍珠港或華盛頓當時却不知道斯氏作戰的情形，訓令斯氏去攻擊日本的軍艦，電報收到時，美機已將近起飛去襲擊日本的運輸艦隊了，但

斯氏仍舊服從命令，改向北行。北駛後不久，美國母艦便發現兩隊敵艦，他們進攻的那一隊敵艦，擁有「真金」號和「三隈」號兩艘巡洋艦和三艘驅逐艦。「三隈」號和一艘驅逐艦被美俯衝轟炸機擊沉了，「真金」號也受了重創。中途島之戰是一個大艦隊從未受過的重大打擊，在幾天裏面，日本便把所有的十一艘巨型母艦中的六艘損失了，並且損失了這些艦上大部分的機隊，此外的損失有重巡洋艦五艘，驅逐艦至少五艘，大型運輸艦三四艘，和一萬五千名到兩萬名的兵員。其他許多船艦，包括三艘主力艦在內，也被擊傷。在戰略和戰術上，中途島之戰已經達到美國事前的期望，美空軍已經證明遠較日方優越，而美國船艦也證明擊退對方進攻的力量比日方要大得多。其實如若把後來美海軍的許多次大戰績比較起來看，中途島之戰只是小試鋒鏘而已。不過這一戰的意義却是非常重大的，日本所以發動這最後一次的海軍大攻勢，去進攻中途島，是因為他這時已經發覺了他六個月前偷襲珍珠港時沒有同時用全力去攻佔夏威夷羣島的錯誤，所以想亡羊補牢的加以挽救，不料已經錯過了機會，他的攻勢受到了美方嚴厲的阻遏。如果這攻勢成功，太平洋的全局都將為之一變，日海軍在這一役中，受到他空前的懲罰，從此以後，日本對美國的海軍根據地便不敢輕越雷池一步了。當美海軍在中途島奏捷的時候，在中國大陸上的日軍，也使用八個師團的兵力，約十七萬之衆，猛犯浙贛，規模之大，為東線歷次戰役所未見。他爲什麼要用這種大的力量來進犯浙贛呢？這無疑地是爲了報復東京的被炸，同時也爲了防止以後美機再利用浙江

境內的飛機場，使東京再次受到轟炸的威脅起見，遂發動這個大攻勢，打破了東南四年以來的沉靜局面。此外，日軍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打通浙贛鐵路，加緊對我國的封鎖和切斷我沿海與內地的交通。原來那浙贛鐵路是啣接浙江、江西兩省的一條鐵路，原名杭江鐵路，因為當時只築到杭州和江山為止，並沒有貫通到江西省境內，後來展延到江西省會南昌，更從南昌展築到江西萍鄉，改名浙贛鐵路，遂成爲我國從東南到中部的一條交通大動脈。路線係從杭州錢塘江畔起，跨錢塘江、鐵橋到蕭山，經諸暨、義烏、金華、湯溪、龍游、衢州、江山，入江西省境，由玉山、上饒、橫峯、弋陽、貴溪、東鄉、進賢，以達江西省會南昌。再由南昌經豐城、清江、新喻、分宜、宜春、到萍鄉。抗戰軍興以後，爲我東南各省人士進入內地的一條唯一捷徑，因爲上海和杭州雖已先後淪陷，但上海和溫州的航路仍舊暢通，到內地去的人，可以由溫州到金華，去趁浙贛鐵路的火車，直達萍鄉，轉乘萍株鐵路火車到湖南株州，與粵漢鐵路湘桂鐵路相啣接。自從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南昌淪陷後，浙贛鐵路會暫時停頓過一個時期，後經改變路線，從進賢西面將鐵軌築到豐城，和豐城相啣接，便可以不經南昌，照常通車。如故，因爲南昌在進賢的北面，浙贛鐵路本是一條橫路，由進賢北去南昌，再折而南下豐城，這對於直接到內地去的旅客要耽擱不少時間，所以浙贛路不經南昌，反而比較便捷得多。日軍這次在浙贛線發動攻勢，是以浙江爲主戰場，同時爲牽制我江西方面野戰軍隊的東調，又配合地發動了贛東的戰鬥。但他在中國戰場上先後打了五年，早已打得筋疲力盡，這次雖然在各戰場抽調兵力，集中

進犯，但軍隊的素質已很低下，正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足以穿魯縞的了。不但士氣不振，戰鬥力低下。就是裝備和給養方面，也和「八一三」時相去不啻天壤。在兩三年前，中國軍隊截擊下來的日軍輜重，往往可以發見大衣、羊毛衣、絨衣、罐頭食品，一大堆一大堆的，可是這時却不然了，所有的日軍都變成了窮漢，打死了他們也不過一身補釘加補釘的破軍服，罐頭食品是望也望不到一個的了。敵人因為不能從國內得到充分的給養，便只好以剽掠爲生，但是中國鄉村的貧苦實在不足以滿足他的口腹，現成的米並不多，都是稻穀，日軍不耐煩去磨礱，而且米多粗糙，不像日本米那樣精白。鄉村裏連菜蔬都難得，說來雖然奇怪，却也是事實，因為鄉下人常吃的酸菜鹹菜，敵人都吃不下去，所以只好拚命的剽掠雞鴨豬牛等類的家畜，將牠們烹食充飢，但鄉下人很乖覺，他們在逃難時往往把家畜都帶了走，因此日軍往往在荒涼無人的戰區內走了幾個星期，連雞蛋都找不到一個，這也常成爲日軍不得不撤退的原因之一，在截獲的敵方文件上，常常可以見到這樣的句子：「彈盡糧絕，本軍只有暫時退回。」所以日軍最怕我軍截擊他的輜重，他們會要求指揮機關將輜重隊也一律改爲戰鬥隊伍的編製，以免不能保護自己，貽誤前方。這種情形說明敵人不僅是他們自己窮了，同時我軍也不斷的在製他的窮，他的饑餓，他的死亡。我軍的廣泛運用機動隊伍，游擊部隊，時時襲擊敵人的運輸，更足以加速他的崩潰。除了給養不繼以外，還有一件使敵人苦惱的事，是疾病，他們常常腫着臃子，腦袋上纏着白布，還有拄着拐杖，像麻衣孝子一樣的。在浙贛戰役中，我軍曾於六

月十六日截獲敵人的鴿信，是大賀第三十四師團長給駐漢口第十一師團長日會阿南維畿的報告，其中說到行軍戰鬥的困難，頗爲哀鳴嗷嗷，特別提到「行軍困難，患足疾者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幾達半數。」大抵江西地濕，香港脚廣泛流行，自從道路破壞，所有大小路徑都變了田間的水塘，行軍的敵人等於在水裏走路，幾乎個個都染腳氣，而且一經染上，一定潰爛。到達浙南的日軍，關於腳氣的情形，也是幾乎全部都犯，而患瘧疾的也和他們在江西的同伴們一樣，甚爲普遍。被我軍所捕獲的俘虜，幾乎有三分之二患着瘧疾，精神頹敗，面白如紙，個個人都有一對腫腿，走起路來歪歪斜斜。患胃病的也非常之多，據說是因爲我們的水太鹹所致，當然飲食不適也是胃病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長期的絕望的國外戰爭，愈來愈惡劣的戰鬥條件，不斷的飢餓，經常的疾病，足以毀滅任何一個常勝的鐵軍，亞歷山大因而敗亡，拿破崙因而破滅，何況日本既無亞歷山大和拿破崙那種蓋世英才的統帥，而他的人民又是感傷成性，經不起強烈打擊的呢？所以日軍士氣的不振，戰鬥力的薄弱，也正是無怪其然的了。

第五十二回 徒勞無功望梅難止渴 棋差一着失敗定終身

却說日寇爲了要大規模的進犯我浙贛線，特地將原駐天津、太原、石家莊、臨汾、濟南、邢台、信陽等處的軍隊抽調到東南來，連同原在我第三戰區的部隊在一起，總數號稱十七萬，於五月十五日起，在浙江方面，分三路進兵：第一路由餘杭、臨安，下新登、分水，趨桐廬、建德、轉壽昌。第二路沿浙贛鐵路正面，經諸暨、義烏、趨金華、蘭谿。第三路由奉化、新昌、上虞，經嵊縣、東陽、武義、趨湯溪，然後會攻衢州，以佔領衢州飛機場爲初步的目標。五月十六日，日軍陷嵊縣和楓橋鎮，十七日陷諸暨，並以一部竄據天台；接着又陷東陽、義烏、浦江；二十二日陷永康；二十三日分竄到桐琴市、孝順鎮、橫溪鎮之線。這時第一路沿富春江以西地區竄擾的日軍，也已進佔建德和洋溪鎮，就戰略形勢說：日軍這時已經形成分進合擊之勢，我軍洞燭其奸，便作周密的佈置，雖然龍游、永昌等地，又先後被佔，但我金華、蘭谿的守軍，仍舊忠勇異常，猛烈挫敵，血戰五晝夜，擊斃日軍無數。日軍以攻勢頓挫，竟施用毒氣，我軍爲保存實力起見，乃按照預定計劃，向日軍側面及後方轉移，金華、蘭谿遂於五月二十九日失陷。金華無論在抗戰以前或抗戰軍興以後，都是在商業上和軍路上的一個重鎮，牠北去三百里而入寧波，進入交通便利的海岸線，一夜便可到達上海。西去經浙贛鐵路與公路可以去安徽、江西等地，東接義烏，東北連浦江，南接武義，西北鄰蘭谿，西南界湯溪及宣平，城臨梅溪及東陽溪，這些都是浙贛

鐵路上的中樞地帶。牠的本身出產有米、甘蔗、佛手、南棗、火腿等，而尤以火腿爲最著名。鑛產有黏土、石灰。每年這些貨物的出口，總數在數萬萬元以上。抗戰軍興以後，金華的重要性更大了，牠是上海以及沿海各埠的貨物進入內地的必經之路，牠的經濟價值和軍略價值同樣的重要，所以金華的陷落，對於我國無疑地是個重大的損失。日軍佔領金華、蘭谿後，復積極增援，準備第二期的攻勢，於六月三日續犯衢州，分路猛進。當日軍進攻衢州南大州時，我某班班長黃吉慶奉命據守一孤立據點，與日軍鏖戰，日軍因爲這據點正當他進攻爛柯山的要路，欲取爛柯山，必先消滅此孤立據點，乃增援反撲，將該班四面包圍，並大聲疾呼，誘我軍投降。但黃班長決心與陣地共存亡，屹然不動，待日軍接近，即以手榴彈投擲，使敵受重創。黃班長復率部乘機邁進，與日軍短兵相接，白刃肉搏，致負重傷。全班均壯烈殉職，黃班長猶負傷殺敵，再接再厲，卒因彈盡援絕，遂以刺刀自盡，與陣地共亡。六月五日，日軍迫近衢州東南、東北各地附近，企圖包圍衢州，遮斷我軍退路。我軍爲粉碎日軍此項企圖，以達消耗敵人的目的，除留置步兵一小部份於衢州城內繼續打擊日軍外，其餘大軍逐漸向日軍後方轉移，日軍竟毫未覺察，於是在衢州又撲了一座空城。到了七日晚，我留置衢州的部隊也安然撤退，衢州遂於當晚失陷。日軍既得衢州，續沿常山、江山兩方面西進。當日軍竄抵常山、江山各地附近時，遭我軍猛烈抵抗，於是日軍又施放毒氣，我軍遂於九日放棄常山，十一日放棄江山，十二日放棄玉山，日軍進至廣豐附近，北路於六月十五日陷我江西上饒。江西方面的日軍，當浙江境內的

日軍進攻衢州時，也以主力沿浙贛路東犯，企圖夾擊我野戰軍，先以一部南竄三江口、大港口，爲使他的主力作戰容易起見，復以一部經由李家渡，先後攻陷浙贛鐵路南面的臨川、崇仁、宜黃、南城、金谿等地，主力則於六月二十日佔領浙贛鐵路上的進賢。我軍於將軍嶺、東鄉等地，節節抵抗，九日轉戰到鄱埠附近，再由鷹潭退往貴溪。貴溪於六月十六日失陷，六月底，日軍復進佔弋陽，到了七月一日，浙贛兩方面的日軍，遂會師於橫峯，打通了浙贛鐵路。日軍自於浙贛鐵路會師以後，爲防衛浙贛路的安全起見，乃折而向浙南進攻，以擴張他面的佔領。一部由江山、廣豐、攻仙霞嶺，企圖下浦城，爲我軍奮勇擊退。另一部由衢縣、龍游，下遂昌、松陽，並向龍泉方面的白岩、與雲和的湯侯門進攻，均爲我軍所阻遏。再一路則由武義、經烏門，陷麗水，復分兵一部，向碧湖、大港口進攻，一部則沿甌江下青田，陷溫州，與由海面登陸的日軍會合。當日軍竄至青田、大上鄉，肆行劫掠時，該鄉鄉長于華圃，率衆三度奮勇抗敵，老弱婦女都吶喊助威。日軍驚惶失措，脫逃無路，當場斃傷日寇四十餘名，並奪獲戰利品無數。該鄉耆民王永恩，年六十一歲，家富崇儒，當日寇竄擾該鄉時，率領諸子荷槍殺敵，與敵往復衝殺，致中敵彈，猶復負傷殺敵，努力抵抗，卒因傷重身死。還有一個耆民葉瑞，年六十六歲，於敵寇來犯時，荷土槍一支，大聲疾呼：「村人趕快跟我殺敵！」並說：「凡因殺敵傷亡的，願將他的子女撫養到十六歲。」鄉人爲之感奮，隨往殺敵的很多。事後中央以該鄉長者紳奮起殺敵，倡率有方，該地村民深明大義，除由蔣委員長題「勇固斯邦」匾額一方，贈送鄉長于華圃外，其餘耆民葉瑞

三等也都分別給獎，並由浙江省政府予以賑卹撫慰，同時將該鄉改名爲忠義鄉，以垂永念。但是日軍雖於浙贛路會師，却未能永遠鞏固這條路線的佔領，到了七月中旬，我野戰軍已經起而反攻，予日軍以困擾。八月中旬，我軍更不斷推進，日軍各路紛紛後退，江山、衢州的日軍撤回金華、松陽的日軍也由宣平退回武義；溫州的日軍一部由海上撤退，一部由陸路退回麗水；接着又同麗水的日軍撤回武義、金華。我軍於八月十九日收復上饒，二十日收復廣豐，二十一日收復玉山、貴溪，二十三日收復江山、常山，二十五日收復東鄉、青田，二十八日收復衢州、運塘，二十九日收復松陽。至此，除金華、蘭谿等地外，均恢復原來態勢，一幕惡戰，遂告一段落；日軍徒勞無功，白辛苦了一場，費去十多萬兵力，僅佔據金華、蘭谿等地，雖然他爲了顧全顏面起見，仍舊在說什麼戰略完成，自動撤退，其實大家都知道不過是在掩飾他的失敗而已。日軍在浙贛戰役中失敗的原因，除了上回所說的給養不足，疾病流行，士氣不振，戰鬥力薄弱等幾點外，還有一個最大的致命傷，就是兵力不夠，他和我國戰鬥了五年，這時又冒險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戰區越是擴大，兵源也越是無以爲繼。在浙贛戰役中，他的師團番號被發現的有十三個，獨立旅團番號被發現的有五個，總數雖號稱十七萬，但事實上，從各處徵調的隊伍，或有旅團番號，或有師團聯隊番號，實際有的不過三分之一，就這樣的力量還要騷動他的全部佔領區纔能辦到，這證明敵人在中國的兵力缺乏到什麼地步，因此不得不虛張聲勢，以番號之多來欺人耳目。同時敵人要以很少的兵力來完成很大的任務，所以兵力的部署也一般

的比較審慎，他把所有的力量分爲第一線兵團和第二線兵團兩種，第一線兵團於五月十五日發動，沿路在重要佔領區附近控制不動，在五月二十九日到達金華、蘭谿的目的地以後，第一線兵團就控制在那裏，而第二線兵團已於五月二十一日由杭州出發，沿富春江南下，與從諸暨來的兵力和沿公路來的部隊三面會攻衢州，這種分全力作兩線兵團的辦法在日軍顯然還是第一次應用，他在金蘭方面步步爲營，而在贛東及浙贛路西段則一味剽掠流竄，就可看出敵人的兵力實在不敷分配，浙贛路全線及其以南地區，至多只能扼守金華、蘭谿兩處據點，所以他的放棄浙贛路西段及其以南的佔領地區是必然的，這半段路和牠以南的掩護地區不守，則衢州成了錐形突出，自然也非撤退不可了。有人把日軍的侵略中國，比之於望梅止渴，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因爲中國面積廣大，決非他的兵力所能作全面的佔領，至多只能佔據若干點和線，不料到了這時，他的兵力竟連線的佔領都辦不到了，這也就等於說他起初還可以望梅止渴，現在却連梅都望不見了，由此可見日軍在中國處境的窘困。但他雖然明知道不能征服中國，而他在戰區裏所施的暴行，却還是有加無已。例如在江西省內，從荷湖圩往東，白陂、崇仁、禮陂橋、宜黃、七都、毛牌、黃田、南城，以及途中的一些大村小落，山脚田上的孤獨房子，幾乎無一家不是一堆瓦礫和兩扇空牆。崇仁城內幾乎是一個破爛傢具的拍賣場，滿街全是破門板、牀板、窗櫺、桌椅、板凳、破神柜等等，每一所房子除牆壁以外，就只有破板斷柱，裏面亂堆着一些風車、簸籬、破柜子之類，大半是空虛無人。崇仁河岸有一座天主教

堂裏面門窗戶壁都被搗光了，中國神父遭日軍痛打，負傷逃走，教徒全數被打被劫。裏面避難的人都被趕了出來，老年婦女和很小的嬰孩都被趕下河去，河上漂流屍首一百餘具，中年少年婦女都被強姦致死。單是天主堂對面一座小菜園裏就有屍體八十餘具，城郊死者近一千人。除了燒殺姦淫以外還要搶，搶米、搶豬、搶牛、搶驢、搶糖，還搶人，壯年男子被日軍搜山捉去做挑夫，十一二歲至十五六歲的孩子們也被拖去，隨軍做勤務，並且送到後方南昌一帶訓練做漢奸。宜黃的損失更慘，日軍於六月八日早上到崇仁，下午三點鐘就進了宜黃，那時宜黃還在過太平日子，居然絲毫都沒有搬動。一家紙廠和一家織布廠還在工作，女工們正在攜紗走線的時候，日軍已經站在她們前面。縣長繩城逃走，日軍開始破壞工作，全城都原封不動的交給日軍搶劫、姦淫、焚燒了。單是存的積穀和徵購的軍糧，就被日軍焚燒了幾十萬擔。從宜黃到南城，道路是完全破壞了，沿路常常有破門板、牀板、窗櫺、板凳腿，所有的村莊，都是燼餘的焦痕。毛台村只留下半片房子，在一片破磚碎瓦中間，幾條焦黑的柱子剩下了半截，還癡癡的站在那裏，好像有所等待似的。日軍於六月十一日到南城，當南城縣屬的茅排陣地吃緊時，我某連連長龍文明率部馳往協守。龍連長久歷戎行，忠勇善戰，奉命後，以茅排要點，爲敵我所必爭，遂誓死力守。六月十日與敵血戰竟日，敵軍屢次增援，終未得逞。十一日拂曉，敵軍復來猛攻，龍連長認爲呆守一隅，必爲所困，因請命率部從右翼出擊，冒死衝鋒，所向披靡。在尾追敵人中，被敵砲彈炸受重傷。敵以我後援未到，又復蟻附來攻。當此千鈞一髮的時候，龍

連長猶從容不迫，隱執手榴彈，等敵軍接近，擲彈自戕，同時炸斃敵兵三名，茅排陣地與南城縣城乃告陷落。日軍進城，除了搶去物資不算外，還搜羅婦女七八百人，關在東門外的一家倉庫裏面，專供姦淫，此外就是放手殺人，城內被屠人民有一兩千，到日軍退却我政府機關入城進駐的時候，還掩埋了屍體五百餘具。愛爾蘭籍天主教堂原是中立國的機關，日軍衝了進去，神父向日軍聲明愛爾蘭是中立國，日軍把眼一瞪說：「什麼中立國，日本不管，日本只有德國和義大利是朋友，其餘一概是仇敵。」說着就把神父和師姑完全集中一起，不許走動，隨後就縱兵劫掠，把教堂裏的公私物品一律翻出，用的拿去，不用的搗毀破壞。他們雖然說德國是他們的朋友，但他們對於德國醫院和醫生，也是毫不客氣的。德國醫院的卍字旗被他們撕碎拋在地上，德國某醫生告訴他們自己是德國人，日軍應聲就左右開弓的給了他兩個嘴巴，並且質問他說：「你既然是德國人，爲什麼不去打蘇聯？」接着就把德國醫院付之一炬，比愛爾蘭天主堂還要慘。日軍滯留在南城二十天之久，等到一切都破壞得差不多了，前方軍事失利必須逃走時，便於七月七日起開始火焚南城。他們有計劃的在每幢房子裏堆好破門板壁之類，然後灌好火油，用長長的火把引火，碰到房屋與房屋之間是高的磚牆不能過去時，就用火把舉起火到第二家去燃放。每條街道，每條小巷，每所較大的房屋都有若干日軍專管放火，這樣有計劃的大燒了三天，南城全城都變成了焦土。南城的火葬將不是任何有感覺的人所能忍受的，無論任何城市就算是被燬了，走進去總能夠望見一些由房屋的起伏所

造成的線條，望得見一些陰影，一些輪廓，一些炊烟，再走近一些，看得見一些空殘的街道，一些破爛的堆積，惟有南城被日軍焚燒得乾乾淨淨，一望平陽。僅剩下一兩所房屋如天主堂與陶陶招待所掛在那平陽的邊沿，好像守墓的墳丁，寂寞可憐。走進城內宛似走進了瓦礫場，不辨街道，地下全是焦木碎瓦，天主堂醫院和德國醫院沒有了，縣政府和專員公署也沒有了，銀行街只有幾片斷牆，還留了半截的銀行名字。這種破壞的情形，在浙江省內收復的城市，也相差不多，例如浙贛路以南的松陽，在收復以後，縣長徐雄飛曾作「三十一年日寇燒殺松陽記實」一文，裏面有一段說：「八月二十八日那天，得悉敵人開始經由宣平回竄金華，二十九日拂曉，敵人掩護撤退的隊伍，也越過了柴頭嶺（松宣交界處），政府員警便在那天深夜回到城裏。當我們踏進距城十里許的地方，顯然感到景象淒慘，臭氣逼人，原來敵人在盤踞二十八天之內，竭盡燒殺破壞之能事。我們一進城，更覺腥臭難聞，走幾步便會踏着屍體，有的已腐臭不堪，有的是鮮血淋漓，至於殘缺不全的牛屍、豬屍、羊屍，更是狼藉滿地。敵人把他們肥美的鮮肉割去吃了，剩下來的頭、腳、皮、骨，便到處棄擲，有幾處老樹上，排列的懸掛着三四個婦女的屍體；有幾處水源澄清的水裏，倒塞着七八個老弱的屍體，這顯然不是自盡而是敵兵弄着玩的。最殘酷的，要算是幾處集體屠殺場，如南街電燈廠的水池，整個的爲敵人殺戮的屍體所填滿了！據後來掩埋的人報告，共有一百四十多具，東門的朱山頭、溪南的寺嶺下等地方，均各有五十多具的屍體，堆積在一起。這些地方，敵人都用粉筆標明「死刑場」的字樣。

這許多屍體，都是我手無寸鐵的同胞，而且大都是些老弱婦女，其中還夾着兩三歲的小孩子，他們遭此不幸，不知在敵寇的國際法上犯了什麼罪？從南門到北門長有里半的大街，兩旁店舖，只留了殘餘的軀殼，所有門窗板壁，一堆堆排列在街道中心，電桿柱子，一根根都被鋸斷了，倒臥在屋簷底下，這似乎是臨時的障礙物。住戶十室九空，板壁被拆了去，泥壁上都穿了大洞，飯鍋水缸，全被敲得粉碎，桌椅板凳，四脚截去了半段，都成了廢物。端莊的桌面，鑿了幾個大孔，敵人似乎在表現他破壞的技巧。孔廟和城隍廟都被作為馬房，糞便堆積盈尺，污穢得可怕，學校和機關的圖書儀器，悉被損毀，尤其是浙江農業改進所的東西，事前移藏鄉下，終被敵人搜索到了，除破壞一部分外，多數是被搶劫了去，有幾家私人珍藏的善本圖書，或撕去幾頁，或燒去幾本，總使殘缺不全，以盡其破壞的能事。城內自縣政府起，南至太平坊，西至北街，兩旁市房，盡付一炬。其他公共建築如縣政府、警察局、司法處、縣立中學、農民銀行、英士大學農學院等，均全部燒去。他如農業改進所、地方銀行、縣訓練所等，或燒去一部，或將內部搗毀，空存軀殼。縣西二十里的古市鎮，為昔松州府治，平日市集繁榮，全鎮房屋，被炸毀焚毀達三分之二。鄉間如洋坑埠、石倉源、港口、源口等處，村舍被焚，幾無倖存。「流寇所至，牲畜不留，廬舍為墟，婦女淫辱，老弱慘死，財物被劫，壯丁被俘，」這是敵寇蹂躪松陽以後所給予我們一個永不磨滅的慘痛印象！這一次空前未有的浩劫，計死亡人數，有家屬可問的，得一千五百七十一人，被俘壯丁，據各鄉鎮報告，合計為一千九百五十四名，此外尚有許多外籍被俘壯丁，無從調

查的。其因避難山林，受毒菌或寒氣侵入而病死的，不下二千人，燒燬房屋，除公共建築外，民房有一千四百四十六所，至於公私財物的損失，可以彙成百頁以上的帳冊，數字不可勝計。」由此可見日寇焚殺之慘。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當時出巡收復各縣，目擊慘狀，惻然動憫，曾撰「念奴嬌」詞一闋誌痛云：

乍聞敵退，知多少人家，悲歡淚滴！道路相逢，爭見告却後家園消息。瓦礫千堆，頽垣半堵，尸骨縱橫擲。炊烟灶絕，蔓草滿街黃碧。回首四月光陰，年般過了，痛餘生鋒鏑。若個幾人今健在，若個幾人息寂。暮色淒涼，城郊極目，夜火青燐色。孤星點點，露冷秋聲唧唧。

日寇屢次侈言「建設東亞新秩序」，而他在中國的行徑，却總不外乎燒殺淫掠，大概這就是他的所謂「新秩序」罷，倘若讓他把這種「新秩序」在我們中國「建設」起來，那中國人民真要沒有瞧類了。幸而天佑中國，雖然災區面積又因他的流竄而告擴大，但却終於沒有讓他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不但如此，而且正當在他好大喜功地誇耀他一連串的戰績的時候，他却又在戰略上遭遇了一次嚴重的失敗，錯過最後一個機會，終於從此一直走到敗亡的路上去。原來當日本在太平洋上橫衝直撞，席卷南洋羣島時，也正是德蘇戰爭德國的戰鬥力發揮到最高峯的時候，德國那時不但在圍攻斯大林格勒，而且深入高加索，直達厄爾布爾士峯。這兩個侵略國家都是好大喜功的，不過希特勒比較起日本軍閥來畢竟略高一籌，有一點深謀遠慮，他看到東西兩大侵略勢力

無法團結成爲一體，難免要被中英蘇四強各個擊破，深以爲慮，便命德國駐日大使轉告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能在東面發動對蘇戰爭，進兵西伯利亞，使蘇聯腹背受敵，以瀕覆滅；倘若日本不能做到這一步，那麼德國不得已而思其次，希望日本以全力進攻印度，越阿富汗、伊朗，而和德國在土耳其或外高加索境內會師。可是日本對於希特勒這兩點希望，都畏難而猶豫未敢答應。對於第一點，日本因爲顧慮日蘇中立條約的存在，而且過去他在滿蒙邊境張鼓峯和諾蒙亨兩地都已領教過蘇聯的武力，深知蘇聯未可輕侮，所以對希特勒的要求只好敬謝不敏。就是對於第二點，他也有些望而却步，因爲印度面積廣袤，更加要越過阿富汗和伊朗，更非他的兵力所夠支配，他倘若要從事這一軍事行動，勢非把中國大陸和南洋羣島的日軍完全撤退，轉而去攻印度和近東不可。像這樣的勞師襲遠，在急功近利，眼光近視，沒有遠見的日本軍閥眼裏看來，是以爲得不償失的，所以他對希特勒的這一點要求也婉言拒絕了。其實這在日本却是莫大的失着，因爲第一點，蘇聯這時正以全力應付德國。他在滿蒙邊境防禦的兵力，是否有張鼓峯和諾蒙亨之役時的堅強，尚是一個問題，日本倘若乘機進兵西伯利亞，縱使不見得就會和德國在蘇聯境內會師，至少偷雞是可以讓他偷着的。至於第二點，他在中國打了五年，泥足深陷，正苦無法下台，現在正可乘此機會，拋棄這一塊無味的雞肋，把中國境內的日軍撤退，以全力去進攻印度和近東，倘若兵力不敷支配，那就加上他防衛南洋各島的兵力也未嘗不可，因爲南洋羣島雖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可是伊朗和外高加索的油

出，比較起來却更要豐富呀。日本戀戀於他的既得利益，不肯放棄中國佔領區和南洋羣島，以維持現狀爲已足，沒有更遠大的雄圖，結果半年以後，戰局大變，德國既被逐出蘇聯，日本也在太平洋上着着敗退，從此東西兩大侵略勢力永無攜手的機會，直到被中美英蘇四強各個擊破，先後敗亡爲止。一着棋錯，全局都輸，有人說這是天意，冥冥中似有數在，我却以爲這一大半是由於人謀，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統籌全局，預先定下了英明的抗戰國策，使日本不但無法利用中國的資源人力，作他北進或南進的賭注，而且把他自己深陷在中國大陸的泥淖裏面，牽制了他數百萬的兵力，使他無法再向外發展大規模的攻勢，所以從他發動侵略中國戰爭的蘆溝橋事變起，就早已預伏下他終身失敗的命運了。倘若中國當初不堅持抗戰，聽憑日本劫持中國全部資源和人力的話，則日本不論北進或南進，都不難達到他和希特勒會師的目的，這東西兩大侵略勢力要是結合起來，世界大局必將更改一番樣子，戰爭時間勢必更加延長，全世界的人民受苦也一定更深，所以中國人民雖然經歷戰爭最早，受戰禍最重，但却無疑地是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呢。